

华德福教育与人智学 2

十二场公开讲座

1922年11月19日至1924年8月30日

这个版本的前两个讲座是由南希帕·森斯·惠特克 和 罗伯特.f.拉特 翻译的，剩下的十个讲座是由罗兰·埃弗雷特翻译的《人智学与教育学》第一卷。鲁道夫施泰纳全集304a，由鲁道夫施泰纳出版社出版，瑞士多纳，1979年。

目录

导言 rené Querido

- 1、教育与教学 伦敦，1922年11月19日
- 2、从对人的理解看教学艺术 1922年11月20日，伦敦
- 3、教育与艺术 斯图加特，1923年3月25日
- 4、教育与道德生活 斯图加特，1923年3月26日
- 5、优律诗美表演简介 斯图加特，1923年3月27日
- 6、为什么教育要以人智学为基础? (第一部分)
多纳赫，1923年6月30日
- 7、为什么以人智学为基础教育? (第二部分)
多纳赫，1923年7月1日
- 8、华德福教学法 伊尔克利，1923年8月10日
- 9、人智学与教育 1923年11月14日，海牙
10. 道德和体育教育1923年11月19日，海牙
- 11、教育问题(上)1924年8月29日，伦敦
- 12、教育问题(下)1924年8月30日，伦敦

延伸阅读

导言

鲁道夫施泰纳在1922年至1924年间发表的公开演讲集以前从未出现在英文版中。它可以被看作是以《华德福教育和人智学》为题的公开讲座集的延续。

到这个时候，鲁道夫施泰纳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公众声望。他的演讲和旅行经常在报纸上报道，华德福学校运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艾米尔·莫尔特是华德福·阿斯托利亚(Waldorf Astoria)香烟厂的老板兼总经理，也是一位资深的人智学者，他请施泰纳·施泰纳在自己的工厂里创办一所学校，从而使这场教育运动成为可能。这所学校一开始就为工人的子女提供了广泛的教育。艾米尔·莫尔特意识到劳动人民的需求；他的社会责任是慷慨和深刻的。

1919年9月，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在斯图加特开学，共有八年级的130名学生。经过四年的发展，学校已经容纳了12个年级的800名学生。到那时，在华德福-阿斯托利亚工厂外的许多家庭已经让他们的孩子加入了这个由鲁道夫施泰纳亲自指导的进步企业。

鲁道夫施泰纳1922年4月9日，棕榈树星期天，鲁道夫施泰纳多次访问荷兰，在那里他也公开谈论了华德福教育，促成了在荷兰建立第一所华德福学校的倡议。鲁道夫施泰纳在英国牛津(1922年)、约克郡伊尔克利(1923年)和德文郡托基(1924年)开设的教育课程促成了英语世界第一所华德福学校的建立。这发生在1925年初，当时鲁道夫施泰纳还在世，这所学校现在被称为迈克尔霍尔，

位于苏塞克斯郡的森林街。今天，华德福运动在全世界有600多所学校。大约150家分布在北美大陆。1928年，美国第一所学校在纽约曼哈顿开学。

这些公共讲座强调了教育的世界性，认识到人是由身体、灵魂和精神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荷兰这个以对世界开放而闻名的国家，鲁道夫施泰纳谈到了全球华德福运动的必要性，事实上，这是在大约35年后才实现的。在1919年到1924年间，鲁道夫施泰纳就教育问题发表了270次演讲。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1、专门为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的第一任教师举办的讲座。这些活动主要包括一个培训课程，其中包括与学校不断壮大的教师举行的70次会议。

2、1920年至1924年间，在瑞士、英国、荷兰和德国，为教师，有时也为公众开设了教育课程。

3、公开讲座，如《华德福教育和人智学1》和本卷中的讲座。

4、少量的书面作品，包括少量的文章集和一本早期的基本小册子，题为《从人智学的角度教育儿童》。乍一看，鲁道夫施泰纳并没有像皮亚杰、斯金纳等人所写的那样，写一本关于华德福教育的基本手册，这似乎令人惊讶。在1919年至1924年间，他写了许多关于其他主题的书，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赞成通过口头传播新的华德福教育思想，而不是通过印刷媒介。要

学会理解这种教育艺术，最好是通过对话和实际例子。

5、在鲁道夫施泰纳关于非教育主题的全面讲座中，可以发现关于儿童教育的参考文献数量惊人地多，篇幅较长(有时较短)，而且往往特别警告说，除非改变教育方法，否则后代的发展将受到严重损害。到目前为止，这些段落还没有汇编成一卷。

1923年3月，他在斯图加特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教育学与艺术的关系是什么？教育学与道德生活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讲座在一个巨大的大厅里举行，观众众多。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还向在场的公众介绍了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Stuttgart Waldorf School)学生的优律诗美表演。在这里，他强调优律诗美是所有儿童课程的固有组成部分，并将其性质描述为一种灵魂形式的体操。

1923年6月30日和7月1日，他在多纳赫公开谈论华德福教育。1922年至1923年的新年前夕，歌德馆这座美丽的木结构建筑被大火完全烧毁。了解到鲁道夫施泰纳在1923年，人智学的历史上特别困难的一年所说的话，人们很难意识到鲁道夫施泰纳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不仅仅是鲁道夫施泰纳，还有许多其他人。鲁道夫施泰纳没有沉浸在悲剧中，而是在那一年以不懈的热情工作，为第二个歌德馆制作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占据了和这个木制建筑同一个地点，直到今天。7月1日的讲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在他的讲座中是找不到的。鲁道夫施

泰纳讨论了这样一个事实：除非这个年龄大约在7岁至14岁之间的孩子，按照人智学教育的方式，以活生生的方式被引入基督，否则这个年轻人要么会否认基督，要么会坚持一种传统信仰，通过这种信仰，他或她无法真正体验复活的基督。

施泰纳强调了在两个支柱上建立教育艺术的重要性。一方面必须是一种道德方法，另一方面必须洞察儿童真正的灵魂本质。

在另一本书中，提到了鲁道夫施泰纳1922年访问英格兰以及四月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演讲邀请。

事实上，他的一个主要演讲是在“真正的莎士比亚日”，4月23日，圣乔治日，通常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出生和死亡日。仅仅一年多以后，在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和米莉森特·麦肯齐的鼓动下，鲁道夫施泰纳应邀在约克郡伊尔克利举办了一系列14场讲座，作为“教育联盟在教育中实现精神价值”会议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场合，鲁道夫施泰纳就人类历史做了一个特别的星期天演讲，与三位一体有关。一个来自华德福学校的学生作品展览与一个优律诗美的表演一起组织在国王兰利学校，这个新兴的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华德福学校。

下一次公开讲座于8月10日在宾利的一所师范学院举行，该学院位于伊尔克利以南18英里处。

1923年11月的两次公开讲座是在海牙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期间举行的，这次会议标志着荷兰人智学的成立。在讲座中，鲁道夫施泰纳对教育的精神背景直言不

讳。在第二次讲座结束时，他进一步提请注意，教育艺术应促使教师接受自己的教育，自我发展，只有教师的自我教育才能成为他们能够给予学生什么的种子。对学生来说，除了教师的自我教育之外，没有什么是可以实现的。这应该铭刻在所有那些希望以有价值的方式教学的人的心灵和灵魂上。

1924年8月初，鲁道夫施泰纳和新成立的人智学的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在一些艺术家的陪同下，先到巴黎，然后乘船从布洛涅到英国。第二届国际暑期学校在托基举行，是邓洛普和埃莉诺·梅里的倡议。会议的标题是“精神调查的正确与错误之路”。在这次会议期间，鲁道夫施泰纳访问了廷塔杰尔，在那里可以发现亚瑟王城堡的遗迹至今。

会议结束时，鲁道夫施泰纳前往伦敦，向人智学的学会成员作了一些讲座，并向医生和医学院学生讲述了精神科学产生的治疗方法。

8月29日，应麦肯齐教授的邀请，鲁道夫·斯坦纳在伦敦哈利街75号拉金斯博士的家中发表了讲话。鲁道夫施泰纳在伦敦就教育学发表了两次演讲中的第一次。第二次讲座于第二天在埃塞克斯大厅举行，并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它包含了一些精美的图像，并且说明了不去界定一个主题，而是用想象力去描述一个主题是多么重要，这样孩子就可以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成长为一个概念。正如一个人不会买一双三岁的儿童鞋，并期望他们在九岁时仍然穿着，因此，我们在教育中提供的概念必须随着对儿童日益增长的理解而增长。

在这里，他还强调了真善美教育的重要性。最后，他

指出了人智学教育的三个方面：一是牙齿变化前的形成性教育，二是牙齿变化与青春期之间的活化教育，三是青春期后的觉醒教育。

1924年夏天，在托基，鲁道夫施泰纳还做了七次关于“童年的王国”的讲座，1925年1月，在鲁道夫施泰纳访问英格兰几个月后，也就是鲁道夫施泰纳去世前不久，在伦敦的讲座已经为第一所英语国家的华德福学校的成立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尽管施泰纳的大部分关于教育的讲座都有英文版本，但应该祝贺出版商，因为他们使施泰纳从1921年2月到1924年8月的两卷公开讲座对讲英语的读者开放。

rené Querido

科罗拉多州 博尔德市，

第1讲 教育与教学

伦敦——1922年11月19日

正如我过去两天所描述的那样，人智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点，旨在帮助人们度过生活中的悲伤、不幸和痛苦，使他们能够逃离到一个神秘的世界。人智学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帮助人们。它与存在的实际问题有关，原因很简单，我昨天和前天谈到的知识旨在导致对精神世界的真正渗透和准确看法。这种观点本身并不会导致一种脱离现实的生活，而是实际上会成为所有物质事件的一部分。当我们看着一个活着的人时，我们不仅面对着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通过言语所理解的，或许还有那个人所表达的我们可以用正常意识感知到的一切；我们还面对着那个人身上的精神存在，那个不断影响着那个人的物质身体的精神的、超感性的存在。

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我们通过正常的感知所获得的知识与与这些感知相关联的智力来理解世界的很多东西。人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当有一天我们完善传统科学时，我们将通过我们的智力、感知和实验来理解更多的世界。然而，那些能够考虑人类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人，正如我在前两次讲座中所描述的那样，知道我们只能通过感官知觉和智力来理解矿物王国。即使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植物王国，我们也必须明白，我们的智力和感官无法理解影响植物王国的非常微妙的宇宙节奏和力量。动物王国更是如此，人类更是如此。植物(至少如此)、动物和人类的物质结构是这

样的，它们内部活跃的力量作用于它们的物质，就像理想的魔法一样。当人们相信我们可以对动物或人类进行与对矿物进行相同的实验室实验时，他们就会欺骗自己。发生在动物和人类有机体中的纯粹物理过程被一种理想的魔法所捕获。如果我们能够穿透理想的魔法，我们就能够对人类有所了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观察人类，那么我们就能够透过物质过程看到连续不断的内在精神活动。

只有通过我昨天和前天提到的理解，我们才能洞察精神魔法。我展示了理解人类的最初阶段之一表明，人们不仅与当下的世界有关系，而且他们可以将自己移回他们出生以来所经历的任何时代。你可以把自己放回到十八或十五岁的时候，体验你当时所经历的一切。你不仅可以把它体验为模糊的记忆，而且可以体验到它发生时你所存在的强度和力量。于是你又变成了15岁或者12岁或者其他什么的。你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精神上的蜕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可以感知到人类的第二个有机体，一个更微妙的有机体，我们称之为以太的，因为它既没有重量也没有空间维度。那个更微妙的有机体是一种时间的有机体。你面前有以太的有机体在时间中经历的一切。然而，你可以认识到一个有机体就在你面前，并学会理解人类存在于那个更微妙的时间有机体中，就像他或她存在于空间有机体中一样。

例如，如果你注意到有人正在遭受头痛的折磨，那么也许你可以说，通过作用于某些内部的物理器官，就可以治愈头痛。你不需要仅仅通过治疗头部来寻求解药。我们可以通过治疗远离头部的器官来治愈它。在空间有机体中，我们携带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而时间有机体也是如此。时间有机体在儿童早期特别活跃，但在整个生命中以下列方式持续活跃：假设某人在35岁时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环

境。如果这个人通过做正确的事情来应对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人可能会意识到在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十二件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现在使得能够迅速进入这种新的情况成为可能。

在35岁的时候，一种特定的快乐会出现，这种快乐来自于孩提时代与老师的互动。在那个八岁或十岁的以太身上发生的事情，由于老师和给予孩子的指导，和我们治疗远离头部的器官治疗头痛的方法完全一样。因此，小孩子的经历会影响到35岁以后的人，并产生一种快乐的情绪或抑郁。一个成年人的整个性情取决于老师在这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孩子的以太身上发展了什么，就像人类空间身体的一个器官取决于所有其他器官一样。

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说知道以太身是如何发展的，知道以太身各个方面的关系，当然是教育孩子的适当基础。如果你充分和结论性地思考，你必须承认，就像画家或其他艺术家必须学习他们的艺术技术一样，教师必须获得对理想意义上的教学技术的理解。一个画家必须观察形式、颜色以及它们的和谐与不和谐，而不是以一个门外汉的方式，画家必须从这些观察中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处理颜料和彩色铅笔。一个画家正确观察的能力构成了必须学习的基础，并将渗透到他或她的整个存在。同样，老师必须学会运用对人类的精神观察，观察什么对他们产生影响，并将他们的整个人生过程联系在一起。教学不能是一门科学，它必须是一门艺术。在艺术中，你必须首先学习一种特定的观察能力，然后学习如何在你的媒介的持续斗争中使用你通过不断的观察所获得的东西。我在这里提到的精神科学也是如此，即人智学的精神科学，它可以为真正的、真正的教育艺术提供基础。

人智学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基础的。如果教育要真正有效，就必须适当关注从年轻人的本质深处发展出来的东西。教师必须能够接受一个孩子作为一个神圣的道德任务赋予他们。作为教师，那些将我们的道德关系提升到教学水平，并以某种宗教冥想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教育活动中的东西，给了我们必要的力量，使我们能够与孩子们一起行动，并带着所有需要发展的内在特征去工作。换句话说，所有的教育活动本身都必须是道德行为，它们必须产生于道德冲动。我们必须在上述人类理解和人类观察的范围内利用这些道德冲动。

当然，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情时，我们就会看到人的生命在发展阶段是如何明显地取得进展的——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重要得多。例如，人们通常只是肤浅地观察到孩子们在七岁左右长出第二副牙齿。人们经常看到伴随着这种变化的身体症状，但是不会更仔细地观察孩子在这种变化中发生的变化。能够正确观察孩子七岁之前和之后的人，可以看到，七岁之后，以前隐藏的力量从人的深处发展出来。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事物，那么我们必须承认，牙齿的变化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中一次性的、突发的事件。虽然我们不会重复七岁时的牙齿变化，但这种变化发生在孩子长出第一颗牙齿直到换牙的整个过程中。在这整个过程中，人体内的力量不断推挤，导致第二套牙齿生长出来。牙齿的变化仅仅是孩子第一阶段活动过程的结束。孩子们再也不会换牙了，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直到7岁，孩子们在他们的物质身上发展出那些需要长出第二套牙齿的力量，但是这些孩子不会再换牙齿，现在不再需要这些力量了。问题是，这些力量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我们超感官地观察一个人，我们可以再次认识到在孩子的灵魂生活中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力量。那么，孩子的灵魂是不一样的。灵魂增加了不同的学习能力，孩子对周围环境有不同的定位。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精神上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在孩子7到14岁的灵魂中看到的東西，以前存在于孩子的身体有机体中。早期，这是一种与引起牙齿变化的过程有关的活动，但在7岁时，它停止了在身体中活动，开始在灵魂中活跃起来。

因此，如果你想了解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孩子灵魂中活跃的力量，你必须观察从出生到牙齿变化之间的身体活动。现在活跃在孩子灵魂中的力量作用于物质身。其结果是，当我们正确地观察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更微妙的意义上，年幼的孩子完全是一个感觉器官。对于婴儿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直到换牙之前都是如此。从某种微妙的角度来说，婴儿是一种摸索的眼睛。眼睛看待事物的方式，再现了外在的东西，这样孩子就对外在的东西有了一个内在的印象，使孩子在早期生活中有了一个知觉，但不是一个视觉印象。

婴儿是一个完整的感觉器官，也许我可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想想孩子。作为成年人，我们在舌头和牙床上有味觉。然而，正如精神科学告诉我们的那样，婴儿在整个身体都有一种味觉的暗示。婴儿是全身的味觉器官。婴儿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嗅觉器官，更内在地，是一个触觉器官。婴儿的整个身体构造就其本质而言是感觉性的，这种感觉性的本质辐射到全身。因为这个原因，直到7岁，孩子倾向于在内心重新创造周围发生的一切，并相应地发展。如果你用你更微妙的感官和精神科学的理解观察孩子们，

你会发现他们会重现在他们周围做的每一个手势，他们会尝试做人们在他们面前做的事情。因此，你会看到，孩子是一个模仿的存在，直到改变牙齿。从这种模仿行为中，幼儿最重要的能力变得明显起来。最重要的能力是说话能力的发展。这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孩子们生活在周围的人们所做的事情中，并通过模仿——也就是说，通过内心与周围发生的事情保持一致——来发展语言能力。因此，作为教师，当我们与处于人生第一阶段的孩子一起工作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模仿是教学中最重要的方面。我们只有通过创造一个充满孩子应该模仿的活动和过程来获得精神、灵魂和身体上的力量的环境，才能教育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我们不仅在孩子的精神和灵魂中植入这些东西，而且在他们的身体中也植入这些东西，它们加强内部器官的方式在孩子的一生中仍然是他们的组成。我在一个四岁的孩子身边的所作所为，一直伴随着那个人直到老年。因此，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孩子以后的命运。

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有时，当你在这个领域工作时，人们会来找你说，例如，他们的孩子一直是一个好孩子，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但是这个孩子现在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如果你详细询问发生了什么，你可能会听到孩子从母亲那里偷了一些钱。如果你对这类事情很在行，你可能会问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答是“五岁”因此，这样的活动主要是基于模仿。然后你就会知道孩子每天都看到母亲从橱柜里拿钱。孩子只是模仿，不关心善恶。这孩子只是模仿在家里看到的東西。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教导孩子善与恶来达到任何目的，那么我们只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只有给非常小的孩子提供他们可以模仿的例子，包括思想，才能教育他们。在孩子和抚养他们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精神联系。当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小心谨慎，表现出只能让他们模仿的思想和情感。在他们的灵魂里，年幼的孩子完全是感觉感受器，感知事物如此微妙，以至于我们作为成年人甚至无法梦想它们发生。

在牙齿变化之后，潜藏在孩子内心深处的力量变成了灵魂的力量。早些时候，孩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周围的环境中，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像一个灵魂一样站在另一个灵魂面前，和他们早些时候的模仿行为相比，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权威。在童年早期，直到牙齿的改变，我们真正的愿望是完全融入我们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是宗教感觉的身体表现。宗教感情是对精神的精神奉献；孩子把物质身投入到物质环境中。这就是宗教的身体对应物。

七岁以后，孩子们不再把物质身奉献给他们的物质环境，而是把灵魂奉献给其他的灵魂。老师走上前去帮助孩子，孩子需要把老师看作是一切善恶知识的源泉。在这一点上，孩子们也同样致力于老师所说的话和孩子们内心的发展，就像他们早期对于周围的动作和活动一样投入。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孩子们内心产生了一种渴望，要把自己奉献给自然的权威。因此，孩子们希望成为那种权威。对自然权威的热爱和取悦的欲望现在成为主要原则，就像早期的模仿一样。

你很难相信像我这样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写了《自由的哲学》的人会支持一个无正当理由的权威原则。我的意思是类似于自然法则的东西。从大约7岁到14岁，孩子们看待老师的方式是这样的，他们不知道“这是好的或真实的或邪恶的或错误的或丑陋的，”而是“这是好的，因为老师说它是好的，”或“这是美丽的，因为老师说它是美丽的。”我们必须通过亲爱的老师的间接途径把世界上所有的秘密带给孩子。这是从7岁到14岁人类发展的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几年，对物质环境的虔诚充满了他们的内心。从改变牙齿直到青春期，一种对环境的审美理解充满了孩子，一种充满爱的理解。孩子们对老师呈现给他们的一切都期待着快乐，对老师拒绝给他们的任何东西都感到不快。在这段时间里教育孩子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教师应该是一个榜样，而在第二阶段，教师应该是一个最崇高意义上的权威——一个由于性格品质而自然产生的权威。作为教师，我们将拥有孩子们所需要的，在某种意义上，适当地教育他们自己。自

我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是道德教育。当我的演讲的第一部分被翻译完后，我会讲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在这一点上，鲁道夫施泰纳停顿，以便乔治亚当斯可以发表本演讲的第一部分英语。)

当我们说儿童在七岁之前完全是感觉器官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在换牙之后，也就是在七岁之后，儿童的感知能力已经远离他们的内在本性，更多地向身体表面移动。然而，儿童的感觉印象仍然不能以一种有组织和规范的方式有效地进入感觉器官。因此，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天性是这样的：他们的灵魂里有一种对感官知觉的热爱，但是他们的内在意志却无法影响他们。

人类的智力创造了对感觉感知的内在参与，但我们只有在青春期之后才是智力存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有在青春期之后才适合从智力上判断它。理智的推理意味着从个人内心的自由来推理，但是我们只能在青春期之后才能这样做。因此，从换牙到青春期，我们不应该用智力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也不应该用智力来教育孩子。在人生的头七年里，孩子们需要他们可以在感官上模仿的东西——可感知的现实。在那之后，孩子们希望从他们的教育权威那里听到他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们应该认为什么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公正的或不公正的等等。

在孩子九岁或十岁的时候，一些重要的事情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能够真正观察孩子的老师知道，在大约九岁或十岁的时候，孩子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需求。然后，虽然孩子们没有理智的怀疑，但他们确实有一种内心的不安；一种内在的问题，一个关于命运的孩子般的问题，他们不能表达，事实上，他们还不需要表达。

孩子们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无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你只需要用正确的眼睛来观察孩子在这段时间是如何发展的。我想你很清楚我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孩子们想从他们所敬仰的老师那里得到一些特别的东西。通常情况下，你不能像回答一个智力问题那样回答这种渴望。在这段时间里，你们要建立一种强烈的、亲密的、信任的关系，这很重要，这样孩子们就会产生一种你们作为老师特别关心和爱他们的感觉。

孩子们最重要的人生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对爱的感知和对老师的信任。这个问题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正如我所说，孩子们不是通过推理来问的，而是通过潜意识里的感觉。我们可以阐述孩子们不能阐述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处于这个阶段的孩子仍然很天真，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受人爱戴的老师的权威。然而，现在孩子的某种需求被唤醒了。孩子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感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就好像它们作为力量存在于世界上一样。

在此之前，孩子们在某种意义上尊敬老师，但现在他们想通过老师的眼睛看世界。孩子们不仅想知道老师是一个说某件事是好是坏的人，他们还觉得老师说话是作为圣灵的使者，上帝的使者，并从更高的世界知道一些东西。孩子们不仅想知道，老师是一个人谁说的东西是好的或坏

的，他们也想感觉到，老师说话作为一个精神的使者，一个上帝的使者，并从更高的世界知道一些东西。正如我所说，孩子们不是通过推理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他们的感受感觉到的。在孩子的感受中产生的特殊问题会告诉你，某件事情是适合那个孩子。很明显，你所说的事情是好是坏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源，因此，孩子会重新获得信任。

这也是道德教育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摆脱简单的模仿行为或说某事是好是坏。大约在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以图画的方式展示道德，因为孩子们仍然以感觉为导向，没有理性。我们应该在整个小学阶段，从换牙到青春期，通过图画教育孩子们——也就是通过图画教育孩子们所有的感官。尽管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不是完全以感觉为导向的，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他们的感觉中，这些感觉现在在身体表面更容易辨认。

明天晚上我将讨论如何教六、七岁的孩子学习读写。现在我只想考虑教育的道德方面。

当孩子们长到九岁或十岁时，我们可能会开始呈现那些主要能激发想象力的图片。我们可能会呈现一些好人的照片，这些照片会唤起我们对他人所做所为的同情。请注意，我并没有说我们应该教导孩子们道德戒律。我没有说我们应该用道德推理来接近孩子的智力。我们应该通过美学和想象力来接近孩子。我们应该唤醒好事和坏事、正义或不正义事、崇高理想、道德行为以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快乐或不快，以平衡不正确的行为。以前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孩子们面前作为一种道德调节者，而现在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的图片只能影响他们感官本性中的想象力。在青春期

之前，孩子们应该接受道德作为一种感觉。他们应该得到一种坚定的感觉，“有些东西是好的，我可以对它产生同情心”，或者“我应该对坏的东西产生离斥感”同情和反感，也就是感受中的判断，应该是道德的基础。

如果你认识到，就像我说的那样，人类时间有机体中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那么你也会认识到，对孩子来说，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你不可能让一株植物以立即开花的方式生长，开花要晚一些。首先，你必须照顾好根部。如果你想让树根开花，你就是在尝试一些荒谬的事情。同样的，想要在孩子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向他们展示智力形成的道德判断也是一样荒谬的。你必须先照料种子和根——也就是道德的感受。当孩子们对道德有感受时，他们的智力将在青春期后觉醒。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所获得的感受，将会在以后继续进入内在的发展。道德和智力上的推理会自己觉醒。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道德教育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你不能让植物的根开花；你必须等到根发育成植物，然后植物开花。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你必须倾向于感受中的道德根源，并对道德的东西产生同情心（融合感）。然后，你必须允许孩子们通过他们作为人类的力量将这种感受带入他们的智力中。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会有深深的内心满足感，因为他们知道内心存在着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对老师所说的正确或错误的记忆。相反，一种内在的快乐将充满他们的整个灵魂生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道德判断在适当的时间在他们心中唤醒。我们不是在特定的道德方向上盲目地教育孩子，而是让他们做好准备，使他们自己的自由发展的灵魂能够在道德方向上成长和开花。

结果，使人们不仅具有道德判断的能力，而且给他们一种道德力量。当我们想要一个教育的精神基础时，这一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和适当的时间把一切都带给发展中的孩子。

现在你可能会问：如果一个人不应该提供吸引智力的诫命，那么当你想在学龄的孩子身上植入一种道德推理的感觉时，你应该吸引什么呢？权威本身确实会导致老师和孩子之间关系中的无形的事情！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可以用图画的方式教孩子们——也就是说，非智力的方式——关于人类灵魂的不朽。直到青春期之前，孩子们实际上还缺乏智力的。我必须将自然和精神交织在一起，因此我告诉孩子们的东西被塑造成了一幅艺术图画：“看这只蝴蝶的茧。蝴蝶从茧里爬了出来。同样，当身体死亡时，灵魂也会从身体里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给他们的灵魂带来一幅生动的、道德的图画。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到。我可以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成熟的老师，而且非常聪明。孩子们都很小，非常无知，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我的地位，我需要为他们创造一幅画面。我为他们创作了一幅画，尽管我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我这样对自己说，并以这种态度把一幅画带给孩子们，这不会对他们的灵魂产生影响。因为老师和孩子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灵魂很快就会受到影响。然而，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真的不比孩子们聪明多少，或者他们，至少在潜意识里，甚至比我还聪明——也就是说，我可以尊重孩子们。然后我可以对自己说：这幅画不是我自己画的，是大自然给了我们蝴蝶从茧里爬出来的画面。然后，我强烈地相信这幅画，就像我希望孩子们相信的那样。如果我的内心有自己信仰的力量，那么画面就会固定在孩子们的灵魂里，活着的东西不在于

世界的粗糙，而在于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微妙之处。

老师和孩子之间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丰富地取代了我们可以通过智力途径传递的一切。

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就有机会和老师一起自由地发展自己。

老师可以说：我生活在孩子们的环境中，因此，我必须创造这些机会，通过这些机会，孩子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站在孩子们身边，不感到更优越，并且认识到我只是一个比他们大几岁的人。

从相对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总是更聪明，因此我们并不总是需要感到自己比孩子优越。我们应该成为他们成长的帮手。如果你像园丁一样照料植物，你肯定不会让植物的汁液从根部流向花朵。相反，你要为植物的生长环境做好准备，这样树液的流动才能得到发展。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同样无私，这样孩子的内在力量才能展现出来。然后我们会成为好老师，孩子们会以正确的方式茁壮成长。

(鲁道夫施泰纳再次停顿，让听众翻译演讲的第二部分。)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发展人类的道德时，道德的发展就像植物中的一种事物从另一种事物发展而来一样。首先，人类适当的道德发展产生于人类有机体内部的模仿欲望。正如我已经描述过的，道德获得一定的坚定性，使人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拥有必要的内在力量，一种锚定在物质有机体

中的力量，以获得道德的确定性。否则，人们可能身体虚弱，无法跟随他们的道德冲动，无论它们可能是多么好。如果道德榜样在孩子童年的第一阶段对他产生强烈而强烈的影响，那么道德韧性就会形成。如果儿童，从换牙到青春期，能够适当地掌握同情和离斥感的力量，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么以后他们就会有适当的道德立场，以应对那些可能阻止他们做道德上必要的事情的不确定性。通过模仿，儿童将在他们的有机体内发展他们的灵魂所需要的东西，以便他们的道德感受和知觉，他们的同情心和反感，能够在儿童的第二阶段适当地发展。智力道德判断能力在儿童发展的第三阶段觉醒，这是面向精神的。这就像植物在阳光下开花结果一样确定无疑。道德只有在身心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在精神上扎根。它可以自由地唤醒生命，就像花朵和果实在阳光下自由地唤醒植物一样。

当我们在尊重人的内在自由的同时发展人的道德时，道德冲动就与人的内在联系起来，使人真正感受到它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对自己的道德力量和道德行为的感受，与他们对自己体内成长的力量和对自己血液循环的感受是一样的。当人们感受到生命的自然力量遍及全身时，他们会以适当的方式感受到自身内在发展出来的道德，他们会感受到生命的脉动和强化，直到皮肤的表面。

然后会发生什么？人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是不道德的，他们是畸形的。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毁容了，就像他们身体上缺了一条腿一样。通过我所描述的道德发展，人们会学习。他们开始对自己说，如果没有充满道德，如果他们的行为没有充满道德，那么他们就是畸形的人。

我们可能在人类内部发展出来的最强烈的道德动机是，如果他们是不道德的，他们就会被毁容。人们只需要适当的发展，然后他们将是完整的。如果你帮助人们发展，使他们想要成为完整的人类，他们自己将发展一个内在的倾向于精神，由于这种方法的道德。然后他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流动的善，它在他们体内的作用就像自然的力量在他们体内的作用一样有效。如果他们看到一块马蹄铁形状的铁块，就会有人过来说我们可以把马蹄铁当做磁铁，因为它有自己的内力。但是，另一个人可能会说它只是一块铁，并不重要，并且会用它来给马穿鞋。以后一种方式看事物的人，由于他们生活发展的方式，不能看到精神生活存在于人类之中。有些人只看到表面的东西，而不看到精神如何在人类内部活动和互动，他们就是那种会用马蹄形状的磁铁给马穿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没有接受过正确看待生活和发展适当力量的教育。当在精神上得到理解时，一个适当的教育，感觉到并带入意志，是社会活动最强大的动力。

今天，我们站在社会问题的明星之下。这个问题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我很乐意多谈谈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然而，我想提到的是，当今的社会问题有许多方面，需要更多的细节来处理这些问题。客观地看待事物的现代人对人类的未来和社会生活的改革都有很大的期望。然而，我们所能想到和在实践中为我们的机构创造的一切，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计划或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都向那些从精神的角度看待道德的人表明，处理今天的社会问题而不包括道德问题，就像在黑暗的房间寻找东西。

我们只有通过道德的真正理解，才能把社会问题带入正确的视角。任何一个以全面的联系来看待生活的人都会

说，如果我们要以一种真正人类的方式来看待社会问题，道德就是必须启迪社会生活的光。因此，现代人需要理解与社会问题相关的道德问题。我认为，也许可以表明，我所称的精神科学，或人智学，想要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而且它对道德问题和在人类内部发展道德有着真诚的意图。

(乔治·亚当斯完成了演讲的英译本)

鲁道夫施泰纳1922年11月17日关于“理想魔法”的演讲
(见脚注，第1页)：

除了精确的洞察力，你还必须达到我所说的理想魔法。这是一种魔法，必须与外在实践的虚假魔法区分开来，并与许多江湖骗子联系在一起。你一定要把它和我所说的理想魔法区分开来。

我所说的理想魔法是这样的：当一个人用普通的意识回顾生活时，他会发现，年复一年，十年复一十年，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人会看到习惯的改变，无论多么缓慢。一个获得了某种能力，而另一个却消失了。如果一个人诚实地看待地球生命中存在的能力，他将不得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是生活造成的。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生活教育我们，训练我们，塑造我们的灵魂。

然而，如果人们想要进入精神世界——换句话说，想要获得理想的魔法——他们不仅必须强化内在思维，以便他们认识到第二层次的存在，就像我前面描述的那样，他们还必须将他们的意志从与物质身的联系中解放出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使用物质身体——腿、胳膊或者语言器官——来激活意志。物质身是我们意志的基础。然而，我们可以做到以下几点：作为灵性研究者，我们必须以一种非常系统的方式进行意志的实践，以实现理想的魔法和

精确的透视。例如，这样的人必须如此强烈地培养意志，以至于在人生的某个特定时刻，一个人认识到一个特定的习惯必须被打破，并用灵魂中的另一个习惯取而代之。

你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像我描述的那样积极地运用你的意志去改变特定的经历，这仍然是可能的。因此，可以说，你可以超越只允许身体成为你的老师，用自律取代这种发展。

通过精力充沛的意志实践，就像我在书中描述的那样，你将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者，而不再仅仅是在睡眠中重新体验你白天所经历的。你将达到一个不是睡眠的状态，而是可以在完全意识中体验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你提供了在睡眠时保持活跃的机会——也就是说，当你在身体之外的时候，这种机会不仅仅是在精神世界中保持被动，就像通常情况一样。相反，你可以在精神世界中采取行动；你可以活跃在精神世界中。在睡眠中，人们通常无法前进，无法进步。然而，那些现代的提升者，在我所描述的意义，有能力作为一个人在入睡到醒来之间的生活中活跃起来。如果你把你的意志带入你生活在身体之外的状态，那么你可以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发展你的意识。你们将能够以一种你们能够看到人们在死后直接经历的方式来发展意识。通过这另一种意识，你可以体验地球生命之后发生的事情，正如你将能够看到地球生命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样。你可以看到你是如何在精神世界中度过一个存在的生命，就像你在地球上度过物质世界中的生命一样。你认识到自己是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纯粹的灵魂，就像你认识到自己是物质世界中的一个物质身一样。因此，你们有机会判断在我所说的道德评估期间生命能持续多久。

第2讲 从对人的理解出发的教学艺术

伦敦——1922年11月20日

从一种特定的哲学——即人智学的角度来谈论教育中的实际问题似乎是不寻常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教育的理由来自于教学本身的实践。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今晚要讲的是在斯图加特的 华德福学校实践的教学方法。通过人智学提出的教学理念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华德福学校确立的。几年前，每个人都在谈论教育问题，实业家艾米尔·莫尔特决定为他工厂工人的孩子们建立一所学校。他求助于我为那所学校提供教学内容和方向。起初，我们只处理来自特定阶层的特定群体的儿童——与华德福公司有联系的无产阶级儿童，以及父母是人智学的社会成员的一些儿童。然而，我们很快延长了学校的任务。我们最初只有8个班的150名学生，但现在我们有11个班和700多名学生。在此之前，一群人智学界的朋友前往瑞士的多纳赫，参加圣诞节在歌德馆举行的教育会议。因此，今年八月，我被邀请到牛津大学演讲。在牛津讲座之后，教育联盟成立了，以便将我今天将要讨论的教育原则在英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我需要提到这些情况，这样你们就不会认为我们今晚的讨论是理论性的。你应该知道，我想说的是一种真正实用的教育方式。我需要强调这一点，也是因为今晚我们当然只能提到一些事情。与教育原则的现实相比，我能提出的那些东西也是相当不完整的，因为它们不是关于“计划”，而是关于实践。当我们谈到实践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实践

中的例子来说话。谈论一个项目要容易得多，因为你可以笼统地谈论一般原则。当我们谈到华德福学校教育时，由于它自身独特的特点，我们不能这样做。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关心的是从精神科学的角度开始教育学和教育，这种角度可以引导我们真正理解人类，从而真正理解儿童的本质。

为了实践他们的艺术，画家或其他艺术家必须学习两件事。对于画家来说，他们必须首先学会观察形状和颜色的特殊技巧。艺术家必须能够从形式和色彩的本质出发进行创作，而不能从理论上理解它们开始。艺术家只能从生活在形式和色彩的本质中开始。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学会第二样东西，也就是技巧。精神科学不把教育理解为学术或理论领域。精神科学把它看作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一种使用世界上最高贵的材料——人——的艺术。教育关注的是那些向我们揭示宇宙最深奥奥秘的孩子们。孩子们允许我们年复一年地观察，甚至是周复一周地观察，他们的相貌、手势以及他们所表达的其他一切是如何将精神和灵魂作为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的神圣天赋展现出来的。我所说的视角假定，正如画家必须学会恰当地观察形式和色彩——通过手、灵魂和精神产生的活动——是如何从这种理解中产生的，因此，教学中的艺术家必须能够跟随儿童所显示的人的本质。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提高你的能力，以观察以上的共同意识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获得一个真正的观察灵魂和精神活动在生活中。这正是人智学的目标。当代人通常称之为“认知”的东西只涉及物质层面——也就是说，涉及感官。如果人们不能真正理解灵魂，他们怎么能学会理解灵魂呢？他们只有通过理解自己灵魂的表达和活动才能获得对灵魂的理解。通过自我观察，他们了解自己的想法，了解自己的感受和意愿。这

些都是灵魂的方面。它们只能通过推理来理解灵魂。感官可以感知到可感知的感官。然而，这些人只能通过对自己内部的这些特征形成一个判断，然后得出他们有一些类似于灵魂的结论来理解灵魂。

人智学不是从那种普通的思维方式开始的。相反，它寻求系统地发展那些沉睡在人类灵魂中的力量，以便(不要对我的表达方式感到惊讶)得到某种精确的透视结果。通过精确的洞察力，你可以穿透灵魂的特征，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灵魂。你可以通过精神的视觉来感知灵魂，就像你可以通过眼睛识别颜色或者通过耳朵识别音调一样。通过正常的意识，我们只能把活跃在世界上的精神理解为一种结论。如果我们坚持留在正常的意识中，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只看到了自然或者灵魂的现象。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精神基础是存在的。我们的思维认为精神和灵魂是物质存在的基础。人智学发展了沉睡在灵魂中的力量，即精神感知器官，通过这些器官，我们可以通过活着的思考来体验精神，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结论。

只有当你看到了灵魂，并且在活着的思想中体验到了灵魂，你才能真正理解人类。通过精神科学，你可以看到孩子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精神和灵魂是如何在孩子身上发挥作用的。你不仅能通过感官从外部看到孩子，你还能看到灵魂可感知的表达。你的工作不仅仅是灵魂的启示，而是你所能看到的灵魂的实质，就像你的眼睛看到颜色一样。你可以从精神在孩子体内的运作开始，因为通过人智学，你可以理解如何用活生生的思想去理解精神。

因此，我在这里谈到的教学艺术开始于对人的生活的理解，随之而来的是对儿童生命中每时每刻发生的发展的理

解。当你以这种方式理解我们在教学中使用的材料是最高贵的，当你认识到你的教学如何影响人类，那么你可以通过普通意识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和提供教育指导。你可以通过与孩子直接的实际互动，发展你在灵魂中看到的東西和在精神上的体验。

真正活生生的观察表明，精神存在于儿童之中，并不少于存在于成年人之中。然而，这种精神隐藏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必须首先征服身体。如果我们能在精神通过语言与我们说话或通过智力思想揭示自己之前看到它，我们就能得到一种关于精神的神圣天赋影响孩子有机体的奇妙方式的印象。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印象，为什么我们当然不能说人类的物质本质是一回事，而精神本质是另一回事。在孩子身上，你可以看到精神是如何直接作用于身体的，比成年人更甚，也就是说，精神是如何完全渗透到身体的。作为成年人，我们有了我们需要用于思考世界的精神。另一方面，儿童的精神状态达到一定程度，他们需要通过精神雕塑来形成自己的有机体。比人们所相信的要多得多的，是，贯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人类物质有机体是隐藏在孩子体内的精神如何发展物质有机体的结果。为了避免抽象的说法，我想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如果你只像传统科学那样看待一个孩子，那么你只能通过解剖来感知普通的生理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对孩子的精神观点——你就不会看到所有不同事件对孩子身体机能的影响。例如，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被一个成年人大喊大叫。这会给孩子留下一个与成年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如果一个人冲着成年人大喊大叫。我们必须记住，孩子的功能与成人非常不同。成年人的感觉器官存在于身

体表面。成年人可以用他们的智力控制通过感觉器官传递的信息。当面对感官印象时，成年人可以从内部形成完全发展的意志。然而，孩子完全屈服于外部世界。如果我可以以图画的方式来表达(但是我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某种程度)，孩子完全是一个感觉器官。让我把话说清楚。看看一个婴儿。如果我们以一种外在的理解来看待婴儿，似乎婴儿的感觉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成年人一样，只不过婴儿的智力和意志没有成年人发育得那么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成年人只能在舌头和牙龈上感觉到味道。只发生在成年人表面的东西会渗透到孩子的身体最深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能感觉到全身的味道。当光线和颜色进入他们的眼睛时，他们通过自己感知光线。这不仅仅是一幅图画，事实上就是这样。当光照在孩子身上时，光不仅在他们的神经系统中振动，也在他们的呼吸和循环系统中振动。光在整个儿童的有机体中振动，就像光只在成年人的眼睛中起作用一样。在整个身体中，孩子是一个感觉的器官。正如眼睛完全被世界占据，完全生活在光中，孩子们也完全生活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孩子们在他们自己身上携带着精神，以便吸收他们周围物质环境中的一切进入他们的整个有机体。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对孩子大喊大叫时，我们的大喊大叫会使整个身体进入一种特殊的活动状态。当我们对一个孩子大喊大叫时，某种内在的振动会比一个成年人强烈得多，一个成年人可以做出某些内在的反击。然后发生的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生命的停止，这直接影响到孩子的物质身。因此，当我们经常对一个孩子大喊大叫和恐吓时，我们不仅影响孩子的灵魂，而且影响孩子的整个物质身。根据我们对儿童的行动方式，我们可以一直影响人的健康，直到老年的最后几年。

教育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我们作为

成年人在孩子面前的行为方式。如果孩子们在他们的环境中经历了持续的忙碌，持续的匆忙，那么他们就会在他们的物质身中产生一种内在的匆忙的倾向。如果你真正了解人类，从而能够观察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你就能在11岁或12岁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是在一个不安定或匆忙的环境中长大的，是在一个更合适的环境中长大的，还是在一个一切都进展得太慢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可以从他们走路的样子看出来。如果孩子是在一个匆忙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个环境中，一切都进行得极端不安，一个印象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那么孩子就会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路。孩子所处的环境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走路的时候。如果一个孩子在周围环境中没有足够的刺激，以至于经历了持续的无聊，我们就会看到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如何迈出沉重的一步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例子，是因为它们特别明显，也因为它们展示了我们如何能更好地观察人们。通过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儿童早期正确地看待他们时，我们能够给予他们什么。在幼儿时期，孩子们模仿周围的环境。他们在学习他们的灵魂应该做什么——也就是什么是道德方面，尤其是模仿。我也想举个例子。

那些不得不处理这些事情的人也可以经历它们。例如，一位父亲曾经对我说，他的儿子一直是个好孩子，总是做父母认为在道德上令人满意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偷了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真正了解人性的人都会问孩子把钱拿到哪里去了。父亲回答说：“从橱柜里。”后我进一步问是否每天都有人从橱柜里取钱。回答是：“孩子的妈妈。”因此，孩子每天都看到妈妈从橱柜里拿钱。小孩子是模仿的存在，他们把整个灵魂奉献给周围的环境，因此，他们做他们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小孩子不会回应训斥，不会回应“做”和“不做”。这些事情和孩子的灵魂没有太大的联系。孩子

们只做他们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然而，孩子们看到的东西比成年人准确得多，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孩子们在他们周围看到的東西会在他们的身体上留下印记。孩子的整个身体都是周围环境的印记。

当代的理解过于高估了所谓的“遗传”。当人们看到一些成年人的特征时，他们经常说这些特征纯粹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身体传递遗传下来的。然而，那些真正了解人类的人会发现，孩子们的肌肉是根据他们周围环境的印象而发育的。他们可以看到，取决于我们是否用温柔和关怀、爱或其他方式对待一个孩子，孩子的呼吸和循环是根据所经历的感受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孩子经常感受到有人带着爱来接近他，这个人本能地与孩子步调一致，按照孩子内在天性所要求的节奏行动，那么这个孩子就会以微妙的方式发展出健康的肺。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物质身的特征是从哪里来的，你必须回顾一下孩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感觉器官受到影响的时候。你必须观察孩子的语言、手势和与周围环境的整个关系，以及这些东西是如何影响孩子的肌肉、血液循环和呼吸的。你会发现，孩子不仅仅是在学说话时模仿——这完全依赖于模仿，甚至模仿使说话成为可能的身体组织——而且你会发现，孩子的整个身体，尤其是在物质身的更微妙方面，反映了我们在孩子面前所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的物质身是强壮还是虚弱，物质身是可以依赖的，那么即使在老年时，人们对于自己一生的行为方式的感激或责备，都是由于小时候对一个人的印象造成的。

我刚才说的关于成长中的孩子是模仿的，适用于整个童年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大约七岁的时候换牙。在那个时候，孩子经历的变化比一般认为的要多得多。为了为真正的教育和教学艺术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在第一部分被翻译之后想在讲座的第二部分讨论的问题。

(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在乔治·亚当斯(George Adams)用英语发表第一部分演讲时，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停顿了一下。)

在七岁左右，牙齿的变化不仅仅是人类身体本性转变的一个物理症状，也标志着孩子灵魂的完全转变。在牙齿变化之前，孩子主要是一个模仿的存在。依靠模仿产生的力量来促进物质身的发展，这是孩子的天性。

在大约七岁和换牙之后，孩子们不再需要在身体上专注于他们的环境，而是需要能够专注于他们的灵魂。在孩子换牙之前，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一切都深入到孩子的内心深处。在孩子生命的第二阶段，什么渗透到孩子是由于接受了孩子的老师的权威。儿童学习阅读和书写等成人艺术的愿望并非源于儿童自身的天性，而是表达了对这种自然权威的接受。如果你相信孩子们想要学习那些东西，那些作为成年人交流的东西，那将是一个悲剧性的教学错误！对孩子发展的实际作用是孩子对被接受的权威的热爱所产生的东西。由于教学本身的任何原因，孩子们学不到他们所学的东西。儿童之所以学习，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成年人所知道和能够做的事情，也是因为一个成年人是孩子公认的教育权威，他说这个或那个是适合学习的东西。这直接影响到孩子的道德基础。

我要提醒你，孩子是通过模仿来学习道德的，直到他们换了牙齿。从7岁到大约14岁，也就是说，从换牙到青春期，孩子通过爱的接受权威来学习一切。我们不能通过孩子的智力来实现任何事情，也就是说，通过诸如“这是好的”或“那是坏的”这样的戒律。相反，一种感觉必须在孩子内部成长，以发现什么是好的基础上被接受的权威表明是好的。

孩子还必须学会对被接受的权威所表现出来的邪恶感到不满。除了站在他们旁边的权威所揭示的东西之外，孩子们可能没有任何理由在善或恶的事物中找到快乐或不满。对于孩子的智力来说，事情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老师来说。这对于真正的教育是必要的。

在这一时期，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道德观念都必须由其他人向儿童提出；人与教师的关系也很重要。每当我们认为我们通过智力推理来教育孩子，其实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只是给他们带来内在的死亡。虽然在那个年龄的孩子不再完全是一个感觉器官，他们的感觉器官现在已经上升到身体的表面，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整个灵魂在里面。儿童通过智能化得不到任何东西，智能化给他们的感官带来了一种系统化，但是他们可以接受老师公认的权威给他们带来的灵魂化的画面。

从改变牙齿到青春期，我们必须艺术地形成我们所有的教学；我们必须从艺术的角度开始。如果我们教孩子们字母，让他们学习阅读和书写，就像现在通常做的那样，那么他们将与这些字母完全没有关系。当然，我们知道，字母表中的字母在早期文明中起源于对事物外部过程的图像模仿。书写始于象形文字。当我们教孩子字母表的字母时，我们也必须从图画开始。因此，在我们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我们不是从字母开始，而是从绘画和绘画的教学开始。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学校的六七岁的孩子来说，这很困难，但是我们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与孩子站在一起，以适当的态度，在我们的权威范围内，这样的方式，孩子确实想要模仿老师创造的形式和颜色。孩子想要做和老师一样的事。孩子们必须沿着这条迂回的道路学习所有的东西。然而，只有当老师和学生之

间存在外在和内在的关系时，这才有可能发生，这种关系发生在我们用艺术内容充实我们所有的教学时。老师和孩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深不可测、难以理解的关系。单纯的教育技巧和教师学到的东西是没有效果的；教师的态度及其对孩子感情的影响是最有效的；教师灵魂中的态度是有效的。当你作为一个老师能够感知到世界上的精神时，你的灵魂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我想给你们另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这是我特别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假设我们想以一种道德-宗教的方式来刺激孩子。对于九岁或十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方法。在我描述的这种教育中，你可以从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读出你每年，甚至每个月需要教授的东西。假设我想给一个九岁左右的孩子一个关于人类灵魂不朽的想法。我可以在智力上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但这不会给孩子留下持久的印象。它甚至可能伤害孩子的灵魂，因为当我做一个关于道德、宗教问题的智力演讲时，没有什么东西进入孩子的灵魂。留在孩子灵魂里的是老师和孩子之间无形的东西。然而，我可以通过艺术形成的图画给孩子一种灵魂不朽的体验。我可以说，“看看蝴蝶的茧，看看蝴蝶是如何破茧而出的。它飞走了，在阳光下移动。人的灵魂在人的身体里，就像蝴蝶在茧里一样。当一个人通过死亡之门时，灵魂离开身体，然后在精神世界中活动。”

现在，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教给孩子们。你可以觉得自己高于孩子，认为自己是聪明的，孩子是愚蠢的。你可能会觉得孩子们无法理解你的智慧，无法理解灵魂的不朽，所以你要为他们创造一幅画。

如果我为孩子们编造这样一幅画面，同时又觉得自己比

他们优越，这会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很快就会过去的印象，但在他们心中留下一个枯萎的地方。然而，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接近孩子，用我自己相信这张画面的态度。我可以看到，我并不是简单地捏造这幅画面，而是神圣的精神力量已经把蝴蝶和茧放进了自然界。蝴蝶从茧中飞出是自然界中的一幅真实画面，也是我应该理解的灵魂不朽的世界。蝴蝶的出现让我以一种简单而原始的方式面对不朽的想法。是上帝自己想要通过这只蝴蝶向我展示一些东西。只有当我能在自己的照片中培养出这样一种信念时，孩子和我之间那种看不见的、超感知的关系才会有效。如果我用这种灵魂的深度发展我自己的理解力，然后把它给予孩子，那幅画就会在孩子身上生根发芽，并在一生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变成一个图画形式之间的变化牙齿和青春期，我们不教孩子静态概念，因为孩子将保持它们不变。如果我们教孩子们静态的概念，就好比我们把他们的手夹在机器里，这样他们就不能自由地生长了。重要的是，我们教孩子们内心灵活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可以像我们的四肢一样成长，所以当孩子成熟时，我们在孩子体内发展的东西可以变得非常不同。

这些事情只能由那些不仅仅是看孩子并问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或他们的发展能力是什么的人来判断。只有那些能够全面审视人类生活的人才能判断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种相当直观的教学方式。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一个学龄儿童，他对老师有着内在的忠诚。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可以发展的力量。那些对这些事情有洞察力的人知道，当他们在童年时期听说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受人尊敬的亲戚时，他们的后半生是多么幸运。然后，有一天，他们有机会去拜访那个人。他们带着一种害

羞的心情去拜访那个亲戚，带着照片中所包含的一切在他们心中发展起来。门打开时，他们害羞地站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一个备受尊敬的人当然是难忘的。有机会以这种方式尊重一个人是深深扎根于人类灵魂的东西，它在以后的生活中仍然会结出果实。

所有真正的生活观念都是教给孩子们，而不是简单地灌输给他们。如果你能让一个孩子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公认的权威，真正地尊敬你，那么你就为孩子以后的生活创造了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我们知道有些人，当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在他们的环境中传播善。他们不需要说太多，但是他们的话就像一种祝福，它包含在他们的声音里，而不是他们话语的内容里。当人们在童年时期遇到这样的人时，这无疑是一种祝福。如果我们回顾这样一个五六十岁的人的一生，看看在他的童年时期，从改变牙齿到青春期之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人学到了什么，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人学到了尊重，一种对道德的尊重。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人学会了正确地仰望事物，仰望世界上更高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学会了如何正确地祈祷。当一个人学会以正确的方式祈祷时，他们所学到的尊重就会转化为老年祝福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人面前就像是一件好事。用图画的方式来表达，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学会双手合十祈祷，那么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就永远不会有力气张开双手祈祷。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抽象的想法灌输给孩子们，而是要知道，当我们想要在孩子们的灵魂中创造一些对整个生命都有益的东西时，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因此，我们不是抽象地教孩子读书写字，而是艺术地从写字开始，让字母中的所有抽象都来自于图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

教会孩子以适合孩子需要的方式写字。

我们不是简单地吸引孩子的观察能力，只是吸引孩子的头脑，而是吸引整个人类。首先，我们教孩子们写字。当孩子已经学会了这种写作方式——使孩子的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头部，参与到画面中——那么我们给孩子的东西就是适当的。孩子们学会写字后，他们就可以学会阅读了。

在今天的学校系统中，任何人都可能会说，这样的孩子学习阅读和写字的速度会比其他方式慢得多。然而，适当的学习节奏是很重要的。基本上，孩子们应该在8岁以后才开始学习阅读，这样我们才能在绘画和艺术上发展阅读和写字的能力。

那些通过灵魂和精神的真知灼见真正了解人类的人，可以观察到微妙的细节，然后将这些观察带入教学。假设我们有一个孩子走路太重。这是因为孩子的灵魂在换牙之前受到了不适当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展示的图片来教育孩子，从而使他们以前形成的东西变得有活力，从而改善这种情况。因此，一个真正了解人类的人会教导一个在绘画和绘画方面走路过于沉重的孩子。相比之下，一个步伐太轻，太跳舞的孩子，应该更多地被引导去学习音乐。这对孩子以后的性格发展有着巨大的道德影响。

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地看到人类，我们会明白我们需要把什么带进我们的画中。

在换牙之前，孩子最亲近和最合适的地方是在家庭和父母的圈子里。接下来是幼儿园和游戏小组。当我们了解游戏和活动如何影响孩子的身体机能时，我们可以适当地发展游戏和活动。我们只需要想象一下，当一个孩子收到一个从商店买来的娃娃，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漂亮”娃娃时，

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孩子产生了厚血（这些东西在正常的解剖学中是不可见的），这扰乱了孩子的身体。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我们以这种方式犯了多少罪，它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如果我们用几块破布给孩子做一个娃娃，如果这是用孩子做的——简单地把眼睛画在破布上，让孩子看到这个，看到我们是如何创造这个娃娃的——那么孩子就会把这个活动带进自己的身体。它进入孩子的血液和呼吸系统。

假设我们有一个忧郁的女孩。任何从外看这样一个孩子，却不看灵魂的人，都会简单地说：“哦，一个忧郁的孩子；内心的黑暗。我们需要在她周围设置非常明亮的颜色，并尽可能为她做红色和黄色的玩具。我们必须给孩子穿上鲜艳的衣服，这样她就会在鲜艳的颜色中醒来，这样她就会被唤醒。”“不，她不会的！那只会对孩子产生内心的冲击，而且会把她所有的生命力都推向相反的方向。我们应该给忧郁孤僻的孩子蓝色或蓝色的紫罗兰色和玩具。否则，鲜艳的颜色会过度刺激这样一个内心活跃的孩子。因此，我们可以让孩子的身体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治愈因为被鲜艳的颜色包围而变得轻浮和紧张的情绪。

从对人类的真正理解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我们应该教给孩子什么和怎么做的想法，直到最细微的细节，从而为我们的工作获得直接的帮助。你可以看到，这种教学方式似乎支持了当前关于孩子在特定年龄段应该学习什么的观点，即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塞进孩子的体内，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东西。然而，如果你意识到孩子们只能从他们身体里已经存在的東西中获取，那么你可能会说以下的话。假设我们有一个孩子，他不太活跃，但总是在细节上工作——也就是说，他更倾向于艺术性的工作。如果你

坚持让孩子在外表上非常活跃，那么孩子体内那些需要细致工作的倾向就会枯萎。你想要发展的活动倾向，因为你自欺欺人地认为它们是全人类共有的，每个人都应该发展它们，这种倾向也肯定会消失。孩子对此不感兴趣，在改变牙齿和青春期之间分配的工作已经完成，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坚持下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通过强迫的方式在孩子体内生长。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教育过程中，重要的是教师要有良好的意识，了解孩子内在的东西，并且能够从孩子的身体、灵魂和精神中观察到的东西，通过教师自己的教学本能，时时刻刻地实践正确的东西。

通过这种方式，老师可以看到孩子们所需要的教学法。

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课程。我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周复一周地从孩子们那里读到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这样我们就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他们内在的本性所需要的。教师职业需要大量的无私精神，正因为如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一个先入为主的计划。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教学完全导向与孩子们一起工作，这样，通过与孩子们站在一起而发展的关系，老师除了为孩子们提供发展自己的机会之外，什么也不能提供。

要做到这一点，你最好在7岁到14岁之间——也就是小学阶段——完全不要求助于智力，而是专注于艺术。然后，你可以通过图片来发展身体、灵魂和精神所需要的。因此，当孩子大约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道德以图画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不应该提供道德戒律，我们不应该说这个或那个是好的或坏的。相反，我们应该把好人介绍给孩子们，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对好人的同情，或者也许，把坏人介绍给孩子们，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对坏人的离斥

感。通过图画，我们可以唤醒一种对道德本质的感觉。

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我想提出的关于童年第二阶段的建议。在我今天演讲的第三部分，我想展示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一切结合起来，作为教育的基础——不仅仅是儿童时期某个特定时期的教育，而是整个人类生活的教育。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被翻译之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乔治·亚当斯发表了演讲的第二部分。)

如果我们特别关注教育中的优律诗美，我们就能最好地看到这种教育方式如何能够对全人类的生活产生适当的效果。我们过去几天在伦敦公开演出的优律诗美也有教学的一面。

优律诗美是一种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们或群体表达人性深处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所表达的一切都系统地起源于人类有机体内的活动，就像人类的语言或歌曲一样。在优律诗美中，没有任何手势或动作是偶然的。

我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可见的语言。我们可以通过优律诗美的可见运动来表达任何我们可以唱或说的东西。整个人类的运动能力在语言中受到抑制，在可听到的音调中经历变形，在优律诗美中形成有形的语言。

我们把优律诗美带进了华德福学校，从低年级一直到高年级。事实上，孩子们进入这个可见的语言，就像灵魂对可听到的语言的声音做出相应的表达一样。因此，手指或手的每一个动作，整个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可见的语音。

我们已经看到，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儿童生活在这种语言形式中，就像一个小孩生活在正常的听觉语言中一样自然。我们已经看到，儿童的整个有机体——也就是身体、灵魂和精神(因为优律诗美也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锻炼)自然而然地进入优律诗美的语言，就像他们进入口头语言一样。孩子们觉得他们被给予了与他们整个身体一致的东西。因此，除了体操源于对物质身的观察，我们还有优律诗美源于对儿童精神和灵魂的观察。孩子们在优律诗美的动作中感到满足，不仅是在他们的物质身或灵魂的身体中，而且在灵魂所形成的身体中的灵性渗透的灵魂中。换句话说，人们通过优律诗美体验到的东西，以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方式，作为一种倾向，对他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起着作用，而另一方面，对所有的生命都产生了同样富有成效的影响。

不管孩子们在体操方面表现如何好，如果他们只是按照物质身的规律进行这些练习，这些练习将不能保护孩子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免受各种新陈代谢疾病的侵害。例如，你不能保护他们免受风湿病等疾病的侵害，这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们日后患上新陈代谢疾病。你通过体操所获得的结果是一种物质身的增厚。然而，你所能通过发展由精神和灵魂产生的运动而产生的效果，使灵魂成为灵魂身体和身体的统治者。你无法通过体操来防止一个六十岁的人的身体变得脆弱。然而，如果你正确地教育一个孩子，使孩子的体操运动来自灵魂，你就可以防止孩子的身体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脆弱。如果你在小学里以图画的方式教学，你就可以抑制这些东西，这样那些占据灵魂的图画就可以进入你的身体。

因此，这种绘画语言，优律诗美，不过是充满灵魂和精

神的体操。你可以看到，灵魂和精神渗透的体操只是指向孩子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平衡发展；你可以看到，童年时根深蒂固的东西可以在一生中结出硕果。只有当我们感觉自己像园丁一样照料植物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园丁不会人为地影响植物的汁液流动，而只会从外部为植物提供自我发展的机会。园丁天生就不愿意人为地改变植物的生长。我们还必须尊重儿童在自己的生活中需要发展的东西。因此，我们将始终小心，不要用不平衡的方式教育孩子。我之前讨论过的权威原则必须深深植根于孩子的灵魂之中。孩子们必须有可能学到他们在智力上还无法理解的东西，但无论如何都要学，因为他们爱老师。因此，我们并没有剥夺孩子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体验事物的可能性。如果我在孩提时代就已经理解了一切，那么我就永远不会有以下这种经历。假设在我35岁左右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想起了我从一位受人爱戴的老师或者一位受人爱戴的权威那里学到的东西，一些我从那位权威那里学到的东西，一些我通过我的信仰渴望而学到的东西。然而，现在我更成熟了，慢慢地，一种新的理解出现在我的内心。成熟地回到我们早先学到的，但没有完全理解的东西，有一个活跃的效果。它给予我们内心的满足感，增强我们的意志力。如果我们尊重儿童的自由，如果我们想教育他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就不能剥夺他们的自由。我所指的教育原则的基础是希望把人们作为自由的人来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通过智力道德推理来培养孩子的意志。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当我们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对孩子的感受形成道德观念时，孩子在成熟和进入生活之后，就能够理解智力和道德感受以及意志。什么东西渗透在意志之中，什么东西产生于意志之前发展起来的审美情感，使道德活跃起来，只要它产生于自由，就给予人们力量和内在的确定性。

你看，如果你想正确使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教育，你不仅要看童年，还要看以后的人生。你会希望你给孩子们的东西能像植物的自然生长和发育一样产生开花的效果。如果我们想要开花，我们不敢让植物发育得太快。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等待着从根到茎，从叶到花，最后到果实的缓慢发展，在阳光下自由地展开和发展。作为教育的目标，这是我们需要保持在我们面前的图景。我们的愿望是培育孩子们的生命之根。然而，我们希望发展这个根，使生活慢慢地，灵活地形成身体，灵魂和精神从我们的照顾在童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尊重人类的自由，我们的教义将把人们作为自由的存在放置在世界上。我们可以确信，如果我们不把孩子们束缚在教条主义的课程中，教育的根基就可以自由发展。在以后的生活中，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孩子可以适当地发展成为自由的人类。

当然，这种教育对老师提出了巨大的要求。然而，我们是否敢于假定，如果我们不能充分了解人类的特性，那么地球上最完整的存在——人类——是可以被教导的呢？我们难道不应该相信——关于人类以及我们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拥有荣誉的地位，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一种宗教仪式吗？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教育要求我们最大程度的无私。我们必须能够完全忘记自己，投入到孩子的本性中，以便看到作为一个成年人，什么将在世界上开花结果。无私和真正渴望加深你对人性的理解，获得对人性的真正理解——这些是真正教学的基本要素。

既然我们必须承认教育是人类生活中最崇高的活动，为什么我们不能认识到献身于这种教育的必要性呢？教学是

地球上所有人类生活中最崇高的事情。

这就是进步。我们通过教学取得的进步是：来自神圣世界的年轻一代通过我们老一代自身的发展而发展；这些年轻一代在人类进步方面超越了我们一步。每一个思想正确的人难道不明白，为人类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就是说，为年轻一代提供上一代最好和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是最美丽和最人道的方式教育的吗？

(乔治·亚当斯总结了英译本。)

第3讲 教育与艺术

斯图加特——1923年3月25日

女士们先生们！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一个熟悉的、经常被讨论的话语就像对人类灵魂深处的一声警告：“人类，了解你自己！”这些话虽然很少被人注意到，却给我们带来了力量。它们可以被解释为要求我们不仅意识到我们在灵魂和精神的最重要活动中的真实存在，而且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类在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当这样的呼声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期从一个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中心发出时，它并不意味着某种容易实现的东西，而是意味着缺乏能力；它指向某种不容易实现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顾早期的历史时代，不是表面上的或理论上的，而是带着对历史的真实感受，我们将体验到这种呼唤如何表明人类自我认识的力量在减弱而不是在增强。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宗教经验、艺术感觉和对理想的内在理解仍然和谐地共同工作。人们可以感受到，在那个宗教、艺术和科学仍然形成统一的时代，人类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自己是神灵的肖像或形象，生活在世界之中，并且渗透到世界之中。他们觉得自己是上帝派来的存在于地球上。在那些古老的日子里，不言而喻的是，寻求人类的知识也是寻求神的知识的一部分——神的知识——精神基础，经验的和被认为是世界的基础，并感觉也在人类身上工作。

在遥远的时代，当人类说出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代表“我”这个词的时候，它表达了基本世界力量的本质和他们固有的世界存在。这个词因此表明，人类自我与某种比个体自我更伟大的东西产生了共鸣，这种东西指向宇宙中创造性的工作。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难以达到曾经被自然接受的东西，就像今天的颜色是我们的眼睛可以感知的一样。如果这些早期的人听到了自我认识的呼唤（不可能来自地球的存在），如果他们听到了“认识你自己”的呼唤作为一个超感官的存在，他们很可能会回答，“为什么有必要为自我认识做出这样的努力？”因为人类把自己看作是神圣的精神的反映，神圣的精神在世界各地闪耀、发出声音、温暖和祝福。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知道风吹过树林，闪电在空气中传递什么，雷声中滚动着什么，云层中不断变化着什么，草叶中生长着什么，花朵中开着什么，那么他也就知道了人类的自我。

有一段时间，由于人类日益增强的精神独立性，同时了解世界的知识，也是了解神的精神，就不再可能了；“了解你自己！”开始在人类意识的深处被听到。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神圣精神的认识，由于人类日益增长的精神独立性而不再可能；在人类的意识深处开始响起。这意味着在那之前一直是天赋的东西，现在正成为一种努力。

在早期的警告“了解你自己！”之间，有一个人类进化的重要时期而另一个短语则创造得更晚，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后来，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杜波依斯-雷蒙德(Du bois-raymond)提出了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对阿波罗时代“了解你自己”的否定回答“我们注定要无知。”伊诺拉比莫斯表达了杜波依斯-雷蒙德的观点，即尽管现代自然知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它注定要在自然科学的前沿被捕。在这两种历史上重要的话语之间

存在着人类灵魂发展的重要延伸。与此同时，足够的人类内在力量作为远古时代的残留物保存了下来，以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从神圣存在的外在表象中寻找人类的本质——现在意味着，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内在努力的力量，人类将逐渐再次获得自我认识。但是这种自我认识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弱。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它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在自我认识的太阳落山之后，人们听到了与阿波罗积极思想相对应的消极思想：“人类，你永远不会了解自己。”

对于当代自然历史来说，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承认不可能理解意识在物质中工作的秘密，等于承认人类的知识是完全不可能获得的。在这一点上，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当“人类，了解你自己！”我们听到，自我认识，在早期也是对上帝的认识，已经走过了它的黄昏阶段；就这样，当我们被告知，“放弃你自己！没有自我认识，没有对人类的认识。”

同样，这些词语并没有直接表达什么，而是表达了相反的意思，这正是当今人类正在经历的。正是因为自我认识的力量日益减弱，人类对知识的渴望才使自己感受到，这种渴望不是来自智力，也不是来自任何理论思想，而是来自心灵的领域，来自灵魂的最深处。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发现人类的真实本性，尽管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人类受益匪浅。与此同时，人们强烈地感到，即无论如何，路径必须存在。

正如自然科学家所表示的那样，这种对人类知识的新探索的诞生，包括与生命的其他基本分支、教育运动、在人与成长中的人之间——在成年人和需要接受教育儿童之间——发展适当关系的运动。这一运动极大地促使人们呼吁更新人类的知识，即使在表面上是以相反的措辞表达的——也就是说，这种知识是人类无法企及的。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那些真正关心青年教育的人越来越相信，智性主义——仅仅基于外部感官观察及其随后的解释的知识——不适合向人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年轻人、成长中的青少年男女的东西。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要求在培养理性思维和教育儿童感受生命和人类意志力之间改变优先次序的呼声，理性思维对现代世界作出了如此宝贵的贡献。孩子们不会变成“万事通”，但是实际生活的整体能力会得到培养和鼓励。

然而，在这种更新教育的普遍要求中，有一个奇怪的疏漏：教育需求必须建立在对进化中的人类、对儿童的清晰洞察之上，而不是依赖于教师模糊的潜意识本能。这种观点认为，虽然自然是了解的，但是不可能以一种对教育者有帮助的方式深入和完全意识到人类的本性。事实上，

现代教育学的一个特殊趋势是放弃任何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理解人类的尝试，而是依赖于教师假定的教育本能。任何对当前形势不带偏见的评判者都必须承认(在一系列非常值得称赞的教育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根据基本的和本能的人性确立教育目标。一个人依赖于模糊的、本能的冲动，因为他深信不可能有意识地了解人类的深处。

只有当人们能够以其应有的人类利益看透当代精神和文化生活中的这种态度时，才能理解精神科学的目的，因为它适用于发展教育意识和能力。这种精神科学并不是从古老的人类知识形式中汲取实质内容；然而，它在值得赞扬的自然科学冲动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便深入人性的深处，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人类的知识只有在完全意识中才能获得，因为我们肯定已经过了人类靠本能生活的阶段。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抛弃本能或元素-原始力量，但是我们需要朝着一个完全有意识的渗透进入所有在人类生活中遇到我们的存在的方向努力。

听到我们不应该过分依赖智力和理性，因此我们应该再次相信本能冲动的神秘运作，这可能会让人感觉很好。但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因为，由于我们是人类，因此陷入了人类的进化，我们已经失去了本能经验的旧的确定性。我们需要征服一种新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与早期的经验形式一样原始，一样基本，一种能够允许我们进入意识领域的经验形式。

正是那些利用今天用来探索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对知识充满热情的人们，也会意识到这种使用感官的特殊方式，这种使用仪器为实验研究服务的方式，不能导致对人类的认识，我们也不会发现它以某种方式对感官知识作出理性

判断，这是一种研究自然的特殊方式。自然科学家本身将不得不承认，对人类的知识必须来自完全不同的来源，而与我们现在试图入侵外部现实存在的知识完全不同的来源。

在我的《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和《神秘科学纲要》一书中，我描述了人类必须从自我深处提取的力量。我已经证明，唤醒人类灵魂中的力量是可能的，这样一个人就可以认识到外在表象背后纯粹的精神力量，并且，通过允许休眠的力量显现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认识到精神在所有物质中工作和渗透。

关于精神科学，必须充分理解两件事：第一，完全从自然科学中获得的知识不可能洞悉人性的秘密；第二，有可能以所谓实证研究在感觉世界中使用的同样完全有意识的状态，以同样清晰的方式渗透精神世界。然而，我必须迅速补充一点，刚才所说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精神知识方面的个人实践经验才能得到认识和证实。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将实验室研究的方法应用于人类的研究，这种尝试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人性的本质必须在自己身上得到体验，才能在生活中得到体验。众所周知，在缺乏自我认识的情况下，一个人总是处于人类的边缘，我想作如下自相矛盾的陈述：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人类的研究，然后验证这些发现，将它们应用于他或她自己的存在，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人性，那么下面的情况就会发生。正当这样的人感到最热情的时候，下面这个领悟会跳到灵魂面前：当我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体验自己，运用我所有的感官和知识的力量，我仍然感觉到一个人看着自己的骨骼时的感觉。这种自然科学调查

的经验实际上将是毁灭性的。人类会把自己“骨架化”。体验这种感觉就是触及引发精神科学的冲动。我们必须把人类的本质以其他方式带出来，而不是带出毫无生气的自然。

什么样的人类知识会导致这个目标？它当然不可能是那种让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灵魂和精神中我们仅仅是骷髅的东西；一定有办法唤起不同的形象。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血液循环和呼吸。虽然我们一般不会对它们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它们却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们身体健康时，我们通常体验血液循环和呼吸的方式代表了一种完整，即使我们无法把这种感知写成这么多的语言。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我们感觉健康的一部分来体验。就我们对人类的认识而言，肯定存在着类似的东西。必须有可能形成人类的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可以通过内在运作，从而使人体验到它们是人类实体的自然组成部分，与体验到人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是健康的自然组成部分相当。但随后问题出现了：什么将引导我们理解儿童的天性，我们作为教育者和教师，必须与之合作？

我们如何学会了解外在的感官本质？通过我们的感官。通过我们的眼睛，我们获得了光和色彩的多重世界的知识。为了使任何世界现象成为我们灵魂内容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有适当的感官体验，我们需要相关的感官成为我们灵魂内容一部分的器官。如果我们研究人眼的奇妙结构及其与大脑的联系方式，我们将深刻体会到歌德的感受。当他重复古代神秘主义者的诗句时：

如果眼睛不像太阳，
我们怎样才能看到光明？不生活在
们中的神自身的巨大力量中，神怎么

能带来光明呢？

这种类似太阳的眼睛元素，在人类内心无私地工作，使我们能够接受外在的光。

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或者如果我们想让任何灵魂体验我们自己的，我们就必须观察感觉器官本身。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能够引导我们真正了解人类的特定器官。哪个感觉器官会引导我们获得这样的知识？我们通过眼睛、耳朵和其他感官来了解外在的自然。对于精神世界的知识，它是精神上开明的存在，可以通过遵循《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中描述的道路来获得。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人类追求知识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由物理感官赋予我们的知识；另一方面是精神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人类的外在自然和内在领域中弥漫和交织。只要人类通过某种方式改变人性的所有力量，使自己成为精神感官器官，就可以获得这种精神知识。

人类的知识领域正好位于这两个极点之间。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认识通过感官传递给我们的外在性质上，我们就不能达到人的本质，原因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只认识到精神方面，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带到灵魂和精神的高度，以至于人类站在我们面前的直接性消失了。（你可以在《神秘科学》和我在这里提到的其他关于精神科学的著作中读到这方面的内容。）我们需要一些能让我们更亲密地接近人类的东西，而不是让我们把人类看作弥漫在整个世界的精神本质的一部分。正如我需要眼睛来感知颜色一样，我也需要一种特殊的感官来对人类的非中介感知。在人类进化的现阶段，这种感觉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怎样才能像通

过眼睛的奇妙组织或通过耳朵的声音的多样性来穿透多种颜色一样，穿透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的本性呢？我们在哪里找到这种感知人类本质的感觉？

它正是赋予我们欣赏艺术的感觉，艺术的感觉可以传递给我们在物质中闪耀的精神，并作为我们在艺术中欣赏的美而显现出来。在进化的当前阶段，这种艺术感觉让我们能够理解真正的人类的本质，以便它能够进入实际的生活领域。我非常清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听来，这种说法是多么自相矛盾。但是如果我有勇气去思考我们理解外在自然的概念和想法，如果我用我的全部人性去感受它们，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的想法，我的概念真的让我非常接近自然，那么我会感觉到，在那个边界上的某些东西正在把我从这些概念和想法的局限中拉出来，让我飞升到它们的艺术表达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在1894年，我在《精神活动的哲学》的序言中写下这样的话：“要完全理解人类，需要对思想的艺术欣赏，而不仅仅是对思想的抽象理解。”“一个真正的活力是需要做出飞跃，把我们用来理解自然的抽象概念转化为艺术展示。这是可能的。它要求知识被允许流入艺术，从而导致艺术感觉的发展。只要我们还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永远无法理解意识与物质之间的联系；但是当我们允许任何东西自然地思想领域流入艺术视野的时候，尺度就从我们的眼睛里落下。思想和概念领域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种艺术的视觉，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到的传播到人类的本质上，就像眼睛想象的颜色将色彩传播到植物或其他自然现象的表面上一样。正如眼睛的物质器官在构思色彩的过程中与自然界色彩现象的本质相融合一样，艺术感在内在与人的整体自然相生长。在我

们能够思考颜色之前，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眼睛看到颜色。同样，只有当我们通过这种艺术感官对人的本质有了一种洞察力之后，我们的抽象概念和观念才能完全包含它。

如果科学因此成为一门艺术，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所有知识，以及我们关于首先形成人类艺术图像的所有考虑，将不会变成灵魂中的一袋骨头；相反，我们将与我们自己对人类的概念和艺术观念融为一体，它们将流入和流经灵魂，就像血液和呼吸在身体中循环一样。当我们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正常运作，给我们一种健康和幸福的感觉时，某些东西会驻留在我们体内，就像我们的感觉一样充满生命。

然后，一种完整感包含了人类的整个本质，类似于关于我们身体组织的一般健康感；这种感觉将包括只有在艺术意识达到对生活在这里的人类的亲密思考时才有可能达到的东西，而不是缺乏根据的精神推测的崇高的人。

如果我们考虑这些知识最终会产生什么——就像我们的呼吸和血液循环一样，在它的每个方面不断地成为意志和活动——我们会发现这个扩展的隐喻进一步帮助我们；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比较，它不是从抽象中生长出来的。是什么让我们从整个体质中产生健康的感觉？这种普遍的健康感到底发生了什么，顺便说一句，这种感觉可能是非常微妙的？这是一种认识，即我，作为一个人，是如此有条理，以至于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站在世界上的健康的人。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意味着什么？

人类生命的皇冠，爱的力量表现在健康的人身上。最终，健康和所有健康的灵魂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充满爱的感觉，使我能够认识身边的人，因为我认识到自己身上

健康的人性。因此，从这个健康的人类的知识萌发了对我们的邻居的爱，我们承认他们是像我们一样。我们自己也存在於另一个人身上。这种关于人性的知识不会成为给技术人员的理论指导，然后技术人员机械地应用它；相反，它会成为一种直接的内在经验，立即进入实际生活。因为在它的转变过程中，它流入爱的力量，成为人类知识的一种活跃形式。如果作为教师和教育家，我通过我对一个人是什么的认识来认识一个孩子，那么对孩子的理解将在我不断展开的灵魂和精神上的爱中开花结果。我不再需要基于自然科学的例子和关于儿童发展的理论的指导。我所需要的就是体验人类的知识，就像我体验健康的呼吸和血液循环一样，这是我一般健康的基础。然后，正确的知识形式，正确的刺激和活跃，将成为一种教学艺术。

关于人类的这种知识必须变成什么？答案将在已经说过的内容中找到。我们必须允许人类的这种知识在爱的翅膀上飞向我们周围的一切，特别是飞向孩子们。我们对人类的认识必须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态度，在那里它以爱的形式活着。这是今天教学最重要的基础。教育必须被看作是一个人内心态度的问题，而不是想出各种计划的问题，例如如何避免只培养孩子的智力。当然，我们可以不断地重申这一原则，然后以一种彻底的智力方式来实现它，例如，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教师应该利用他们的智力思考方法来保护他们的学生不受知性主义的影响！不用说，我们的工作必须从老师们开始。我们必须鼓励他们不要完全依赖智力，因为智力本身从来没有艺术性。从教师开始，我们将根据我们对人类的知识，并以适合养育孩子的形式，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创造适当的条件。这将在教师和孩子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并将我们对人类的认识，通过爱的工

作，转化为正确的教育和培训。

自然科学本身并不能理解意识在身体组织中是如何工作的。因为它无法理解艺术体验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人类的知识使我们意识到意识是一个艺术家，它的材料就是人类的物质。只要人类的知识不是用艺术的感觉去追求的，无知的状态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人的意识是一个艺术家，创造性地与物质本身一起工作；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人的真实本性，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个体中的艺术创造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无知的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的知识不能是理论上的，而必须能够进入意志的领域。它将直接进入实际的生活领域，在那里感到宾至如归。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进化中的孩子，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个孩子，带着爱的翅膀来看这个孩子，我们将会看到和理解很多。我只想描述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儿童从玩耍过渡到工作的特殊阶段。所有的孩子都在玩耍。他们很自然地这样做。另一方面，成年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需要这样做的境地。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来描述玩耍中的儿童和工作中的成年人之间的区别：与成年人的活动相比，成年人的活动是必要的，儿童的玩耍与解放的内在力量相联系，赋予玩耍中的儿童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你只需要观察孩子们玩耍。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内心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不完全一致。为什么不呢？因为玩耍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解放（自由）的体验，使他们渴望从有机体中释放这种活动。自由，快乐，渴望被释放——这就是孩子游戏的特点。

那大人的工作呢？为什么它经常，如果不是通常，成为一个压迫性的负担？（这在将来会更加严重。）我们可以说，这个孩子是从一种解放的经历中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是从一种压抑的工作负担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工作负担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这种巨大的反差难道不会让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怎样才能儿童的自由游戏活动与成人工作日的繁重经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如果我们用我刚才提到的艺术理解跟随孩子的发展，我们就会在学校艺术扮演的角色中找到这样一座桥梁。如果作为一种教育工具运用得当，艺术将从孩子的解放游戏活动引导到成人工作阶段。在艺术的帮助下，这项工作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除非我们能摆脱工作的压迫性质，否则我们永远解决不了社会问题。除非孩子的玩耍和成年人繁重的日常工作之间的极性被正确的教育所平衡，否则劳动问题将会以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再次出现。

将艺术元素引入教育意味着什么？人们很容易对艺术活动产生误解，尤其是在学校。每个人都同意训练孩子的智力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念已经在现代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对训练智力漠不关心的情况不太可能蔓延。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道德教育，人们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人的尊严，人也不能被认为是完全发展的。总的来说，人们仍然有一种感觉，认为一个不道德的人不是完全的人类，而是残疾的，至少就人的灵魂和精神而言是如此。因此，一方面人们认为智力必须得到培养，另一方面，真正的人类尊严也必须在学校得到培养，包括神圣的责任感和人类美德的概念。但是，人类在充分的自由和爱中可以呈现出

什么，也就是艺术元素，却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一个人不断发展的童年时代，需要对人类的高度尊重和对人类非凡的爱；席勒就是这种情况，他的《关于人类审美教育》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信件就是基于这些品质。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对植根于德国文化的教育艺术元素的真正欣赏。我们可以从这些信件开始，精神科学将加深我们的理解。例如，看看孩子的游戏，看看它是如何流动的，仅仅因为它是孩子的天性是活跃的。看看孩子们是如何从他们的组织中解放出一些以游戏为形式的东西；他们的人性是由一些以游戏为形式的东西组成的。观察一下需要如何迫使我们去做那些不直接来自于我们整体人性的工作；它永远不能表达我们所有的人性。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理解人类从童年到成年的发展。

然而，有一件事我们永远不应该忽视；通常，当观察孩子们玩耍时，人们是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待的。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不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孩子应该在游戏中学习”这样的无聊劝告。”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教育孩子们工作只是玩耍，因为当他们长大了，他们就会把生活看成是一场游戏。任何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定只是用成年人的眼睛观察孩子们玩耍的情况，相信孩子们和成年人一样有着同样的玩耍态度。游戏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生活的调味品。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玩耍才是生活的真谛。孩子们对游戏绝对是认真的，他们游戏的严肃性是这项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只有认识到孩子游戏的认真本质，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活动。通过观察在游戏中，人类的本性如何完全认真地投入到对待外部事物的处理中，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与生俱来的能量、能力和玩耍的天赋进入艺术的渠道。这些仍然允许自由的内在活动，同时迫使儿童与外在材料作斗争，就像

我们在成人工作中所做的那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艺术活动是如何精确地使教育成为可能，从而使从事艺术活动的乐趣与玩耍的严肃性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儿童的性格。

特别是在儿童进入学校之后，直到九岁或十岁，一个人可以使用艺术元素，这必须不仅仅是在童话故事中玩耍；相反，无论教授什么科目，儿童内在的玩耍冲动，这是孩子们内在固有的组成部分，可以引导进入艺术活动。当孩子们进入一年级或二年级时，他们完全能够完成这种转变。不管六七岁的孩子在做什么模特、绘画或者学习音乐和诗歌时有多笨拙，如果老师知道如何用艺术渗透他们的课程，即使是小孩子，作为微型雕塑家或画家，也可以开始有这样的经验：人性并不止于指尖，也就是说，在皮肤的边缘，而是流向世界。当孩子们把他们的生命投入到处理粘土、木材或油漆的过程中时，他们就成长了。在这些与材料的相互作用中，孩子们成长了，学会了感知人类与世界的结构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孩子们学习音乐声音和色彩，或者学习木头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外面的世界成长。果让孩子们适当地接触到这些艺术活动——不管他们的第一次努力看起来多么笨拙——他们将从世界以这种方式接受的东西中获益匪浅。当音乐和诗歌被带给孩子们的时候，他们会体验到他们自身的音乐和诗歌元素。然后就好像天赐的礼物给了年轻的学生，使他们能够体验内在的第二个存在。通过音乐和诗歌的声音，就好像一个充满优雅的存在正在通过音乐和诗歌的声音下沉到我们中间，使我们甚至在童年时期就意识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生命，它已经从精神的高度来抓住我们狭隘的人性。

如果一个人用艺术家的眼光和头脑这样对待孩子，并用

感性的和艺术的方式教他们，他们的反应将揭示出老师必须努力培养的品质，不管孩子们在使用色彩、声音或其他艺术媒介时的第一次努力有多么笨拙。

一个人学会亲密地了解孩子，包括他们的天赋和局限；观察雕塑的艺术元素，因为它从小手中流动，生活在同理心与孩子，一个人学会认识到力量，孩子引导每一点注意力和力量到精神世界，然后把它带回到物质世界的感官。一个人学会了了解孩子与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的整个关系。如果把音乐和诗歌带给孩子们，作为一个老师，人们就会瞥见他们潜在的力量，准备在以后的生活中发展。

我们让孩子们与造型艺术、优律诗美和音乐艺术紧密接触，并将优律诗美的动作带入他们的身体，通过优律诗美的动作唤醒语言的抽象元素，我们在人类身上创造了一种精神化的音乐和诗歌元素与精神渗透的造型和绘画的物质元素之间的内在和谐。人类的意识，在精神上被照亮，在灵魂上和艺术上编织进入人类身体的物质部分。一个人通过唤醒孩子们的精神和灵魂来学习教育，以这样一种方式，教育变得健康渗透，刺激生命的成长和力量。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美丽而又意味深长的希腊短语。古希腊人把斐迪亚斯的宙斯雕像称为“治愈魔法”。真正的艺术不仅能够抓住灵魂和精神，而且能够促进健康和成长。真正的艺术总是有治愈的力量。

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如果对艺术有适当的热爱，并且对人性有必要的尊重，他们总是能够将艺术元素作为一种神奇的疗愈方法植入他们的所有教学中。然后，培养智力，这是学校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及宗教教学和培养心灵力量，将渗透着一个与人类自由和人类爱密不可分元素。

如果教师本身感到与艺术元素有很强的联系，并吸引学生的艺术欣赏，如果他们在课堂上创造一种艺术氛围，适当的教学方法和人的影响就会渗透到教育的所有其他方面。那么他们就不会把艺术元素“保存”给其他学科，而是让它流动并渗透到他们所有的教学中。态度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主要的科目——这个科目将训练智力，这个科目将训练感情和责任感，而在那边，或多或少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分开的是艺术课。相反，只有当所有的教学都安排得恰到好处，使学生的灵魂在适当的时候感到对艺术的需要，艺术本身也必须得到培养，使学生在艺术活动中感到需要理性地理解并尽职尽责地专注于他们认为美丽、真正自由、因而也是人类的事物。这是为了说明艺术如何能够渗透到整个教育领域，如何能够照亮和温暖整个教育学和说教领域的教育。艺术和审美意识将人的知识置于纯粹精神知识和外在感官知识的交汇处。它还有助于引导我们最美丽地进入教育的实践层面。

通过我所概述的教学艺术，那些热爱艺术并尊重人性的人将在学校生活中给予艺术适当的位置。他们将从对人性的感受出发，通过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浓缩成教学态度和教学生活。他们不会忽视精神层面，也不会忽视那些与物质世界联系更紧密的方面。如果艺术在学校生活中占有适当的位置，它也会激发学生正确的体育锻炼方法，因为无论在生活中何处应用艺术，它都会为人打开内在发展所必需的精神之光。由于艺术的本质，它可以被精神之光所渗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就会保留这种光。然后，无论在哪里艺术辐射，它渗透到任何它接触到的光与它从精神太阳接受。它也用光渗透物质，因此，它可以表达灵魂的光芒，向外发光发亮。艺术本身可以收集宇宙之光。它也可以用耀眼的光芒渗透所有尘世和物质。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可以把精神世界的秘密带进学校，给孩子灵魂和精神之

光；后者将允许孩子进入生活，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经历工作只是一种消极和压抑的负担，因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工作可以逐渐摆脱它的负担。通过适当地将艺术引入学校，社会生活可以同时变得丰富和自由，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

明天，当我谈到道德和伦理态度在教育中的地位时，我将谈到其他方面。今天我只想展示学校所需要的精神可以通过艺术神奇地产生。如果处理得当，这种充满光的艺术可以在儿童身上产生光辉，使灵魂融入物质身，从而融入世界，为人的整个未来生活。

第4讲 教育与道德生活

斯图加特——1923年3月26日

每一个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无论其程度如何，都肯定会认为道德方面是整个教育领域中最重要方面之一。同时，人们意识到，正是这个方面是最微妙和最难处理的，因为它涉及到教育的最私密领域。

我已经强调过，教育实践需要建立在对人的真正认识和洞察之上。我昨晚尝试描述的理解力、感知力和观察力将提供训练儿童认知能力所必需的知识。实际上，人的知识，在精神科学的支持下，将使一个人或多或少能够达到儿童的认知能力。一个人将能找到找到孩子之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希望吸引昨天描述的孩子的艺术接受度，这同样重要，就有必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每个孩子各自了解各种孩子对世界表达自己的艺术理解方式。在道德教育方面，

必须牢记一个人所有敏锐的观察技能和所有亲密的心理兴趣，以便教师所有关于人和自然的知识能够为每个孩子个别带来的东西服务。为了在道德上接触到孩子，唯一的选择是在个人的基础上接近每个孩子。然而，在道德教育方面，还有一个困难需要克服，那就是个人的道德感只有通过充分的内在自由和充分的内在合作才能得到唤起。

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进行道德教育，这样，当学生晚些时间过了正规教育的年龄时，他们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感到自由。教师永远不能做的是把他们自己品牌的道德遗产或任何源于个人对道德领域的同情或反感的東西传授给学生。我们决不能试图在年轻人进入生活的过程中将我们自己的道德准则交给他们，因为当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道德冲动时，这些准则将使他们失去自由。我们必须尊重和承认年轻人完全的内在自由，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这种尊重和宽容确实需要教育者的大量无私，以及放弃任何自我利益。也不像所有其他主题那样，没有机会把道德本身当作一个主题来对待；因此，它将是非常徒劳的。道德因素必须被允许渗透到一个人的所有教学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地创造自己的知识，并将我们带给学生的知识注入精神科学，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样的知识，通过打开每个孩子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道德领域。理想情况下，道德教育应该从新生儿的第一次呼吸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必须要做的。伟大的教育家让·保罗(不幸的是，人们对他的认识太少)说，一个孩子在生命的头三年学到的价值要比在大学三年学到的更多。如果这些词更多地用于教育的道德方面，而

不是用于认知和审美领域，它们可以改写如下：成人教育者如何围绕儿童行事在儿童的头几年特别重要，直到大约换牙——也就是直到我们接收儿童进入我们的学校。

第一个生命期真的需要仔细研究。那些已经走上真正了解人类的道路的人，将需要考虑第一生命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乍一看，它们似乎与道德方面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们仍然阐明了孩子未来的整个道德生活，直到死亡的临界点。在孩子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道德与自然紧密相连。事实上，粗糙的心理学很难注意到后期道德发展和孩子最初几年的自然发展之间的联系。儿童发展的三个阶段通常不够重要，但它们或多或少决定了儿童成为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的整个方式。第一种，当孩子出生于类似动物的存在，但在人类领域，通常被称为“学习走路”。在学习走路的过程中，儿童有可能将整个运动系统置于世界之中——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四肢进行的所有潜在运动的总和，从而达到某种平衡。第二阶段，当孩子在整个人生过程中获得某些东西时，就是“学习说话”。它是儿童融入人类环境的力量，而通过学习走路，儿童学会通过一整套动作系统融入整个世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人类灵魂的无意识深处。第三个要素是“学会思考”。尽管在第一生命阶段，孩子的思维模糊而幼稚，但是通过学习说话，孩子逐渐发展了形成心理图像的能力，尽管起初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

我们可能会问：孩子是如何获得行走、说话和思考这三种能力，直到第一个生命周期结束时出现恒牙的？答案起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我们深入理解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本性的巨大光明。我们发现，在第一个生命阶段，随着牙齿的变化而结束，孩子本质上是一个在完全无意识

状态下模仿的存在，通过模仿和试错找到与世界的关系。直到七岁，孩子们才完全接受来自环境的影响。可以进行以下比较：我吸入空气中的氧气，这是我周围环境的一部分，在下一刻，我的身体本性与之结合，从而将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变成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它在我体内工作、生活和交织。同样地，随着每一次吸气，七岁以下的儿童将外部影响带入他们的“内在灵魂呼吸”，通过结合来自他们周围的每一个手势，面部表情，行为，语言，甚至每一个想法。就像我周围的氧气在我的肺里搏动，我的呼吸器具和血液循环，所以周围的一切都在小孩子的身体里搏动。

这个真理需要站在灵魂的眼前，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而是真正的心理影响。当一个人充分意识到孩子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时，就会产生显著的后果。我将会发现这个小孩子的灵魂是如何令人惊讶地回荡着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想法，这个想法可能只是对我的面部表情产生了短暂而微小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我可能已经放慢或加快了我的动作，无论多么细微。令人惊讶的是，隐藏在成年人灵魂深处的小细节是如何延伸到儿童的灵魂深处的；儿童的生命是如何被吸引到周围的物理事件中去的，而且还被吸引到灵魂和精神环境中去的。如果我们对生活中的这个事实变得敏感，我们就不会允许自己在年幼的孩子身边有哪怕一个不纯洁、不贞洁或不道德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通过孩子们模仿周围一切事物的天然能力，对他们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对这个事实的感觉和它所产生的态度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教育者。

成年人在孩子身边留下的印象在孩子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这种印记是无意识的，就像蜡中的印记一样；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道德品格的形象。在孩子的父

亲身上表现出的生活的能量和勇气，以及父亲在各种生活情境中的表现，这些都会深深地印入孩子的灵魂，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继续他们的存在，尽管这种方式微妙而亲密。父亲的能量会激励孩子的整个组织。母亲的仁慈、善良和爱，就像一个无形的茧，围绕着孩子，将无意识地渗透到孩子的内心，使其具有道德接受性，对伦理和道德问题具有开放性和兴趣。

确定儿童组织中力量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对现代人来说可能听起来不太可能和自相矛盾，但在幼儿中，这些力量主要来自神经和感觉系统。由于儿童的观察和感知能力是无意识的，人们不会注意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印象如何强烈和深入地进入其组织，而不是通过各种特定的感官，而是通过儿童的一般“感官存在”。众所周知，大脑和神经的形成是由牙齿的变化完成的。在头七年里，儿童的神经和感觉组织在可塑性方面可以与软蜡相比。在这段时间里，孩子不仅能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得最好和最亲密的印象，而且，通过神经和感觉系统中能量的运作，所获得的一切都无意识地辐射并流入血液循环，流入呼吸过程的坚定和可靠，流入组织的生长，流入肌肉和骨骼的形成。通过神经和感觉系统，孩子的身体就像是周围环境的印记，特别是周围环境固有的道德。当我们在更换牙齿的时候接收孩子上学时，就好像我们在肌肉和组织的形成过程中，甚至在呼吸和血液循环的节奏中，在消化系统的节奏中，在它的可靠性或趋向于迟钝的趋势中，都接收到了一个印记；简而言之，在孩子的身体构造中，我们发现了头七年所接受的道德印象的影响。

今天我们学习人类学和心理学。人智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对人的物质身的抽象观察，而心理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对人的灵魂和精神作为独立于物质身的实体的抽象观察。缺少

的是人智学的视角，它将人——身体、灵魂和精神——视为一个统一体；这种视角无处不在，显示了精神如何以及在哪里流入物质，将其力量发送到物质对应物中。我们这个唯物主义时代的奇特之处在于，唯物主义无法识别物质的本质。唯物主义认为它可以完全从外部观察物质。但是只有当一个人能够看到灵魂和精神的过程是如何无处不在，并将它们的力量放射到物质的过程中，他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物质。通过精神知识，一个人学会了解物质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人们可以这样回答“什么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唯物主义是一种不理解物质的世界观。”

甚至在细节方面也可以跟进。如果一个人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把身体、灵魂和精神看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人类的本质，那么在肌肉和组织的形成和呼吸过程中，他也会认识到儿童在头七年里适应的环境中所固有的道德勇气。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温暖他们的道德爱，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以和谐的道德态度的形式存在，而且还可以看到不和谐的道德态度和缺乏爱的环境所造成的后果。在这里，一个有洞察力的教育者不禁感到，当学校接收到孩子时，他们已经从道德观点形成了——这种洞察力如果被认真对待，本身就可能产生一种悲剧情绪。鉴于我们这个时代艰难、无序和混乱的社会状况，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如果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能得到照顾，似乎更为可取。因为如果一个人知道人类是出于一种敏感和高雅的心理，那么他就会意识到，当孩子失去第一颗牙齿的时候，道德倾向是多么严重。另一方面，这同样的心理洞察力提供了确定儿童特定道德倾向和需求的可能性。

孩子们吸收环境印象，特别是那些道德印象，就像在梦

中一样。这些梦会继续影响孩子们内心最深处的身体组织。如果孩子们无意识地经历并感知到勇气、道德善良、贞洁和真理感，这些品质将在他们心中永存。这些品质的存在将是这样的，在第二生命期间，到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这些品质仍然可以被调动。

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假设一个孩子的早期是在一个有利于内向的环境中度过的。如果一个孩子看到周围的环境缺乏勇气，甚至是彻头彻尾的懦弱，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如果一个孩子在环境中看到了选择退出生活的倾向，目睹了对生活的不满或沮丧，可以说，孩子内在的某些东西会引起持续被压抑的苍白的印象。如果教育者没有足够的洞察力来观察这些症状，就会发现孩子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缺乏活力、懦弱和怀疑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已经在周围环境中出现了。在某些方面，即使是孩子也会表现出这些特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最初的七年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独特的性格倾向，而现在，我们可以在教育上抓住这一点，并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加以引导。可以引导儿童天生的胆怯、缺乏勇气、害羞或胆怯，使这些内在的力量变成审慎和适当判断情况的能力；这就假定教师利用课堂机会介绍适合儿童年龄和理解力的审慎和正确判断的例子。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个孩子目睹了周围令人厌恶的场景，这个孩子在内心深处感到恐惧。孩子会以性格倾向的形式将这些经历带入学校生活，甚至影响身体组织。如果这种特质没有被注意到，它将继续根据儿童以前从环境中吸收的东西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对人性的真正洞察表明如何重新定位这些消极的特征，后者可以转化为纯洁的品质和高尚的谦虚感。

这些具体例子表明，虽然儿童在入学时——甚至在身体结构上——留下了早期环境中所见到的道德态度的印记，但儿童因此吸收的力量可以以最多多样化的方式重新定向。

在学校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通过真正的、亲密的和实际的心理学意识来纠正不平衡的性格，这种心理学意识可以由注意到学生性格、意志和心理的各种倾向的教育者来培养。通过对孩子天性的关注，老师可以将早期环境产生的不健康或有害影响转移到积极的渠道。因为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考虑到教师的洞察力和愿意的能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什么是如此消极或邪恶的道德倾向，以至于孩子不能变得更好。

当代社会极少信任伦理和道德力量的作用。人们根本不知道道德力量如何强烈地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也不知道通过适当和健康的教育实践可以改善和纠正身体虚弱。但是，假设我们知道，例如，如果一个孩子的一个特征没有得到纠正，以后可能会变成暴力，而且可以改变，使同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成年人，迅速而准备好应对生活中的任务——假设一个亲密而实用的心理学教会了我们这些东西，那么下面的问题就会出现：我们如何指导儿童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为了理解答案，我们必须再次回顾幼儿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孩子的心理想象和思维能力还会继续发展。人们不会注意到一个突然的变化——也许最多是随着牙齿的变化，这种与记忆相关的心理意象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形

式。但人们会注意到，在语言中所显示的与呼吸和节奏系统密切相关的灵魂和身体力量，会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岁月里重新出现，发生蜕变。与语言领域的最初关系是通过儿童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学习说话而建立起来的。这里的语言不仅仅包括语言本身在这个词的限定意义中，因为整个人类、身体、灵魂和精神都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整个人类三重性的一种症状。

然而，大约在7岁到14岁之间，这种与语言的关系在孩子身上变得突出，其方式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在这一点上，一切与灵魂有关的东西，通过语言的媒介向外表达，将达到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的确，这些事情大多发生在无意识中，但它们仍然对孩子的整个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孩子7岁到14岁之间，他们会纠结于语言中存在的东西，以及他或她是否应该说一种以上的语言，即所有的语言。孩子对这种挣扎知之甚少，因为它始终处于无意识状态。这种挣扎的本质是由于节奏系统发出的声音与学生的思想、感受和意志冲动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一生命时期，我们试图进化的是青少年通过语言对自我的掌控。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学生在课堂上讲话和使用语言时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的细微差别。我已经提出的观察学生道德环境的一般方向，现在从他们的声调中，从他们讲话的声音中，如果我们足够敏感，能够察觉到的话，能够反馈给我们。通过孩子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所说的他们的基本道德品质。通过我们对待语言的方式，通过学生在课堂上讲话的方式，每小时，甚至每一分钟，我们作为老师被给予机会，引导我们通过讲话所揭示的东西，进入我们认为适当和正确的渠道。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训练在初等教育的年龄，直到牙齿的变化，什么东西是

挣扎成为语言，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发生在小学时代的成长和发展的真正原则。在换牙的最初几年里，一切都遵循模仿的原则。在这个阶段，人是一个模仿者。在第二个生命阶段，从第二个牙齿直到青春期，孩子注定要屈服于我所说的老师的权威。作为《作为精神道路的直觉思维》一书的作者，你很难指望我为权威本身的原则辩护。

但在孩子换牙和青春期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不言而喻的权威原则，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孩子的本性需要能够仰望来自成年人的权威。

非常小的孩子会无意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人们几乎可以说，一个孩子在最初的七年里吸入了环境的全部特征。接下来的七年不是在环境中呼吸，而是倾听环境的声音。这个词及其意义现在成为主要的动机。作为一个简单的人性问题，这个词成为了指导原则。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教育者的介入学会了解世界和宇宙。任何通过老师作为权威的口中传达给学生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代表着真理。他们通过手势、一般行为以及周围的语言来观察美。善是通过权威者产生的同情和反感而体验到的。

这几个词给出了在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的年龄段的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向。如果我们试图赋予孩子抽象的道德价值观，我们会遇到内心的怨恨，不是因为孩子的任何固有缺点，而是因为一个自然的反应。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可以为孩子创造道德图片，也许从动物王国，让动物出现象征性的道德，并可能扩展这种方法包括所有的自然，那么我们可以为孩子的利益而工作，特别是在生命的第七年、第八年和第九年。如果我们从自己的想象中创造出生动、

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允许我们自己对他们行为的赞同或不赞同贯穿于我们的描述之中，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同情和厌恶在孩子们身上成长为明确的感受，从而引导他们对善恶作出更普遍的道德判断，那么我们对世界的描述就会培养出基于感知和情感的适合年龄的道德判断。但这种呈现世界的特殊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在最初的几年里，孩子从直接的感知中学习。当我们到了小学年龄，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为了加强导致道德判断的道德感，必须通过那些权威人士的媒介。现在，教师和教育者必须站在孩子面前，作为世界秩序的代表。孩子与老师见面是为了接受老师描绘的世界图景，这些图景被老师的同情和厌恶所渲染。通过孩子们遇到老师的感觉，通过本能的生活，孩子们自己必须找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学生必须通过教育者的中介来接受世界。由于老师对世界的诠释，孩子们能够与世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他们感到很幸福。

那些有幸在童年时期与老师保持这种关系的人，在他们的余生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些说孩子们应该从智力上学习，并通过他们自己的观察，不受权威的影响的人，说起话来就像赤裸裸的业余爱好者；因为我们教育孩子不仅仅是为了照顾他们的那些年，而是为了使他们的一生受益。不同的生命周期，直到死亡的临界点，以非常有趣的方式相互关联。

如果因为老师天生的权威，学生曾经接受了他们尚未完全理解的主题，因为智力的掌握属于后期发展阶段，如果过早强制执行，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如果他们纯粹出于对老师的爱而接受了某些东西，那么这些内容仍然深深地保留在他们的灵魂中。也许在三十五岁或四十岁，甚至更晚

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谈到以下奇怪的经历：只有现在，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快乐、痛苦和失望之后，只有现在我才看到我在八岁时出于对老师权威的尊重所接受的东西的光芒。这种意义现在重新浮出水面，与同时发生的许多生活经历和开阔的视野交织在一起。这样的经历对以后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一个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这样的事件甚至在老年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活力。教育获得了新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将童年经验扩大到老年人会带来新的生活刺激：我们的教育不仅是为了满足儿童在学校的短期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满足整个生活的需要。植入孩子灵魂的种子必须和孩子一起成长。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所教授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能够进一步成长。没有什么比我们迂腐地坚持让孩子学习僵硬的、轮廓鲜明的概念更糟糕的了。我们可以把这种方法与强迫孩子的纤细的双手戴上铁手套来阻止他们成长的方法相比较。我们不能给孩子一个固定的或完整的定义，而是给他一个能够扩展和成长的概念。孩子的灵魂需要装备一些种子，这些种子可以在未来的整个生命中继续成长。为了让这种成长发生，仅仅在教学中应用某些原则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与孩子相处。

对于教育的道德和伦理方面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对于7至14岁的孩子来说，只有通过说明固有道德要素的口头图片所唤起的感受，才能对他们的道德判断作出反应。在这个年龄段，重要的是孩子应该对道德感到同情，对不道德的人产生离斥感。给孩子道德上的警告是违背他们的本性的，因为他们不能穿透孩子的灵魂。整个未来的道德发展取决于那些通过形成同情心而转化为道德判断的事物。一个单一的事实将表明，在道德发展方面，教师与孩子的正确关系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能够以一种有辨别力但实用的心理学意识来教育孩子，那么他就会注意

到，在九岁或十岁左右的某个时候(确切的年龄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会有所不同)，孩子与世界的关系——一种可以培养的同情和反感的结果——将会使他们忘记自己。尽管有一定的“身体自我主义”(给它一个名字)，孩子仍然会完全开放的环境影响。正如教师在对九岁或十岁的孩子进行实物教学时，需要对孩子的发展阶段有清晰的认识一样，这种认识在德育方面尤为重要。如果充分注意学生身上出现的更多个性特征，就可以在这个年龄段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认识到孩子特别需要老师的帮助。有时候，孩子说的几句话就像是在求助。对于一个有洞察力的老师来说，它们可能是合适的信号，他们现在必须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帮助孩子度过难关。因为孩子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阶段，一切都可能依靠老师说的几句话来重新建立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正确关系。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通过与语言的较量，年轻人第一次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世界是有区别的。”(这与前七年不同，当时孩子在不知不觉中第一次学会称自己为“我”。)这个孩子现在强烈要求对于身体、灵魂和精神面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定位。这种觉知发生在第九年和第十年之间。同样，无意识地，孩子在各种看似无关的情感、感受和意志冲动的形式上有着的非凡的体验，而这些情感、感受和意志冲动与孩子的行为没有外在联系。

经验是：“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老师，作为权威，他为我打开了世界。我通过这种权威的媒介观察这个世界。但这个权威对我来说合适吗？我对世界的看法正确吗？”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这种想法是有意识的。所有这一切都巧妙地发生在孩子的感情领域。然而，这一次决定了孩子是否能够感到持续信任教师的权威，以确保健康发展，直到青春期开始。这种经历会导致孩子内心的不安和紧张。老师必须

找到合适的词语来维护孩子持续的信心和信任。因为随着这种信任的巩固，孩子的道德品质也得到巩固。一开始，它只是潜藏在孩子身上；现在，它在内心变得更加稳固，孩子获得了内在的坚定。正如我前面所描述的，孩子们抓住了，直接进入物质有机体的东西，他们迄今为止认为这是他们个人自我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部分。

当代生理学，一方面是人类学，另一方面是抽象心理学，对最基本的事实一无所知。可以说，直到第二个牙列，所有的有机构造和功能都来自于神经和感觉系统。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孩子的身体健康或虚弱取决于节律系统的良好运作，取决于呼吸和血液循环。在9岁到10岁生日之间，以前仍然主要固定在呼吸，在机体的上部，基本上转移到血液循环；这是1到4的奇妙数字关系正在发展的时候，大约18次呼吸和每分钟72次脉搏跳动。呼吸和血液循环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然而，这只是儿童灵魂深处过程的外在表现，加强教师和儿童之间的信任必须成为这些过程的一部分，因为通过这种信任，儿童内在的巩固也发生了。

如果人们想谈论道德教育以及教育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那么生理发展和道德发展之间的这些相互作用就必须被详细描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是否意识到孩子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刻，将决定我是否对一个人的余生产生有益或有害的影响。

作为比较，我想说明在这个阶段所做的事情是如何继续影响我们的余生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有些人，当他们变老的时候，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有这样的人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人和别人在一起时甚至不需要

多说什么。他们的存在足以给他们周围的人带来所谓的“祝福的气氛”。一种恩典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带来一种轻松和平衡的气氛。如果一个人有耐心 and 精力去追溯这种天赋的起源，他就会发现它是从童年时期通过对负责人的权威深深的尊重而形成的一粒种子发展而来的。人们也可以这样描述它：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道德判断力被逐渐达到宗教经验水平的崇敬感所增强。如果一个孩子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经历了对某些人的敬畏之情，敬畏之情甚至带有真正的宗教情感，将道德情感提升到虔诚之光中，在真诚的祈祷中表达出来，那么从这个孩子般的祈祷中，就会生长出老年祝福的礼物，向人类同胞散发恩典的礼物。使用图画语言，人们可以说：童年时学会祈祷的手，在老年时就有赐福的天赋。这些话虽然具有象征意义和图画意义，但却符合这样一个事实，即童年时期种下的种子可以产生直到生命终结的效果。

现在，举一个例子，人类生活的各个阶段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在道德领域的一个例子，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孩子在思考过程中形成心理形象的能力是沿着一条连续的线发展的。只有记忆在换牙之后才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颠倒的。在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年轻人与语言发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可以通过给孩子带来语言中固有的语法和逻辑来得到适当的服务。一个人可以处理几乎每一个方面的语言，如果，而不是鲁莽地意识到童年早期语言的无意识元素，人们以一种考虑孩子的方式进行这种翻译。

但是第三种关系是什么呢？小孩子在学会走路之后，创造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的个体平衡？大多数人对孩子第一次尝试使用腿的理解是纯粹的外在和机械的。例如，人们通常不知道，我们的空间想象能力和数学形象能力是我们四肢潜在运动进入智力领域的向上投射；在这种投射中，头部作为心理活动体验我们四肢所经历的运动。人类深藏的灵魂元素尤其存在于这个运动系统中，这是一个与外部物质力量相联系的深层灵魂元素。

在用手和膝盖爬行之后，孩子采取垂直的姿势，垂直地提起身体轴线，在动物的情况下，身体轴线仍然与地球表面平行。儿童的这种正直的成就是人类意志力的道德潜能的物理表达，它使人类超越了动物的水平。

有一天，一个全面的生理学，同时也是人智学，将学会理解道德力量以孩子在空间中进行身体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儿童通过采取直立姿势从而摆脱使动物的脊柱与地球表面平行的力量所取得的成就，儿童通过在太空中上升到一种平衡状态所取得的成就，是其意志能量的道德本质

的物理表达。正是这种成就使人类个体成为一种道德存在。

反对意见可能会提出，在睡眠期间，人类脊柱的位置也与地球表面平行。然而，我在这里说的是一般的人类组织，以及空间维度被组织成人类的方式。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准确评估，在这个直立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人类道德的物理表达，这使得人类的面容可以自由地凝视这个世界。

让我来比较一下在孩子身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和自然界中的某种现象。在旧奥地利的南部地区(现在是意大利的一部分)，有一条名为 pok 的河流，它的源头在山里。突然间，这条河消失了，完全消失在视线之外，之后又浮出水面。第二条河流没有自己的源头，但在它重新出现后，人们称之为 Unz。Unz 再次消失，并以一条叫 Laibach 的河的形式重新出现。换句话说，这条河在其旅程的一部分，是在地球深处流动的，而且是看不见的。同样，儿童在早期从周围环境中吸收的东西，在儿童时期的睡眠中不会被察觉。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当儿童无意识地屈服于环境中固有的道德力量时，儿童获得了直立使用四肢的能力，从而摆脱了动物性。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孩子在这项新获得的技能中投入的东西并不明显，而是作为道德判断的自由重新出现，作为人类道德意志领域的自由。如果老师在小学阶段培养了孩子们正确的道德同情心和反感情绪——但又不会过于苛刻——那么，在青春期之前，意志最重要的方面就可以继续它们的“地下存在”。孩子的个人意志建立在内在自由的基础上，最终将完全成为人类责任感的一部分，并在青春期后重新出现，这样年轻人就可以被当作一个自由的人来接受。如果教育者没有下达禁令，而是在学生的感情包袱中植入同情和反感，但又不侵犯现在出现的道德意志，那么年轻人就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转变同情和

反感的天赋。青春期过后，年轻人可以将别人给予的东西转化为道德冲动，而这种冲动现在可以自由地从个性中产生。

出于对人类真正的同情心，这就是如何发展，在每个年龄和阶段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七至十四岁之间这样做得当，允许道德判断在学生的感受生活中成熟，那么在权威的支持下适当地给予儿童的东西将淹没在人类自由意志的领域中。只有在道德同情和厌恶的培养中得到适当的引导，人类才能获得自由。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进行道德教育，那么他就站在学生一边，这样他就只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动力。一个人给予他们他们无意识的要求，然后只够他们在适当的年龄对自己负责，没有任何风险或危险的自己。

我在今天会议开始时提请大家注意的道德教育的困难就这样解决了。一个人必须与自己的学生并肩工作，无私而客观。换句话说，目标应该是永远不要在学生的心理构成中留下自己品牌的道德遗迹；相反，应该努力允许他们对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正确或错误的事情产生自己的同情和反感。这种方法将使他们能够正确地成长为道德冲动，并在适当的年龄给他们一种自由的感觉。

关键是站在孩子身边的基础上，亲密的知识和艺术的心理学，这既是一种艺术的生活和精神努力的艺术。这不仅对艺术有益，而且对道德教育也有益。但是一个人应该对人有应有的尊重，并且能够正确地评估一个孩子的人类潜力。那么一个人的教育将成为一种道德教育，这意味着对道德和教育问题的最高要求，最高要求包含在以下答案中：教育和道德之间的正确关系存在于一种道德教育学中，在

这种道德教育学中，整个教育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教育艺术所固有的道德是道德教育学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一般适用于教育，但在一个可以理解和正当的青年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这是最贴近我们心灵的。我不会试图用几句话来恰当地描述这场青年运动。对于在座的许多人来说，我已经在许多其他地方这样做了。但我愿表示我的信念，如果老一代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知道如何在这里概述的教育艺术的基础上满足年轻一代的道德冲动，现代青年的这个问题将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因为最后，年轻人并不想孤立无援，他们真的想和老一辈人合作。但是这种合作需要发生，这样他们从长辈那里得到的东西就不同于他们自己能够带来的东西，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他们需要能够把它看作是他们灵魂所需要的东西，而长辈能够给予的东西。

当代社会生活为年轻一代的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我将这样描述：人们常说，老年人应该保留他们以前的年轻力量，以便与年轻人相处得更好。今天(现在的公司，一如既往地，排除)，老一代显得过于年轻，因为他们的成员已经忘记了如何正确地变老。他们的灵魂和精神不再知道如何适应他们改变了的身体。他们把年轻时做的事情带进衰老的身体，但人类的衣服不再适合了。如果现在老年人和年轻人相遇，随之而来的缺乏理解并不是因为年老而引起的，而是相反的，因为老年人没有适当地变老，因此，对年轻人没有多大帮助。年轻人希望老年人适当地变老，而不要显得幼稚。当今天的年轻人遇到他们的长辈时，他们发现他们和自己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尽管老年人在生活中学到了更多东西，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更深刻地理解生活，变得更聪明。年轻人认为老年人没有利用他

们的年龄变得成熟，他们一直保持着和年轻人一样的人类水平。年轻人期望老年人以正确的方式变老。

为了使这一概念适当地进入社会生活，需要一种实用的教育艺术，确保在教育中播下的种子在成熟的晚年结出果实，正如我在各种例子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必须能够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展开适当的生命力。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变老。当老年人懂得如何正确地变老时，他们内心充满了新鲜感，而如果他们已经变得灰白和皱纹，同时仍然幼稚地不成熟，他们就不能给予年轻人后者所没有的东西。这为我们了解现状提供了一些线索。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这些事情。基本上，那些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的人，对所涉及的问题是相当无辜的。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密切关注我们当代的教育，特别是教育中的道德因素，来解决这个最重要和最热门的人类问题。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整个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与之妥协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做到，人的道德教育是一切教育和教学的皇冠。在《浮士德》中，歌德把下面这些奇怪的话放进了造物主——上帝的嘴里：

好人，在最黑暗的偏差中，仍然有正确的道路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歌德让上帝亲口说出这些话，但迂腐的思想还是忍不住对它们吹毛求疵。他们说，“‘好人，在最黑暗的偏差中……是有意识的。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最黑暗的偏差纯粹是出于本能，当然不是有意识的。他怎么能在《浮士德》里写下这样的话呢？’对于博学的野蛮人来说就是这样。嗯，我相信歌德很清楚他在这句话里写了什么。他想表达的观点是，对于那些不带偏见

地看待道德生活的人来说，道德是与人类最黑暗的深处相联系的，在这个领域中，一个人接近了人类最困难的领域。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亲眼看到了在实践教育中处理道德问题的困难。在这些领域，我们会遇到人类最黑暗的领域。歌德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也认识到，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只有通过精神之光最亮的光芒才能实现的目标，必须在灵魂最黑暗的深处实现。我愿意认为歌德的话奉献了教育的道德方面，因为他们真正说的是什​​么？它们表达了生活的深刻真理，我希望将所有关于道德教育意义的言论浓缩进去。

因此，我将以歌德的意义来总结我今天为你们概述的话，总结如下：如果你想进入知识的土地，你必须遵循白天的灵光。你必须努力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如果你希望找到通往艺术之地的道路，你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即使不是通向太阳本身耀眼的光芒，至少也要进入精神之光辐射到世界上的彩色光芒之中。因为在这种光中，只有在这种光中，一切都变成了艺术。

然而，如果在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之前，我必须首先朝着这两个目标努力，那就太可悲了。为了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人类最内在的核心必须深入到最深处，因为那里需要正确的方向。

And the following must be said too: True, in our search for knowledge, we must work our way toward the light,

我们也必须这样说：诚然，在我们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朝着光明的方向努力，而对艺术的追求则意味着努力走向丰富多彩的阳光；但同样真实的是，在道德生活中，找到正确方向的人可以是一个没有光明的好人，也可以是一个没有光明的好人，可以在生活的所有黑暗和晦涩中成

为一个好人。如果作为“好人”，一个人“仍然意识到正确的道路”，那么他就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穿越所有现存的黑暗，进入光明，进入世界上所有五彩缤纷的光明。

第5讲 华德福学校优律诗美的表演介绍

斯图加特 1923年3月27日

作为优律诗美艺术的补充，我们很高兴在前面向你们介绍，我今天将谈论它的教学方面。这门学科已经成为 Waldorf 教育学的一个既定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前，当我的任务是证明将优律诗美列为我们课程的必修科目是合理的时候，用“灵魂充沛、精神饱满的体操形式”来形容它似乎是恰当的。然而，我希望从一开始就强调，就传统体操而言，这句话绝不能被视为贬义。它起源于缺乏一个健身房，这最初阻止了我们赋予体操在课程中应有的地位，除了优律诗美。现在我们有幸拥有一个健身房，体操也是一门必修课。

我不赞同当代一位非常著名的生理学家在听了我在学校优律诗美表演之前经常做的介绍之后曾经对我表达过的观点。我曾经说过，优律诗美应该是一种充满灵魂和精神的体操形式，与更多以身体为中心的传统体操一起练习，传统体操也有其应有的地位。后来，这位著名的生理学家来找我，说：“你宣称体操，以今天的练习方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告诉你，这完全是野蛮行径！”也许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它们暗示着这整个体操主题应该被重新审视，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物质主义态度的牺牲品。然而，这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关键在于，正如我们学校所教授的那样，体操涉及人体机体的身体运动和努力，它使人体相对于外部世界处于一个平衡的位置。体操的目的是使人体通过其血液循环系统和潜在的身体运动，找到与外部空间的适当关系，外部空间有其自身的形式和内部

动力。体操主要涉及人体内部动力学、人体运动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对外部空间动力学的适应。体操将在学校课程中找到适当和合理的位置，如果人们能够在独立运动和使用器械的运动中找到适当的方向，进入世界动力学，也被视为人类动力学，因为人类是宏观世界中的微观世界。

另一方面，优律诗美作为一门儿童教育学科，则有着很大的不同。优律诗美更多地属于人类组织的内部领域。它可以被看作是对体操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优律诗美中，人们更多的是在呼吸和血液循环之间运用定性和内在的动力学。做优律诗美的人是面向转变，成为人体有机体的外在运动，在内部呼吸和血液循环之间发生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获得了身体和灵魂与自我的亲密关系，体验了人类内在固有的某种内在和谐。这种体验，反过来，带来了更大的内在稳定性和坚定性，因为灵魂和精神灌输的运动的本质对整个人类起作用。传统体操主要激活人的身体部分，以自己的方式间接影响运动员的灵魂和精神，而优律诗美则激活整个人的身体、灵魂和精神。优律诗美的运动使人的灵魂和精神流入每一个物理运动。正如语言和歌曲体现了人类某一部分固有的规律一样，优律诗美也体现了人类整体固有的规律；同样，优律诗美作用于幼儿是理所当然的，正如语言工作固有的有机力量流经幼儿一样。

儿童学习说话是因为外界声音的刺激，以及儿童形成声音的内在冲动。经验表明，当儿童在适当的年龄被引入优律诗美，他们在其动作中感到宾至如归，就像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找到说话的方法一样。一个基本的人类特征——或者我想称之为，最基本的人类特征——就是这样发展和扩大的。由于所有的教育和训练都应该旨在通过学生自身掌

握先天的人，我们认为有理由将优律诗美作为一种灵魂充沛的体操形式，尽管它起源于并最初只是作为人智学的运动中的一种艺术形式来培养。

下面的内容一开始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根据人类的本性，孩子是如何将优律诗美的课程——辅以音乐和雕塑活动——融入到有机体中的，我们就能看到所有这些元素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有机体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再次作用于孩子的整个本性的。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艺术体操的影响，孩子的认知能力变得更加灵活，更容易接受。孩子们发展了一种更加积极的思想生活，以更大的爱来迎接他们；因此，通过以适当的方式运用优律诗美，教师有可能训练孩子们的心理意象能力。

优律诗美在意志力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人类意志力最私密的特性方面。例如，用语言说谎是很容易的，而且有很多方法可以抵消儿童的这种弱点，仅仅通过对他们说话。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也可以利用优律诗美，因为如果作为一个优律诗主义者，一个人让文字直接进入身体运动，从而使它们成为可见的语言，那么很明显，这种媒介的使用完全抵消了说谎的可能性。当一个人开始体验通过身体运动来显露灵魂所涉及的东西时，撒谎的可能性就停止了。因此，人们会发现，关于人类的意志，真实，这是如此重要的伦理意义，可以发展特别好的援助优律诗美的练习。总之，我们可以说优律诗美是一种从人类灵魂领域发展出来的体操，它反过来又回馈给灵魂，实际上非常多。这就是优律诗美的现实及其特性。最终，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它是教育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我们毫不怀疑它会发生。然而，这些事情需要时间，因为公众首先需要克服固有的偏见。有些人会说，“看看这一群疯子”，但世

界就是这样。曾经有几个人，其中一个疯子坚持认为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行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太阳旋转。这样一个疯狂的想法一开始被完全拒绝，因为没有一个人头脑清醒的人会考虑这样的无稽之谈。然而，在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左右，这个“疯狂”的想法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哥白尼要求把这个想法当作真理。为什么人们不能耐心地等待，直到一些甚至不能像哥白尼宇宙体系那样令人信服地得到证明的东西被整个社会所接受！

优律诗美反馈给儿童的认知能力，赋予他们更大的灵活性，引起更强烈的兴趣和真实感；它反馈给人类的情感倾向，这种情感倾向介于认知能力和意志能力之间。在优律诗美的帮助下，人类能够把握自我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方面生活在灵魂与精神的二分法中，另一方面生活在人的物质存在中，这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人可能会一直问，“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看到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真是太滑稽了！人们一直试图从理论上解释一方如何影响另一方。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可以被直接体验——当一个人做节奏律动时就会发生——这个问题立即呈现出一个不同的特征。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由身体、灵魂和精神组成的内在统一体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工作的，一方面作为灵魂元素，另一方面作为物质元素？掌握这些相互作用完全迫使人们重新整合这个问题。那么，就没有必要去理论化了，因为一切都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上的。有些人认为，人智学处理的是“云杜鵑地”，而事实上，人智学的目的是直接进入实际生活。

如今，物质中的精神不再被感知，因此，物质的本质不再被理解。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理解这种本性。这可能暗示了优律诗美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我们可以说，在做优律诗美的时候，孩子们通过意志，掌握了人类上层精神层面和下层肉体层面之间的内在和谐，因此意志主动性正在被创造出来。而意志主动性，正是今天的教育中，需要培养的东西。那些观察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发展的人很清楚，意志主动性是很缺乏的。在社会领域，意志是非常需要的，而在教育实践中，将意志转化为意志的艺术是最需要的。

我已经简短地指出了一些事情，你们将能够亲眼目睹当观看华德福学校的孩子们表演优律诗美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带着青春的喜悦和活力，证实了我试图为你们说的话。

第6讲 为什么教育要以人智学为基础？

多纳赫 1923年6月30日

第一部分

我很高兴再次和老师们谈论教育，所以我非常热烈地欢迎你们，特别是在座的那些积极从事教学工作的人们。

人智学产生的教育学既不是理论上的，也不是乌托邦式的，而是一种实践和应用的教育学；因此，你们会理解，两个简短的讲座只允许我给出几个大纲。不久前，在歌德馆举行的瑞士教师长会上，我冒昧地详细谈了一下教育问题，但即便如此，分配给我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在那次会议上，与仅仅两次会议相比，有更多的机会深入细节，而且许多教学内容需要的正是关于细节的。然而，我将尝试描述至少几个方面，特别是关于我们选择的主题：为什么基于人智学的教育？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问题一定会出现。首先，它会被问到，因为人智学仍然经常被视为一种宗派主义的形式和一种适合某些人的个人品味的生活哲学。接下来的问题是：教育是否应该受到某种特定世界观的影响？当人们从他们特定的信仰或观念中得出关于教育的结论时，是否可以期待任何富有成效的结果？如果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那么我们所谓的人智学的教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在这个世纪，每一种宗教和每一种人生哲学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或者对教育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要求。而且，人们总是可以辨别出教育机构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背景。

然而，这正是人智学的教育应该使之成为不可能的。首先，请允许我指出，多年来，在斯图加特，我们一直试图本着人智学的教学方法来管理一所小学和中学。在某种程

度上，我们的理想是，一切都应该自然进行，并与人性及其发展和谐相处，因此，没有人应该甚至认为它实现了某种人智学的思想，或任何特定的哲学品牌正在那里传播。

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当某物在世界面前被表现出来时，人们有义务给它命名。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个人更希望在歌德馆展示的东西不需要任何名称，或者如果你们现在可以自由地叫它一个名字，以后再叫另一个名字。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通常支撑世界观的某些思想，而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式和观察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从最不同的角度给予许多不同的名称。实际上，无论如何，他们通常被给予的名字往往是误导性的。

我将用一个相当琐碎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它可能会帮助你理解我的意思。当涉及到命名精神运动等，人类没有进一步发展比几个世纪前在欧洲的个人名称，当一个人的姓氏是一个字面上的参考身体特征或工作。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些名字的起源，正如它们本应被忘记一样。（请记住，下面的例子是相当琐碎的曾经有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名字叫 **Max Müller**。）现在假设有人提到了一个“Miller”的人，一个住在这样那样的房子里的人（指的是语言学家）；假设另一个人听到了这个，然后把一袋袋的谷物带到那个地址，希望把它磨碎！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最好不要照字面意思去记别人的名字。但说到精神运动，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不是在寻找基本原理，而是分析名字，并将我们的想法建立在它们之上。因此，一个人分析和解释的名称人智学，然后形成了一个观点。正如“miller”一词与这位伟大的语言学家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人智学”一词也只涵盖了本意是精

神科学和精神生活观的一小部分。因此，正如我所说的，我宁愿每天给这里所完成的精神研究和实践的精神生活方式起一个新的名字。因为大量的名字将是他们基本现实的外在表达。充其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或多或少地描述人智学希望对当今世界做出的贡献。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今天和明天，我将试图展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人智学如何能够在教育和训练成长中的孩子方面取得成果。我将要给出的描述必然是相当不完整的，因为意图的完整性不可能只用两堂课就能传达出来。

如果我们今天怀着对世界精神发展的真正兴趣环顾四周，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需求、计划和想法的漩涡之中，所有这些都呼唤着我们的注意力。其中之一就是教育问题。改革计划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它们的作者或多或少都能胜任这项工作，而且往往只是业余爱好者。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现象表明了对教育问题有深刻而真实的洞察力的需要。

然而，这种现象与另一个事实有关；今天，要对日益增长的人的待遇提出令人满意的想法是极其困难的，更不用说富有成果的想法了。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关于教育改革和教育理念的讨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现代文明的某些方面。

如果我们一方面审视今天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审视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和思想生活，我们会发现通过技术在实际生活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在科学理论领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希望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必须学习什么——和实际生活情况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渊。在现

代生活中，关于我们的学术和教育机构所研究和实践的课题，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趋势。

以医学领域为例。年轻的医学生通过他们的课程学习。他们学习现代科学所能提供的知识。除了学习之外，他们还要接受许多“实用”的实验室和医院培训。然而，当医学生通过了期末考试，他们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临床实践。也就是说，期末考试不足以让学生被承认为合格的实用医学医生。此外，医生们普遍发现，他们所经历的所有理论工作很少能在实际应用中找到有用的应用。

我选择了医学作为例子，但是我同样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学术职业中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如今，当我们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训练，在我们熟练掌握各种实际领域之前，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要弥补。几乎每个领域都是如此。它不仅适用于医学生，而且也适用于技术学生、律师或商业和经济学学生；最重要的是，它适用于教师。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和科学氛围中，教师们或多或少地以科学和心理学的的方式接触到了教育理论。教师在教育理论和教育知识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在实践教学中仍然需要寻找自己的路径。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形势的正确评估。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不会那么容易被接受：占据我们今天智力生活主要部分的理论学习与生活的实际方面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除了一个领域之外，任何领域都无法弥合这一鸿沟。唯一的例外是技术和工程专业，他们的成员必须通过最严格的测试。如果桥的结构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有缺陷，那么当第一列火车穿过桥时，桥就会倒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法则无

情地对任何错误做出反应。在这个领域，一个人被迫获得实际的专门知识。

但是当我们与人打交道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同的境地。在这里，绝对不可能回答医生正确治疗了多少病人和错误治疗了多少病人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如果我们现在考虑教育，我们很可能会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有过多的批评，教师还有很多需要忍受！但是，根据生活的事实，很难确定一种特定的教育方法是对还是错。因为生命的答案并不像我们从死亡的矿物质中得到的答案那样枯燥无味。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获得教育理论的途径并不一定是通往实践经验的直接途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领域展示了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迫使我们走进的死胡同，那就是与人类有关的一切。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尤其是在19世纪，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精神。每个人，甚至是所谓的文盲，都存在于这种科学精神之中。我们所有的思维都是这种模式。然而，看看这种精神是多么与世隔绝；过去几年是多么可惜，世界历史在我们身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涛，让我们面对着极其重要的事实；看到人们，无论他们的理论多么聪明，都无法理解生活实际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可怜！在战争开始时，我们难道没有听到杰出的经济学家宣称：“经济科学告诉我们，世界的商业和其他经济关系现在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於一场战争最多只能持续几个月？”事实与这些错误的预测相矛盾——战争实际上持续了好几年。人们从他们的科学推理中得出的思想，他们对世界事件的发展过程所做的推测，没有一个是适用于事件本身的。

成长为生命的人，以我称之为最崇高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孩子，不能被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产生如此巨大鸿沟的文化所理解。

只有非常死板的唯物主义者才会想象，在孩子身上成长的东西可以被简化为身体的发育。我们怀着无比的虔诚和敬畏的心情看待儿童在生命最初几个星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创造力的表现。孩子身上的一切在性格上仍然是不确定的，然而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孩子身上潜存了。我们把成长中的孩子看作是，经过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他们展开了内在存在的力量。我们看到这些力量使得孩子的个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运动越来越协调和有目的性。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人类身上，我们看到了整个创造之谜最奇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小孩子第一次不专注的眼神，看到他们充满了内心的温暖，内心的火焰，因为孩子变得活跃；我们看到最初不精确的手臂和手指的动作，我们看到它们变得最美丽有意义，就像字母表中的字母。以人类真正的兴趣来看待这一切，迫使我们承认这里有比物质本性更多的东西在起作用；灵魂和精神在其背后起作用。人类的每一个粒子同时都是灵魂和精神的表現。孩子脸上的每一种颜色都表达了他的灵魂和精神。如果我们不知道灵魂是如何将自己注入到脸颊的粉红色中的，仅仅从物质的基础上来理解脸颊的这种颜色是完全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理解它。在这里，精神和物质是一体的。

如果我们现在对待孩子的方式是带着今天那种古老的外壳式的人生观，带着理论追求和实际应用之间的巨大鸿沟，那么我们只是绕开了他们。无论是理论还是本能都无法理解孩子，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文明中，本能都无法理解孩子的精神。现代生活将我们的精神追求与物质世界分离开

来，这样一来，我们的精神目标就变成了抽象的理论。

因此，有关教育的抽象理论应运而生，比如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以其充满精神、理论上宏大的方式，但无法积极地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否则，在我们试图生活在精神领域的所有尝试中，我们都会误入歧途，决定我们将与任何科学教育学毫无关系，而是依赖于我们的教育本能——今天许多人提出的东西。

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现象表明，我们对精神的理论理解与对实际需要的理解之间的鸿沟，使我们远离了真正的人性。现代科学的发展最为显著，自然而然地，我们看到了创造科学教育学的必要性。但是它没有办法接触到成长中的人类，那个孩子。科学对于感官世界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在现代科学越是这样做，它对于人类的描述就越少。因此，在自然科学的模式下，人被用来做实验。实验教学法应运而生。

这种对实验教学法的渴望有什么意义？请不要误解我。我不反对实验心理学，也不反对实验教学法。从科学上讲，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理论上，他们提供了极好的结果。这里的重点不是批判性地评判这些事情，而是看看它们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什么趋势。我们将不得不继续在孩子身上进行外部实验，以找出记忆、意志力和注意力是如何在一个或另一个孩子身上起作用的；外部实验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与内在的人类失去了联系。人们再也不能与他们的同类，灵魂对灵魂地交往，所以他们试图通过实验来做到这一点，从身体的反应中读出他们再也无法直接接近的靈魂的表达。今天的实验教学法和心理学生动地证明了我们的科学在试图接近整个人类时是无能为力的，即精

神、灵魂和身体三位一体。

如果我们希望处理教育和教育的现代问题，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将逐渐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领域的真正进步首先取决于对人类的真正了解。但是，如果我们不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已经扩大到如此骇人听闻程度的鸿沟，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知识。我们今天的理论只涉及人类的物质身，每当我们试图接近人类的灵魂和精神，尽管我们所有的疯狂努力，我们都失败了。灵魂和精神的研究必须以当今公认的科学方法之外的方式进行。为了深入了解人性，我们必须走一条不同于科学准确性和准确性标准的道路。人智学的任务是接近真正的人性，寻找人的真正认识，即把精神、灵魂、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人智学不仅要重新认识人类的物质层面，还要认识整个人类。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很少意识到真正的任务在哪里——生活的充实安排给我们的任务。我将给你一个例子，指出如果我们要再次获得真正的人类知识，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转向哪里。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久以前——在对世界的其他观点中，有一种观点是由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提出的。这种哲学在当时非常著名。我接下来要说的只是一个例子，我希望你们也能这样对待它。马赫的论点的基本要点如下。他说：

谈论事物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原子”。把“我”说成是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东西”也是无稽之谈。我们只能谈论感觉。谁曾经感知过原子？一个人可以感知红色、蓝色和黄色，或者感知音乐中的升c调、g调和a调；一个人可以感知酸味、甜味和苦味。我们通过触

觉感知硬或软的东西。简而言之，我们只感知到感觉。当我们描绘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只是由感觉组成的。如果我们审视自己，我们也会发现感觉，而且只有感觉。除了感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柔软的天鹅绒般的感觉，伴随着玫瑰的红色，一种被烧伤的感觉，伴随着一支红色的拨火棍——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感觉都是相互联系的。

恩斯特·马赫也不过如此。我们必须承认，相对于原子世界的想法，当然没有人能看到，马赫的想法，在他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今天这个想法又被遗忘了。但是我不打算谈论这个想法本身。我只是把这个案例作为人类本性的一个例子。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曾经讲述过他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故事。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达到了自己观点的核心。在一个异常炎热的夏日，他出去散步，突然意识到“物自体”这个概念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多余的，正如俗话说，它是“车的第五个轮子”。在外面的世界，只有感觉。它们与我们自身的身体本性，我们自己的人类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在外面的世界里，感觉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在内在生活中的联系比较牢固，从而产生了“我”的概念。感觉，除了感觉什么都没有。在一个炎热的夏天，这个十七岁的男孩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根据他的说法，他后来所做的就是详细阐述和扩展这个理论。但是，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他的整个世界观在夏天的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一闪而过，他突然感到自己融入了玫瑰的香味、玫瑰的红色等等。

现在，如果天气再热一点的话，这种自己随着感觉一起流动的整个哲学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因为老马赫十七岁

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晕头转向了，或者，如果天气再热一点的话，他可能已经中暑了！因此，一个人可能会经历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正在演变一种哲学，是在一种有点潮红和松散的内在条件下构思出来的；第二个阶段，是感觉虚弱；第三个阶段，是中暑的可能性。

如果当代学者要从外部探索像马赫这样博学的人是如何形成他的世界观的，我可以很容易地想到他们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马赫研究过什么，他的老师是谁，他的性情和才能是什么，等等，但是他们很难把他已经通过了上述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重要事实摆在他们论证的前沿。然而，这个事实确实发生了，正如他自己所述。它的真正基础是什么？

你看，除非你能理解这样的现象，否则你不能期望知道人类是正常的。当17岁的马赫出去散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显然他变得非常热。他正在感到舒适温暖和热到失去知觉之间徘徊。现在，除非我们从人智学的研究中知道人类不仅有一个物质身，而且在物质身之上还有一个以太的、看不见的身体，我在我的书中把它描述为以太的或形成的力量的身体，否则我们对这种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今天，当然，我不能把这个超感性的形成力假设所依赖的所有研究都联系起来，但是你可以在人智学的文献中读到它。它和其他任何科学研究一样，是一个安全的、已经确立的结果。

那么这个以太身呢？在清醒状态下，我们通常完全依赖于我们的物质身。唯物主义者非常正确地指出，人类在物质世界中进化的思想与大脑或神经系统有关。我们确实需

要物质身来进行日常思考。但是，当我们稍稍偏离这种普通的思维，进入某种内在生活和经验的自由时，例如，在运用艺术想象力的情况下，以太身几乎不可察觉的活动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因此，如果一个人以平常的“事实”方式思考(我们必须在平常生活中这样做，而且我真的不是在贬低它)，那么思考必须主要发生在物质身的器官中，而以太身只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

但是如果我切换到想象创造，让我们说诗歌创造，物质身稍微沉入背景，而人类的思想，使用以太身，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灵活和活跃。各种不同的观点以一种更加生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整个内在的存在获得了一种比普通的、事实上的、日常的思考更大的灵活性。

创造性地、想象性地思考的决定取决于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可能是由外部条件引起的，不那么受自由选择的约束。如果一个人变得非常温暖，包括思考在内的物质身的活动就会减少，而以太身的活动就会变得越来越活跃。因此，当马赫在十七岁的时候出去散步并且受到太阳的压迫热量时，他的以太身就变得更加活跃了。所有其他物理学家都是以物质身为主体来发展他们的物理学的。太阳的热量如此影响年轻的马赫，他可以思考，不像其他物理学家，但更流动的概念：“整个世界只有感觉组成!”

如果热量更加强烈，他的物质身和以太身之间的联系就会松散到一定程度，以至于良好的马赫数也不再能够用他的以太身思考，甚至根本不能活跃。当天气太热时，物质身就会停止思考，如果天气进一步炎热，物质身就会生病并中暑。

我给你们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理解人类的超感官肢体在人的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多么的必要。这个超感官的肢体是以太的，或者说形成的力量，身体，它给我们形式(我们的形状和我们的身材)，维持我们的成长的力量，等等。

人智学进一步表明，在人类中还有其他的超感性成员。请不要被我们使用的术语所阻止。除了以太身的形成力量之外，我们还有星芒身，它是感觉的载体，除了这三个“身体”，我们来到了真正的我存在，自我。我们必须学会不仅了解人类的物质身，我们还必须了解人类其他身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际知识。

人智学从感官能够接近的东西(当代科学专门崇拜的东西)向更高的感官能够接近的东西迈出了这一步。这不是出于任何神秘或幻想的倾向，而是出于正统科学也使用的同样有纪律的科学精神。物理科学只将这种严格的方法应用于感官世界和与物质身相关的具体智力活动。人智学，通过一个同样严格的科学过程，进化出一种知识，一种感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超感知的一种感受。

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导致另一种科学的存在，它超越了习惯的科学和学习。人智学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另一种形式的精神科学，而这种精神科学又可能代表一种理论。如果一个人上升到超感知层面，科学就不再是一种理论，而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种实践的本质。精神科学变成了一种来自全人类的知识。理论只占据头脑，但对人类的知识涉及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人智学给了我们这种知识，这不仅仅是知识。那么它教会了我们什么呢？

从人智学，我们学会了知道什么是包含在以太的或形成的力量的身体，我们学会了我们不能停止与严格的定义适用于今天的物质世界。我们所有的概念都开始发展为移动性的。例如，一个人用这种活的、可移动的知识来观察植物的世界，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可以在绘画中呈现出来的固定形式，而是在转化过程中的活的形式。我所有的概念生命都在内在流动。我觉得需要一种活泼的新鲜感，因为我不再看外面的植物，在思考它，我成为一个与它的生长，它的春天和它的发芽。在我的思想里，我变成了春天的春天，秋天的秋天。我不仅仅看到植物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用鲜花装饰自己，或者叶子凋谢，生长成褐色，落到地上；我不仅看到了，而且参与了整个过程。当我看着春天萌芽的植物，当我思考和形成它的想法时，我的灵魂被带着，加入到萌芽和发芽的过程中。我的灵魂有一种内在的体验，好像所有的概念都变得像太阳一样。甚至当我越来越深入到植物的本性中时，我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向上向阳光努力。我变得内心充满活力。

在这样的经历中，我们变成了灵魂在内心活着的人，而不是枯燥的理论家。当树叶失去颜色，落到地上时，我们经历了类似的经历，经历了一种哀悼。我们自己变成了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感到寒冷，因为雪落在地上，用它的白色面纱覆盖它。我们不再停留在枯燥、死气沉沉的思想领域，一切都在我们内心活跃起来。

当我们谈到我们所谓的星芒身，一些人变得轻蔑的想法，认为它是一个疯狂的理论，一个虚构的人的想象。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现实世界中任何东西所观察到的东西。如果这一点真的被理解了，人们也会开始理解别的东西。例如，一个人开始理解爱是内在的经验，爱是如何在所有存

在中编织和工作的。由于物质身中介了内在的寒冷或温暖体验，所以星芒身的体验赋予了一种内在的感知，即爱或离斥感是否正在编织和运转。这些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一生。

无论你今天学习了多少时髦的理论，你都不能说你所学的东西被你完整的人吸收了。它通常是头部的附身物。如果你想使用它，你必须根据一些外在的原则。另一方面，人智学的研究进入你的整个存在就像血液流遍你的整个身体，它是渗透你的生命实质，生命的精神实质，如果我可以这样使用这样一个矛盾的表达。当你学习人智学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拿人体的一部分来说，比如说这个手指。它最多只能触摸。为了做眼睛做的事情，它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组织自己。眼睛，像手指一样，也是由组织构成的，但是眼睛已经变得内在无私，内在透明，因此它中介了外部世界为人类感知。

当一个人内化了星芒身的本质，星芒身也变成了一种感知外在事物的手段；它变成了“灵魂之眼”。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看到另一个人的灵魂，不是以任何迷信或魔法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因此，对另一个人灵魂深处的感知是有意识地发生的，这种感知在普通情况下是无意识地，只有在爱中才能实现的。当代科学将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来。人智学将知识直接引入到生活之中。

在学习人智学的时候，首先学习然后必须通过实践课程是不可想象的。这将是一个矛盾的术语，因为人智学的整体性渗透到灵魂和精神，正如血液渗透到成长和发育中的人类胚胎。这是一个现实。

这些知识不会引导我们在其他人身上进行外部实验，而是引导我们了解灵魂的内在结构。它让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人类同胞。然后我们还学到了其他东西；我们学会了认识到人类概念生活和人类身体成长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

当代心理学对这种关系了解多少？一方面，人们谈论概念或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生理学家谈论人类是如何成长的。但他们对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一无所知，即身体成长和概念活动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不知道把错误的概念带给一个7到14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会对身体生长过程产生多么有害的影响。

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孩子被迫记忆太多的事实，生长过程会受到怎样的阻碍。他们也不知道，给孩子太少的记忆，他们鼓励过度活跃的生长过程，这也可能导致某些疾病。这种身体和超感性灵魂力量之间的亲密联系是不为人知的。没有这些知识，教育和教学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最初，人智学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产生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其目的是提供对人类的真正理解，这样做，教育方面几乎出于自愿。

看看我们这个时代到处出现的改革主义思想，我们发现它们都是善意的，其中许多思想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首先，改革者不能帮助，他们不拥有一个真正的和真正的人类知识。如果在各种教育改革方案背后都有这样的知识，那么人智学就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有有关人类的知识，那么这本身就不过是另一个名称的人智学。

在我们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关于人类的真正知识的情况下，人智学填补了这个空白。教育只能建立在对人的认识之上。只有当一个人不把理论和实践分开，而是把知识转化为活动，就像真正的艺术家那样，转化为创造性的活动，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只有当所有的知识都是艺术的时候，它才能结出果实——如果教育科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一门教育的艺术。这种人类知识的积极形式必须成为所有教育工作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智学的教育学。不是因为某些人是人智学的狂热分子，认为它是一些“万能的杰克”，可以做任何事情，因此，在其他事情中，也可以教育孩子！人智学的教育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必要的。教育的艺术只能从人类的现实的、成熟的知识中成长起来，人智学试图提供这种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种人智学的教育艺术。

在这个介绍之后，我们将在明天回到这个主题。

第7讲 为什么要以人智学为基础教育？

多纳赫——1923年7月1日

第二部分

昨晚，我试图向大家展示，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之间

的巨大鸿沟(目前精神文化生活还很理论化)是如何阻碍现代教师发现真正的教学艺术的。这种当代现象的影响通常没有被充分重视，因为智力不知道真实的情况，这种情况只有在生命过程中才暴露给人类的心灵和灵魂。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对人类感性告诉我们的一切都充耳不闻。我们更容易准备倾听智慧的声音。

今天的人们感到有必要赋予科学无限和绝对正确的权威，而科学实际上只是一门关于物质自然的科学，而不是一门关于灵魂和精神的科学。这是真的，因为在每一个联系中，智力都被建立起来来判断一切事物，包括那些不仅仅来自智力，而是来自整个人类的事物。教师与其他人一样，是我们整个文明对待文化精神生活方式的产物，他们在学校工作中带来的感受和情感，直接来自他们自己在学校所忍受的东西。然而，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课堂上时，他们非常敏锐和强烈地意识到我已经提到的鸿沟的影响。

教师们已经学习了各种关于人类灵魂的东西，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他们自己的感觉和意志冲动也被相应地塑造了，以及他们作为教师的工作带来了整个基调和心境。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他们的工作建立在关于心灵和灵魂的极端理论概念之上。

说：理论？当然，一个老师在学校的工作来自于整个人类的心灵！当然，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抽象地做出这样的陈述是很容易的。你也可以建议一个人跳入水中而不被弄湿。我们有同样的机会跳进水里，不被弄湿，就像我们在当今关于人类灵魂和精神的学术机构教导中寻找帮助来满足孩子们的新鲜灵魂一样。就像你跳进水里一定会被淋

湿一样，老师也一样，他已经吸收了今天的学术知识，对于属于灵魂和精神的一切都是一个陌生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从事教学艺术的人的首要关注应该是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人类的全部意义。

接受过现代学术教育的教师可能准备带着真诚的人类情感、同情心和为人类工作的热切愿望与孩子见面；但是，当他们面前有一个小孩子——”成为”人类时，他们感到，他们在理论上吸收的一切都未能温暖他们的心灵，加强他们的精神活动意愿。充其量，所有这些理论只能让他们“在孩子周围徘徊”，而不是为他们提供一个与孩子见面的机会。

因此，教师进入他们的教室，仿佛被一堵墙包围着，他们无法越过这堵墙去触及孩子们的灵魂；他们忙于与孩子们周围的空气打交道，无法与自己的灵魂一起伴随着空气进入孩子们的呼吸过程。他们觉得自己是孩子们的局外人，可以说是在孩子之外的一个不明确的理论元素中四处飞溅。又或者，当老师站在孩子们面前时，他们觉得他们从我们优秀的自然科学中学到的一切知识(这使我们对矿物世界有了如此强烈而清晰的理解)根本不能帮助他们找到走向孩子的道路。它告诉他们一些关于孩子身体本质的事情，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理解，除非他们深入到潜在的精神元素，因为精神元素是所有肉体的基础。

因此，那些希望以教学方式接近儿童的人被引导进行外部物理实验。他们使用反复试验的方法，测试与儿童身体有关的东西，以便适当地发展记忆力；他们试图找出如何治疗儿童的物质身，以便锻炼儿童的注意力等等。老师开始觉得自己不是被引入光明，而是被给予几乎完全隔绝光明的黑色眼镜，因为科学甚至设法使人类的物理本性变得

不透明。它不能也不可能让老师通过孩子们充满自然精神的灵魂生活来了解他们的真实存在。

在我们当今的文明中，这些事情还没有得到理性的讨论。你还能在哪里听到我一直在说的话——如果没有对人类的真实了解，尽管我们对物理现象有非凡的了解，我们只是绕过了那个仍然陌生的孩子？因为没有人能这么说，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话都能通过感受和情感来表达，而不是通过人类的语言。因此，老师几乎每节课都带着一种内心的不满离开。这种感觉可能不是很明显，但它积累起来，往往使他们变得更加强硬，使他们不仅成为孩子的陌生人，而且成为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他们的心和思想变得冰冷和平淡。

因此，我们看到新鲜感、生命力和流动性正在消失，因为成人教师和成长中的孩子之间缺乏亲密的人际接触。这些事情需要在理智上被考虑和理解，同时也需要老师的全部人性。今天的智力理解，只受到外在感官现象的影响，已经变得太粗糙，无法把握这些更加亲密的灵魂联系的精致和温柔。

当讨论教学艺术时，我们听到旧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地回响；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教育学一方面来自心理学，来自灵魂科学，另一方面来自伦理学，人类科学，道德责任。教育理论家在谈到教学艺术时告诉我们，教育应该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灵魂的科学和伦理科学。但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相信今天存在一门关于灵魂的科学是完全错觉。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灵魂的一门无灵魂的科学”这句话是十九世纪创造出来的，因为人类不再有能力穿透灵魂。我们现在的灵魂科学是什么？如果我说出它的真正含义，我可能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

在过去，人类有一门关于灵魂的科学，这门科学起源于原始本能，起源于当时全人类共有的洞察力知识。这种远古时代的洞察力知识是原始的、图画的、神话的；然而，它却深深地渗透到人类的灵魂中。古代人拥有这样一门关于灵魂的科学，他们对灵魂是什么有一种直觉的感觉。他们创造了与人类灵魂有着真正联系的词汇，例如，思考、感受和意志。然而今天，我们不再拥有能够真正激活这些词语的内在生命。

关于思考，人智学向我们展示了什么？作为人类，思考使我们具备思考的能力。但是我们今天在日常文明生活中的想法似乎是，我们不是看着我们遇到的某个人的脸，而是只从后面看那个人。当我们今天谈论思想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思想中真正存在的东西的“后视图”。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你从后面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当然会看到一个特定的形状和形状，但是你并不了解这个人的外貌。你看不到灵魂生命外在表现的那一面。在这个科学时代，如果你学会用通常的方式去了解思想，你就只能了解后视图，而不是内在的人性。然而，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思想，它们会保留它们的生命力，并且保持活跃的力量。

这些思想是什么？它们和人类成长的力量是一样的。从外部来看，思想是抽象的；从内部来看，我们在它们中发现同样的力量，通过这些力量，小孩长得更大，从而一个孩子在四肢、身体和相貌中得到形状和形状。这些就是思想的力量。当我们向外看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死去的思想；同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背影时，我们看不到那个人活

着的性格。我们必须到思想生活的另一面去，可以这样说，然后这些同样的力量就会从内部一天一天地从外部显现出来，就像小孩子越来越多地把一个不明确的面貌转变成灵魂的表达一样。它们是同样的力量进入孩子的面部表情，给他们温暖和内心的火；它们是改变鼻子形状的力量，因为鼻子在出生后也会继续改变它的形态。这些相同的力量将秩序和目的引入到婴儿四肢最初的不规则运动中。事实上，在年轻人身体继续成长的整个过程中，它们负责所有内在的生命和运动。当我们开始从人智学的角度看待思想的生活时，就好像我们现在正在看一个人的脸，以前我们只能从后面认识那个人。所有死去的东西都开始活着；当我们开始从内部审视思想的时候，整个思想的生命都变得活着。

在早期，人类学并没有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用神话的语言来感受和表达这一点。今天，我们可以直接认识到它，从而将它带入实际生活。因此，如果我们以一种深刻的、生动的方式进入这些事物，我们就可以在艺术上教育孩子，我们就可以把教育学变成一门艺术。

如果你只知道从后面思考，只知道从“死亡”的一面思考，你将只理解孩子的智力。如果你学会从正面、从生活的角度去了解思考，你就可以接近孩子们，这样你就不仅能够理解他们，而且可以进入他们所有的感情和冲动，这样你就可以把爱倾注到孩子们所有的经历中。

一般来说，没有任何生命能够幸存下来。当前的文明只有思想这个词，它不再拥有这个词所代表的实质。当我们谈论灵魂的科学时，我们不再谈论现实。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古老的词汇，但这些词汇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实质内容。语言已经失去了与感受生活和意志生活相关的内容，甚至

比与思想生活相关的内容还要多。感受从潜意识中向上推进。人类生活在它们之中，但却不能俯视潜意识的深处。当它完成时，它就会以一种业余的方式通过精神分析学家的眼睛来完成。精神分析师不会触及或发现在人的潜意识中存在和运动的灵魂元素。因此，对于感受（情感）来说，也只剩下语言了；这种实质性的损失甚至更适用于意志领域。如果我们想描述我们今天对这些事物的了解，我们根本不应该谈论人类的意志，因为意志在我们现在的文明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词。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写作时，我们只能描述手是如何开始移动的，手是如何握住笔的，以及笔是如何在纸上移动的；我们只能描述在运动中显示出来的外部事实。这些在今天仍然是事实，但是在写作活动中的内在意志不再被体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单词。

人智学的工作是恢复我们所谓的灵魂科学的话语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因此，人智学可以提供人类真正的知识，然而在我们当今的文明中，冗长的话语就像面纱一样遮蔽了心理学的真实事实。有趣的是，已故的弗里茨·莫特纳写了《语言批判》，因为他发现，当人们今天谈论与灵魂和精神有关的事情时，他们只是用语言来表达。他指出，今天人们只有没有真正意义的词语，但他应该更进一步地提请注意再次找到词语的真正内容的必要性。

从一般的科学角度来看，莫特纳对语言的批判当然是荒谬的；因为我想知道是否有一个掌握了热铁的人可能无法区分这个事实。如果有人只是说“熨斗是热的”，熨斗不会烧伤说话者。只有当它被触摸到时，它才会燃烧起来。那些站在生命中的人非常清楚如何区分物理现实和自然科学用来描述它的词语——也就是说，假设他们没有被过多的

理论完全毁掉。

然而，心理学到此就停止了；只剩下单词了。像莫特纳这样的人，出于好意，说我们应该彻底废除“灵魂”这个词。（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内在的东西浮现在表面，这些东西以后会在外部表达出来。）因此，根据莫特纳的观点，我们不应该谈论灵魂，而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抽象概念，以避免我们在谈论人类灵魂时所指的是一个具体的现实这一错误观点。就当代文明而言，莫特纳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有必要对灵魂的真实本质进行一次新的渗透，以便灵魂这个词可以再次充满内在的意义。

当人们谈到灵魂的知识时，只是在玩文字游戏——如果它可以被称为知识的话——的确是毁灭性的，然而，灵魂的真正本质却没有被触及。因此，人们对问题感到困惑，比如，灵魂是影响身体还是身体是影响灵魂，或者这两种现象是否相互平行。就这些问题而言，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深刻的见解，因此任何讨论和论证都必然是抽象和武断的。然而，如果习惯性地只从外部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老师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给课堂带来的所有热情和内心的温暖就会消失殆尽。顺便说一句，父母也应该能够仅仅通过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中而获得这些品质，这样他们就可以和他们正在成长的孩子建立正确的关系。

我们要说的是：教育艺术的一个支柱是心理学，灵魂的科学。但是在这种文化中，我们没有关于灵魂的科学。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诚实地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迎合了物理科学的权威。所以我们谈论灵魂，却对它一无所知。这个谎言被带进了人类生活中最隐秘的角落。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毫无疑问，今天那些谈论教育理想的人，以及那

些如此慷慨地向世界提供改革思想的人，有许多真诚的善意。我们有很多善意，但我们缺乏勇气承认，我们必须首先拿出一门关于人类灵魂的真正科学，然后才能开口谈论教育改革，谈论教育的艺术。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没有我们所依赖的两个主要支柱中的第一个，即对灵魂生活的真正洞察力。我们有它的词汇，这些词汇在遥远的古代被创造出来，但是我们不再有关于活着的灵魂的体验。第二个支柱是我们道德原则的总和。如果一方面我们的心理学仅仅是由文字构成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的道德教育就失去了神圣的灵感。诚然，古老的宗教教义以各种传统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古老宗教教义的实质内容在今天的人们中鲜有存在，就像灵魂的科学一样，它已经枯萎成了文字。人们承认以宗教教条或仪式的形式传递给他们的东西，因为它符合旧的习惯，也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习惯了传递给他们的东西。但是活的物质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存在着一种没有灵魂的心理学的，一种没有与神圣和精神世界真正接触的伦理学。

当人们说理论或者想要满足情感需求时，他们仍然使用古代道德教义的遗留物。这些话语曾一度被用来完成神的旨意；我们现在仍在用那些遥远的时代创造的话语说话，那时人类知道道德生活中的力量是强大的力量，就像自然的力量或神的力量一样。他们知道，神圣的精神存在给这些道德冲动，这些道德力量带来了现实。直到今天，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这些起源，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按照早期宗教传下来的文字来进行的。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看到活生生的神圣的精神的能力，这种精神使他们的道德冲动成为现实。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人们能够诚实地说，他们理解，

例如，圣保罗的书信，当他说，为了不死，人类需要觉醒到内在的活的基督？人们是否有可能感觉到，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不道德的行为不可能与灵魂的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就像健康和疾病与身体的生死有关一样？除非灵魂与生命的道德力量保持接触，否则灵魂是如何在精神上死亡的，是否还有一种精神上的理解？当圣保罗说，除非你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你的信仰，你的灵魂，已经死了，他的话是否仍然存在？当你经历肉体的死亡时，你的灵魂会被肉体的死亡感染，并开始在精神之中死去？对这些事情的理解，一种内在的、活生生的理解，是否仍然存在？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文明没有勇气承认这种缺乏内在的、活生生的理解。它对自然科学感到满意，因为自然科学只能谈论已经死去的东西，而不能谈论活着的人类灵魂。我们的文明严格地通过习惯接受所说的灵魂的不朽和基督在地球上的复活。难道这种唯物主义的精神不是甚至渗透到了神学本身吗？

让我们来看看最现代的神学形式。人们已经失去了这样一种洞察力，即基督事件在地球世界历史上是精神的，只能根据精神的基础来判断；他们已经失去了这样一种洞察力，即一个人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来理解复活，而只能通过精神的科学来理解。即使是神学家也失去了这种洞察力。他们只谈论耶稣这个人，不能再理解复活的活基督，基本上，他们属于圣保罗的裁决：“除非你知道基督已经复活，否则你的信仰就是死的。”除非我们在人智学所描述的那种教育学的帮助下，成功地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召唤活着的基督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除非我们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否则人类将步入以后的生活，无法获得对活着的基督的理解。他们将不得不否认基督，除非他们选择，有点不

诚实地，坚持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同时缺乏灵魂的内在手段来理解基督已经复活，只要个人经历了复活，只要老师与孩子一起经历在心里，在灵魂里活着的基督。基督可以在灵魂中被唤醒，通过与基督的结合，灵魂可以恢复不朽。

为了将不朽还给灵魂，首先必须对不朽的真正含义有一个精神上的理解。我们必须首先到达这样一个点：当我们看到自然本身，我们面对的自然法则告诉我们，我们的地球将死于热有一天，时间将到来，当地球上的一切都将死去。但是，除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生命精神有所洞察，否则我们必然会相信，我们的道德观念和原则也将在普遍的高温中死亡；死亡将降临地球，一切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墓地。

然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洞察活着的灵魂，我们就会意识到从灵魂中涌出的道德冲动是被神圣的灵性存在所接受的，就像我们在空气中接受维持生命的氧气一样。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道德领域所做的一切都被世界上的神圣灵性存在所接受，因此我们的灵魂本身就被带到了其他世界，超越了物质世界的毁灭。我们必须能够使这些知识成为我们生活观中固有的一部分，并将其带入我们的思考生活和感受中，就像今天我们整合我们所学到的 x 射线、电话和电磁学一样。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些，是因为他们的感官与他们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关系，我们必须与它们有一种活生生的联系；我们必须与它们一起生活。否则，在与灵魂有关的事情上，我们就会像艺术家一样，知道什么是美丽的，知道使一件艺术作品变得美丽的规则，但却知道枯燥、抽象、知识性的概念，而不能挥舞画笔、使用颜色、揉捏粘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任何艺术家的材料。如果我们想找到通往活着

的人类的道路，我们必须在活着的精神生命本身中寻找这样做的力量。然而，我们现在的文明却缺乏精神。然而，精神必须是教学艺术赖以存在的第二根支柱。

今天的教师应该是教育的艺术家，他们以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态度面对学生。人类灵魂的领域已经消失，变成了单纯的文字的集合；而精神世界，道德世界，本身已经下降到一个仪式的集合的水平。我们将开始一种以灵魂科学和道德为基础的教育艺术，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灵魂科学”和一种缺乏精神的道德。我们想要谈论基督，但是为了能够恰当地谈论他，我们必须吸收灵魂的品质，某种神圣和精神的品质。如果我们两者都没有，那么我们只能谈论耶稣这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谈论那个像其他人一样以物质身在人群中行走的人。

如果我们想要认识基督，并把基督的能力运用到学校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门关于灵魂的科学和一门仅仅由言语构成的伦理学。我们需要活生生地洞察灵魂的生活和工作，洞察道德力量的运作和编织，类似于自然力量的编织和运作。我们必须知道道德力量是现实的，而不仅仅是一种传统道德形式。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些道德力量中，而不是出于习惯去接受它们，因为我们知道，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在精神上死亡，就像我们在血液凝固时在身体里死亡一样。

这种生动的思考必须成为一种生命资本，尤其是教育艺术。一种充满活力和流动性的力量，将死去的东西带入生活，需要在努力教育和教学的时候渗透到教师的整个存在。

无论受过教育与否，今天的人们都用毫无生气的语言来

谈论灵魂。当我们今天谈论灵魂的时候，我们只活在死亡的文字里。我们不活在活着的灵魂里，所以只是在孩子周围嬉戏和盘旋，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通往童年灵魂的钥匙。我们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方法来了解孩子的身体，但对我们来说，它仍然是黑暗和沉默的，因为在一切物质生活的背后，是精神。如果我们希望引导精神进入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仅仅停留在精神概念上，使用已经失去力量的抽象思想，那么精神就必须在其生活表现形式中被理解。

正如前面提到的，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听到说教学艺术应该建立在两个主要支柱上，即伦理学和灵魂科学。与此同时，人们听到了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尖锐质疑。有人指出，在早些时候，孩子被视为未来的成年人，并受到相应的教育。这是真的，例如，希腊人是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的？

他们并没有真正关注孩子们童年时期的生活和经历。那些显然永远不会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只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孩子本身并不重要，只有成年人才被认为是重要的。在他们对年轻人的全部教育中，希腊人只考虑未来的成年人。

今天，我们的文明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除非我们照顾孩子们的需要，否则他们不再回应我们。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们不给他们应得的，孩子们会在内心反抗，他们不会合作，除非成年人允许他们做自己，不要只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这给教育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的教育应该以满足孩子的特殊需求为目标，还是应该考虑如何唤醒孩子成年后必须成为的样子？

如果一个人只是从外部观察孩子，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当一个人不再感知内在的人类时。当然，如果我们用

实验心理学的理解来教育孩子，或者从逻辑上导向实验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我们就根本不会接近孩子。儿童的内在灵魂存在并不是表面上的，所以一个人只需要以一种足以理解成人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然而，仅仅理解这个孩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能够在内心和他一起生活。本质上属于人类的东西必须足够直接地进入我们的身体，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仅仅理解孩子是完全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能够活生生地进入孩子的生活，我们就不再面临两种相互矛盾的选择：要么把孩子当作儿童来教育，要么把孩子当作潜在的成年人来教育。然后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能给孩子什么，我们都必须按照孩子自己的意愿去做；我们也知道，同时，我们正在教育孩子的未来成年人。孩子们内心深处真的想成为独生子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像成年人那样玩洋娃娃了。当附近有一个工作室时，孩子们也不会如此喜欢和工匠一起“工作”。**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孩子们玩耍，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模仿性的玩耍是很严肃的工作。**

孩子们真的渴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发展成人发展的力量。如果我们了解人类，从而也了解孩子，我们就会知道，孩子通过玩耍，总是在努力走向成年，除了一个孩子会玩洋娃娃，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把教育带给孩子们的东西的一部分，教育他们未来的成年人时，孩子们会体验到最大的快乐。我们必须正确地做到这一点，而不是以反映我们经常把工作当作令人厌烦和麻烦的任务的枯燥乏味的方式，而是使工作本身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在孩子的眼中，工作因此呈现出与自身认真严肃的游戏一样的品质。**

当我们将这种教育方式有了切实的理解——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们就不会再怀疑我们是否应该教育孩子中的成年人，或者教育孩子本身。然后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了成年的种子，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这个种子。我们用孩子的母语交流。因此，除非我们能够非常接近年轻人的本性，否则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发现那些只不过是空话的想法。人智学的任务是引导人们远离并超越这些空洞的话语。

今天，在唯物主义和精神世界观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你听到人们说，我们必须克服唯物主义，我们必须回到精神的观点。但对于人智学而言，物质的概念，这种像鬼魂一样萦绕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的形式，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因为，如果一个人开始了解物质的真实本质，它就开始变得透明，并溶解成精神，用图画的方式来说。如果一个人正确地理解物质，它就会转化为精神。如果一个人正确地理解灵魂，它就会在灵魂的眼前转化为物质，这样物质就会在它的创造力中成为灵魂的外在启示。

物质和精神这两个词，单方面使用，不再有任何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开始从这个更深层次的观点来说话，我们仍然可以谈论精神和物质；毕竟，这些词汇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是我们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们。当我们说“物质”或“物质材料”这些词时，如果我们身后有我刚才描述的人智学的知识，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感觉赋予它们另一种色彩。“物质”或“物质材料”这个词呈现出另一种更加隐蔽的音色，正是这种隐蔽的音色对孩子起作用，而不是物质这个词的内容。

花一点时间反思一下，当用完全理解时，有多少人类的

理解和感觉存在于这个词中！假设有人像莫特纳那样认为，我们对于灵魂的描述仅仅是语言，事实上，不再谈论灵魂(Seele)，而是谈论一个普通的灵魂(Geseel)会更加真实。这可能会引起一个微笑。但是假设我们把同样的态度带到宗教和伦理的领域，带到道德的领域，在那里我们的成就和活动发挥作用——假设，出于同样的感觉，有人在这个领域里编造了适当的词语，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Ado (Getue)[而不是 Tue，或“to do”]。如你所见，我根据相同的句法原则组成了 Geseel 和 Getue 这两个词。Geseel 最多只能带来一个微笑；Getue 会被认为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词，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所有行为和行为都变成了抽象的无聊(Getue)，这个词确实会令人恼火。然而，这并不是因为这个词的内容，而是源于我们说出这个词时的感受。我们的感觉经历是完全不同的，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创造了与灵魂本性有关的词语——例如 geseel——或者我们是否创造了词语来表明是什么把我们带到了外部世界，是什么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行为本身成为自然事件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Getue 这个词，它会引起愤怒。

想想看，现在人们是如何冷漠地使用词语的，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甚至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以同样中性的方式谈论物质、精神和身体；谈论灵魂或人类的大脑；或者再次谈论四肢等等。自然科学知识的理想似乎是，我们应该中立地表达一切事物，不让任何人为因素进入我们的语言，进入我们对事物的命名。

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把人为因素注入我们的语言中，它们就会消亡。自然科学的抽象概念，除非我们注入人类的参与，否则就会消亡。例如，在物理学中，我们讲的是撞

击理论。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写下一个数学方程式，当我们谈到没有我们自己推动或撞击某物时所体验到的生命感受的冲击时，我们无法理解这个方程式。只有当我们把人类带回到我们的文化中，文字才能被翻译成生命。

这就是人智学所希望做的——将人的因素重新融入我们的文明。只要我们以一种懒惰、漠不关心的方式度过一生，仅仅允许外部因素通过技术——我们极其先进的物理科学的产物——来运行它们，事情就仍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进入一个人必须帮助一个人的领域，作为医生，教师，或教育家，那么它就成为一个不同的问题。然后我们感到需要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有意识地假设的人类知识，这是显示在教学的艺术。如果我们谈论需要这种知识来满足当今教育仍然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要求，这不是由于我们的任意性，而是由于我们的文明的必要性。

无论为实现教育改革而建立多少组织，除非我们首先有男女团体准备工作，重新发现人类的活的知识，即真正有灵魂的灵魂科学和真正源自神和精神的道德教育，否则这些组织将毫无用处。

这样的团体必须带头前进。其他人可能会跟随，这将再次建立在两个主要支柱支撑的大厦，仍然需要建立在一个真正的科学的灵魂和一个真正的伦理-一个科学的灵魂，不只是说话和一个道德，知道人类的道德行为是如何扎根于神圣的精神世界。这样，我们就会有从事艺术工作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因此他们至少能够在他们所说所做的任何事情上接近孩子的灵魂，甚至仅仅通过他们在孩子身上无形的运作。他们会找到回归人类灵魂的路。当他们着手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时，他们会知道他们正在将孩子融入一

个神圣和精神世界的秩序。他们将在真正的心理学和真正的灵性——也就是人类灵魂的真正知识——中从超感性元素出发工作，他们将把属于超感性领域的东西引入真正的精神生活。

这些东西将成为教育艺术的真正支柱。它们必须被探索，而人智学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人智学的教育方法，不是来自个人的愿望或意见，而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需要。

第8讲 华德福教育学

伊尔克利——1923年8月10日

首先，我想为不能用你们的母语与你们交谈而道歉。由于这是不可能的，我将说德语，然后翻译给您。

我被要求谈论的华德福学校的教学方法，归功于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流派的融合。这所学校成立于战后动荡不安的德国，当时人们努力在社会领域创造新的条件。这一切都始于实业家艾米尔·莫尔特的想法，他希望为他工厂的员工的子女开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将提供一种教育，使学生能够最终成长为成年人，作为理性和完整的人充分准备参与社会生活，其基本理念是社会变革不应受政治煽动者的摆布。这是最初的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后来才出现。

艾米尔·莫尔特是人智学运动的长期成员，该运动试图将精神知识重新引入当代的社会生活，这种精神知识与自然科学一样，同样以人类真理的现实为基础，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莫尔特先生请我以人智学的领导者的身份，将教学和实践方法引入这所新的华德福学校。学校的方法不是当前教育改革运动的产物，而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深刻具体知识的教育学。

在我们的文明进程中，我们逐渐失去了对人类的真正了解。我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转向外部自然，只看到人类的物质和自然基础。当然，这种自然的物质基础在教育领域不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然而，人是由身体、灵魂和精神

组成的，只有当精神、灵魂和身体得到平等的承认时，才能获得对人的真正认识。

华德福教学法的原则在任何方面都不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因为这种教学法是基于对人的知识，包括对成长中的人即儿童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否考虑农村学校或城市学校、寄宿学校或日制学校并不重要。因为 华德福学校是严格基于教学和实用主义的原则，他们可以满足和适应任何可能的外部社会条件。

此外，华德福学校是一所适合所有类型的孩子的学校。虽然它最初是为莫尔特先生的工厂的儿童开放的，但今天，来自所有社会阶层和背景的儿童都在那里得到接受，因为基于人类真正知识的教育和实践冲动是普遍人类的；它们具有国际性质，适用于人类的所有阶层和种族。

在这里，我不想详细介绍华德福的课程——时间太少了。总的来说，这所学校建立在一个固定的计划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直接的日常实践和根据孩子们的性格与他们立即接触的基础上，因此，我只能简单介绍一下 华德福学校的基本原则，我必须请你们记住这一点。

了解人类首先意味着对人类生活如何经历不同阶段有比通常更多的了解。尽管教育理论通常或多或少地考虑了这些阶段，但在华德福教育学中，它们被全面考虑。

在这方面，我必须强调，在孩子七岁左右——在换牙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完全的转变，孩子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完全的蜕变。当第二颗牙齿开始出现时，孩子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种转变从何而来？随着第七年的到来，曾经促进儿童身体发育的力量，在儿童的呼吸和血液循环

中起作用的力量，以及在其营养和生长活动中建立有机体的力量，现在已经被释放出来。当这些力量进入孩子蜕变的灵魂生活时，它们自身也会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变。

最近，许多心理学研究已经检查了灵魂是如何进入孩子的身体机能的。一门正确的精神科学并不是漂浮在神秘的迷雾中，而是基于直接的经验，以清晰的感知观察生活和世界。因此，精神科学并不提出关于灵魂和身体如何相关的抽象问题，而是通过直接经验提出问题，同时观察生命本身，就像观察外部科学实验一样清楚。

因此，人们发现，在出生和牙齿的变化之间，孩子的灵魂力量表现为在孩子的物质身中工作的有机力量。这些相同的力量，以某种解放的形式，在接下来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时期纯粹地在灵魂领域(孩子的思考和记忆)表现出来。教师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完全融入态度和性格之中，那就是提高对发生在7岁左右的人生变化的认识，并且进一步意识到发生在14或15岁的青春期的巨大变形记。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待正在成长的儿童，那么有一个事实在一个人的知识中显得非常重要：在7岁之前，每个儿童都是一个普遍的感觉器官，作为一个有机体与周围的环境相联系，正如眼睛或耳朵作为感觉器官与外部世界相联系一样。每一个感觉器官都可以接受周围环境的印象，并将它们形象地反映出来。直到第七年，这个孩子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元素力量。周围的环境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孩子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巨大的感官。这孩子完全是个模仿的人。

在研究儿童时，人们发现，直到七岁，身体组织直接受

到外部印象的影响，后来这种关系被精神化并转化为一种宗教关系。只有当我们感知到那些基于物质和灵魂组织的力量和冲动，将孩子完全变成同宗教者时，我们才能理解孩子到了牙齿变化的程度。因此，那些生活在孩子身边的人有责任根据这种特殊情况采取行动。当我们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我们只能以可以安全模仿的方式行事。例如，如果一个孩子涉嫌偷窃，可能会发现一些事实，我可以用一个特殊的案例来说明：有一次，父母情绪激动地找到我，告诉我他们的小男孩偷了东西。我立即告诉他们，我们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查，看看是否真的如此。那个男孩做了什么？他花了从他妈妈的橱柜里拿出来的钱。他用它买了糖果，并与其他孩子分享。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做了一件善事！每天他都会看到他的母亲在去购物之前，从某个地方拿钱。他只能看到他母亲的行为是正确的，所以他模仿她。这个孩子只是简单地模仿他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小偷。

我们必须确保孩子能够安全地模仿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这包括——这很重要——情感和感受，甚至一个人的思想。7岁以下儿童的最好的教育者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行为是孩子可以模仿的，他们甚至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情绪或感觉，甚至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想法，除了孩子可以模仿而不会受到伤害。

一个人必须能够从精神的角度正确地观察整个教育过程如何影响孩子。在孩子生命的头七年里，发生在孩子身边的一切都会影响到孩子的身体组织。我们必须能够察觉人们在孩子面前活动的影响。举个例子，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很容易爆发出暴力的脾气。因此，一个接近这个人的孩子经常遭受暴力性格的行为，并经历由攻击性天性引

起的电击。这些电击不仅影响孩子的灵魂，而且还影响呼吸和血液循环，以及血管系统。

如果一个人完全了解人的本性，不仅观察特定的年龄，而且观察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那么他也会知道，任何通过来自外部世界的物理和精神原因和印象影响血管系统、血液循环以及呼吸的亲密过程的东西，都将在一个人的组织中表现出来，直到生命的第四十年和第五十年。一个被令人困惑的印象弄得晕头转向的孩子将遭受呼吸和血液循环不可靠协调的痛苦。我们谈论的不一定是明显的医学问题，而是血液循环系统的微妙影响，这一点必须得到那些希望教育孩子的人的认可。

第七年带来了牙齿的变化，这代表着一阶段的结束，因为我们一生只换一次牙齿。导致第二次牙列的力量现在被释放到以后的生活中，现在进入人类的思想和灵魂；因为在小学教育期间，以前参与塑造儿童有机体的力量现在可以看到在生物体中发挥音乐作用，可以说，直到青春期。直到7岁，头部组织工作在身体的其余的人类有机体。人类的头部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它形成了血管系统和血液循环，等等。从7岁到15岁，最广泛意义上的节奏系统成为人类有机体的主导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课堂上和我们的教学方式中赋予这种节奏和节奏——音乐意义上的节奏——以及通过我们在所有课堂上的教学方式赋予一种一般的音乐元素，那么我们就满足了人类在这个生命阶段的本质要求。

从改变牙齿到青春期的教育应该主要针对儿童的艺术方面。从学生的七年级到十四年级，艺术元素肯定会渗透到华德福的课程中。孩子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图画的引导。因此，字母表中的字母不是抽象的教学。在我们的文明中，

抽象的符号已经变成了字母，这与人类没有任何关系。书面符号对孩子来说是抽象的。我们允许字母从图片演变而来。起初，我们让我们的年轻学生画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展字母的形式，从绘画和绘画，直接从他们的人性。只有当孩子的整个有机体——身体、灵魂和精神——通过一种艺术活动完全沉浸在书写中时，我们才会进入另一种活动，一种只涉及人的一部分的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去阅读，因为阅读并不涉及完整的人，而只是一部分，而写作是从整个人类组织进化而来的。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已经根据肉体、灵魂和精神的实相来对待人类个体。如果一个人的教学是为了让艺术元素能够在孩子们中间流动，那么无论老师们做什么，他们都能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艺术家，那么一些相当引人注目的东西是可以观察到的。

正如你所知道的，很多人都在思考避免学生在课堂上疲惫不堪的问题。人们已经构建了图表来显示哪些脑力或体力活动最让学生疲劳。另一方面，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呼吁特殊的人类系统，从来没有疲倦。人类通过思考使大脑疲劳，当做体力劳动时——当使用意志力进行肢体运动时——也会感到疲劳。但是节奏系统，包括它的呼吸和心脏系统(每一种艺术活动的基础)，无论你是睡着的还是醒着的，无论你是疲倦的还是清醒的，都始终在工作，因为节奏系统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因此，最健康的教育系统吸引的是永不疲倦的人类节奏系统。

因此，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教学，所有的教育，为了忠实于人类的基本知识，必须以节奏系统为基础，必须呼吁学生的节奏力量。通过将灵活性和音乐引入所有的教学中，总是从图画、节奏、旋律和一般的音乐元素开始，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相当令人惊讶的事情——随着孩子在艺术

活动中的进步，一种强烈的需求表达出来，与通过这种对世界的图画和音乐理解而发展出来的东西有关。很明显，这种艺术方法太过丰富，不可能永久性地获得内心的满足。很快，到了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学生们就觉得有必要采用更直接的方法和简化，因为艺术领域变得过于丰富，无法让他们继续享受内在的乐趣。对简单化的渴望成为学生的一种自然而基本的需求。

只有当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才是从艺术方法过渡到智力方法的合适时机。只有在允许儿童体验艺术财富之后，才有可能在不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情况下介绍智力因素的相对贫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艺术品质中提取智力。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让孩子们表演艺术动作，如果一个人让他们以音乐的方式移动他们的四肢，如在伊尔克利这里表演的优律诗美，如果一个人鼓励孩子进行雕塑性的、形成性的活动，以及控制整个身体的音乐动作，那么一种显著的饥饿感就会在孩子身上产生——一种精神上的、灵魂上的和身体上的饥饿感。在这一阶段，儿童的整个组织都要求进行具体的体育锻炼，具体的身体卫生，因为只有在体操中的各种动作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饥饿时，身体卫生才有利于人体机体的发育。换句话说，学生对智力追求和意志活动的需要源于艺术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教育不仅旨在发展人性的某一部分，而且旨在发展整个人类。例如，我们有可能训练孩子的记忆力，从而有利于身体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一些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将来会被生理学完全接受的话：在孩子身上发挥精神作用的一切同时都会影响物理组织，甚至进入物质层，即物质有机体本身。例如，我们可

能看到今天的人们，在他们50岁左右，开始遭受新陈代谢疾病，如风湿病。如果作为教育者，我们不把对学生的观察仅限于儿童时期，而是认识到儿童时期就像是所有生命来临的温床——就像植物生命中的种子——那么我们也会认识到，当我们使儿童的记忆力紧张时，这种影响将直接通过机体产生，因此在四五十岁时，新陈代谢疾病将出现，而机体组织将不再能够纠正。

当我提出这些相互联系的建议时，你可能会相信我，在华德福学校，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灵魂和精神方面对学生的身体素质产生有益的影响。我们从卫生学的角度来看待每一节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精神是如何继续影响人体的。由于我们的教学法和方法依赖于我们对人类的洞察力，我们能够通过直接观察成长中的儿童，为不同年龄的儿童制定课程和教育目标。我们只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接受他们所展示的东西。我们的教学法完全基于人类的应用知识。

这种方法使我们相信，我们的教育不仅是从儿童的角度来完成的，而且也是从我们照顾的任何儿童的整个世俗生活的角度来完成的。例如，有些人认为，应该只教孩子通过孩子自己的观察能够理解的东西；现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观点，但是那些作出这种说法的人忽视了以下情况对生活的价值。

从七岁到青春期，如果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来自于一种自然的权威，这对他们来说是最有益的。正如在七岁之前，统治原则是模仿，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统治原则也是教师的权威。在这个阶段，许多仍然超出学生理解能力的东西，仅仅通过对老师权威的信任，通过对老师的尊重和爱的态度，就在灵魂中被接受了。这种爱是最重要的教育因

素之一。

重要的是要知道，在三十或四十岁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会记得一些事情，一个人在八或九岁的时候接受了一个可爱的老师的权威的力量。现在，随着它在灵魂中再次浮出水面，它渗透到一个人的成人意识中。通过一个人在此期间已经成熟的能力，一个人开始理解仅仅基于一个受人爱戴的老师的权威而在八、九岁时被接受的东西。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它是人类复兴的源泉。如果在几十年后，一个人最终能够通过自然的权威感来理解自己以前接受了什么，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它确实能够使整个人类重获新生。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需要考虑人类生活的整个前景，而不仅仅是在目前条件下可以单方面看到的情况。

我想从道德的角度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固有的宗教情感在宗教教育中得到滋养——每个孩子都有这种情感，那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难道没有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仅仅因为他们的存在，就能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祝福的情绪吗？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人是如何进入聚会的。这些人所说的智慧的话语并不能散发出这种祝福的效果，他们的存在、语调和手势足以在他们周围的人中创造一种祝福的情绪。当我们回顾他们的童年时代，这些人可以教导我们，他们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把恩典和祝福带给他们周围的人。在童年时期，他们以近乎宗教般的尊敬敬重一位深受爱戴的权威。如果一个人童年时期没有学会仰望一个受人尊敬的权威人士，那么他在老年时期就不可能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想用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希望在晚年能够举起祝福，他一定学会在童年祈祷时折叠它们。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童年时双手合十祈祷，老年时双手合十祈祷。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考虑到整个人类。在童年时

期，我们为内心的宗教道德感播下种子，为成年人播下足以满足生活需求的种子。如果一个人试图从对人的全面了解，即从出生到死亡的观察结果中获得知识来建立一种教学法，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努力实现教育的更新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突出和集中，因为最大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教育问题。

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谈了一下我内心深处的态度，这种态度充满了对人性的普遍热爱，在整个华德福教育学中闪耀着光芒。因此，无论我们的努力多么薄弱和不完美，我们仍然希望，基于对人类更充分了解的教育能够同时成为全人类最佳意义上的教育。通过观察人类的生活在学校工作也许是最好的方式，也努力向生活的美好无处不在。这肯定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教育改革所固有的根本问题。

第9讲 人智学与教育

海牙 1923年11月14日

在今天不同的方面，人们谈到需要一个答案的某些教育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得到解答。现代教育的许多努力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今天，应这个国家人智学者的要求，我希望向你们传达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来自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1919年，艾米尔·莫尔特迈出了开办一所免费学校的第一步，他让我负责学校的实际事务和方向。因此，我所代表的人类和世界的精神科学知识，自然而然地成为这所学校实行教育的基础。这所学校自1919年开办以来，目前提供12个年级。今年夏天进入十二年级的学生明年将参加期末考试，这样他们就可以进入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学校提供与儿童教育有关的一切，从小学年龄(即六岁以后)直到男孩和女孩开始接受高等教育。

这所学校的实践是精神科学世界观的产物，并不是为了革新以前在实践教育领域取得的任何成就。我们的目标不是想出新的激进方法，例如那些在特殊的农村寄宿学校尝试的方法，在那里，在教学开始之前，创造非常特殊的条件被认为是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沿着20世纪初开明的教育者已经标记的教育道路继续前进。我们不仅试图以人类在地球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知识为基础，而且试图以最广泛和最全面的方式洞察整个人性。这种洞察力不仅包括出生和死亡之间地球生命的各种物质事件，而且包括作为人类

永恒神圣的生命中的生命和显现。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教育改革者已经取得的成就之上再添一笔，我们还要从更广泛的精神视角提供可以作出的贡献。此外，我们无意将乌托邦式的教育理念带入世界——通常来说，这比完全基于实际现实创造某种东西要容易得多。我们的目标是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

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一个人所面临的实际条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必须成为真正和真正的教育艺术所产生的人的基础，以便学生最终能够找到办法进入当前和未来的社会和职业生活状况，这种状况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华德福教育提供的教育是严格实用和有方法的，这意味着，基本上，它的方案可以在任何类型的学校完成，只要能够创造基本条件。到目前为止，事件表明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至少取得了一些进步。

我们是在吉祥的情况下开办学校的。最初，制造商艾米尔·莫尔特(Emil Molt)为他工厂工人的孩子们开办了这所学校。当然，招收他们并不困难。此外，我们还接收了父母对人智学的观点感兴趣的孩子。尽管如此，我们开始时只有130名学生。四年后的今天，学校从八年级增加到十二年级，我们有近八百名学生和四十多名教师。在荷兰，最近有人努力开办一所类似的小学校——但是后来更多。在斯图加特使用的方法在荷兰也有一定的价值。瑞士也正在采取步骤开办这样一所学校，在英国，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开办华德福学校。

在这些介绍性的发言之后，我想谈谈 华德福教育学的意义。它建立在对人的深刻认识和教师的能力基础上，通过特殊的准备和培训，逐周、逐月、逐年地感知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展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德福教育问题首先应该

看作是一个教师培训问题。我将试图以粗略和不可避免的抽象形式概述在这种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可以做什么。然而，这种抽象的形式只能是一种描述。重要的是，所说的成为血肉之躯，可以说，在教师中，这种深化的人类知识来自实践，而不是来自理论，因此成为适用于学校。

当我们观察成长中的孩子时，我们很容易忽略与人生三个基本阶段相关的变化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孩子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但通常我们无法理解其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可以区分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直到20年左右，正规教育结束，或者为更专业化的教育让路。第一个阶段是同质性的，从出生开始，到第七年左右的牙齿变化结束。第二个生命阶段开始于第二次长牙的时候，结束于青春期。在第三阶段，我们关心的是性成熟的年轻人，如今他们往往觉得自己更加成熟，如果我们想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教育，实际上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治疗。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1岁左右。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孩子的第一阶段生活。对于没有偏见的观察者来说，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完全是一个模仿的存在，直接进入精神、灵魂和物质存在的最亲密的纤维；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是一个有意志的存在。人们会注意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来自环境的印象越来越开放，对外界事物和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关注。但是，人们很容易欺骗自己，认为孩子对外部世界的日益关注是由于概念生活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根本不是真的。人类由于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动力，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比在牙齿变化之前的这些年里更想要自由和更加独立于概念领域。在这些年里，孩子真的想要排斥一切与概念生活相关的东西，以便自由地跟随内在本性的倾向。另一方面，孩子的意志倾向于与周围环境融合，直到

意志在身体上显现出来。没有什么比孩子通过肢体动作准确地模仿周围成年人习惯性的手势或姿势的倾向更明显的了。这是因为孩子感到一种压倒性的冲动，想要在意志领域继续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坐立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完全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孩子的感官知觉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一个有意愿的人，甚至在感知上也是如此——为了成为称职的教育者，我们必须学会看到这一点。请允许我提供一些细节：

我们对颜色的感知是各种感知中的一种。很少有人注意到颜色感知中确实存在三种不同的元素。一般来说，人们把“黄色”或“蓝色”说成是一种色彩感知，但这种感知有三个要素，这一事实通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人类的意志参与了我们与颜色的关系。让我们以黄色和蓝色为例。如果我们完全摆脱了心理上的偏见，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黄色对我们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狭义的感知，还会影响我们的意志。它刺激我们的意志朝着外向的方向变得活跃。这里可以进行一些非常有趣的心理学观察。人们可以发现，例如，黄色背景，如大厅，如何刺激一个倾向变得向外活跃，特别是如果黄色闪烁略带红色色调。然而，如果我们被一个蓝色的背景所包围，我们会发现对意志的刺激是向内的，它往往会创造一种愉悦和舒适的情绪，或者谦卑的感觉，因此产生内在活动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做出有趣的观察，例如，蓝色产生的印象与特定的腺体分泌物有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意志是由蓝色刺激并向内引导的冲动。

我们研究颜色感知效果的第二个要素可能是观察颜色刺激的感觉。黄色或红黄色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我们有一

种温暖的感觉。蓝色或蓝紫色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就像蓝色变得更红一样，它也感觉更温暖。这些例子显示了黄色和蓝色对感觉生活的印象。只有第三个反应代表了我们可以考虑的黄色或蓝色的想法。但是在我们心理意象的最后一个元素中，意志和感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我们现在从人类公正知识的角度来考虑儿童的教育，我们发现儿童的意志冲动首先是通过色彩经验发展起来的。幼儿根据黄色的外向刺激或蓝色的内向效应来调整他们的身体运动。这种基本趋势一直持续到孩子掉第一颗牙齿。自然地，感觉和知觉也总是在对颜色的反应中发挥作用，但在第一生命阶段，颜色对意志的影响总是占主导地位。

在第二生命阶段——从第二个齿列到青春期——由颜色创造的审美感受的体验叠加在现有的意志冲动之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随着牙齿的改变，某种类似与颜色刺激有关的平静效果，或者换句话说，从孩子天生的“触摸”颜色的欲望的观点来看，一种内在的平静。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人们对颜色的冷暖特性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欣赏。最后，只有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人们才会对黄色和蓝色这两个概念产生一种更加超然和平淡的联系。

因此，在色彩感知中所显现出来的东西也存在于整个人类中。人们可以说，直到第二个牙列，孩子有一种完全奉献给周围环境的自然宗教关系。孩子允许生活在环境中的东西生活在其中。因此，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指导都建立在孩子天生的模仿倾向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孩子自己对周围环境的同理心的内在体验上，我们就能最好地成功地教育孩子(如果我们可以把早年抚养孩子称为“教育”的话)。

这些影响包括人类生活中最难以估量的冲动。例如，如果一个孩子的父亲表现出暴力的脾气，不能控制他的爆发，孩子将明显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发脾气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孩子无法理解这些，但是生气的人的行为，甚至手势都很重要。在早期，孩子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普遍的感觉器官。在孩子自己的动作和意志的表达中，身体通过模仿父亲的动作和行为所表达的内容而存活。这样一个孩子仍然易受影响和柔韧的身体里的一切都通过这种经历的影响展开。血液循环和神经组织，以儿童的灵魂和精神状态为基础，都处于这种影响之下，它们适应外界的影响和冲击，形成内在的习惯。因此，通过模仿原则形成的孩子的内在性格，在人的余生中仍然是内在的构成。在以后的生活中，血液循环会受到这种外在印象的影响，在这个最脆弱的童年阶段转化为意志的力量。这必须从身体和灵魂两个方面来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忍不住想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被认为犯了后来被称为“偷窃”的罪行。他从他母亲的一个抽屉里偷了钱。他甚至没有把它用在自己身上，而是用它买了糖果，与他的玩伴分享。他的父亲问我他应该怎么处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偷”了钱！我回答说：“当然有人会注意到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个男孩没有偷窃，因为在他这个年纪，偷窃的概念对他来说还不存在。事实上，这个男孩多次看到他的母亲从抽屉里拿钱，他只是模仿她。他的行为代表了一种完全正常的模仿企图。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偷窃的概念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一个人必须有意识地不在孩子面前做任何不应该被模仿的事情；在所有的行为中，都必须考虑到模仿的原则。无论一个人想让孩子做什么，都必须树立榜样，孩子自然会模仿。因此，不应该像幼儿园里经常做的那样，给幼儿分

配特别设计的职业；如果必须这样做，教师应该从事同样的活动，以便激发儿童的兴趣，模仿成人。

模仿是健康教育的原则，直到改变牙齿。任何东西都必须刺激孩子的意志，因为意志仍然完全编织在孩子的物质身上，具有几乎宗教般的屈服于环境的品质。这一点无处不在，无处不在。随着牙齿的改变，这种屈服于环境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孩子般的审美、艺术的屈服。我想说的是，孩子对其他人的自然宗教冲动，对我们所理解的自然的冲动，变成了一种艺术元素，必须与想象力和感情相遇。因此，对于第二个生命阶段，唯一合适的方法对孩子是艺术。小学阶段的教师和教育者必须特别小心，以艺术的品质渗透这一时期所做的每一件事。在这方面，需要采取新的教育方法，特别注意将这些新方法运用到实际日常生活中。

我并不认为下面这些会产生太多的对立情绪，因为许多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教师职业往往使其成员学究气十足。然而，在七岁到十四岁的这些年里，对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迂腐更有害的了。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老师的艺术感觉更有益处了，这种艺术感觉是由天生的内在热情带来的，可以遇到孩子。向儿童提出的每一项活动，当着他们的面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扎根于艺术的热情，而不是迂腐的，也不是某种理论的结构，这样，儿童才能以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感作出反应，因为他们被人类生活中心产生的神圣自然过程所塑造。

如果教师明白如何在这样的情绪下与学生一起工作，他们就实践了唯一生活的教学方式。在他们的教学中必须有一些东西流入，我在这里只能简单描述一下。我所说的这种品质，一方面体现了教师的理解力，一方面体现了他们

愿意花时间工作的意愿，但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整体态度上。对人的了解必须成为教师的第二天性，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操作油漆和画笔的能力必须成为画家总体素质的一部分，或者使用雕刻家天生的雕刻工具一样。然而，在教师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必须得到更认真的对待，几乎是虔诚的，因为在教育中，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将会遇到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把它仅仅称为一件艺术作品几乎是亵渎神灵的。作为老师，我们被召唤去帮助这个神圣的创造。正是这种老师内在的敬畏情绪才是重要的。通过这种情绪，一个人可以找到方法与孩子们建立一种越来越活跃的关系。

记住，在学校里，年轻的学生必须成长为最初与他们本性格格不入的人。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以书写为例，写字是基于那些不再具有审美经验的字母，而是串联在一起构成单词和句子。我们当代的书写是从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发展起来的，从图画开始书写。但是，古代的绘画作品仍然与它所表达的内容有着生动的联系，正如文字内容与其意义保持着生动的联系一样。今天，我们需要通过学术研究来追溯“小妖精”(我们称之为字母 a)，直到将这个字母插入一个或另一个单词中所表达的东西被内在体验的那一刻。然而，这个“a”只不过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惊讶和好奇的表达方式。每一个字母都有它的起源，在感受的领域，但是那些感受现在已经失去了。今天，字母是抽象的。

如果一个人对孩子的思想有一个公正的洞察力，那么他就会知道这些抽象概念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些抽象概念应该是孩子在一个脆弱的年龄段学习的，书面的含义曾经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现在却完全失去了它在今天的成人世界中所使用的早期联系。

因此，我们华德福学校的学生们一直在努力诱导学生们从绘画和绘画的活动中学会书写。我们先教书写，再教阅读。首先，我们根本不让孩子们直接接触字母。例如，我们允许孩子体验绘画的活动——例如，画一条鱼——不管这种努力可能有多原始。所以孩子画了一条鱼。然后我们让孩子意识到画在纸上的东西读成一个单词时发出的声音；我们让孩子意识到画上的东西读成了“鱼”。现在把鱼的形状变成单词 F-ish 的第一个字母的发音是一个简单而明显的步骤。字母 f 实际上代表了它的历史起源。然而，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从画的形式，我们导致适当的字母。

绘画的活动自然地与人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使孩子们能够通过他们自己对外部现实的体验来吸收字母。这需要一种艺术感。它还迫使一个人克服某种随和的态度，因为如果你能看到 华德福的孩子们使用他们的画笔和颜料，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从老师的角度来看，一定程度的个人不适是不可避免的使用这种方法！一次又一次，老师不得不为孩子们收拾残局，这需要一定的奉献精神。然而，这些小问题被克服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活动中，即使是小孩子也能获得多少艺术感受力。他们很快意识到在纸上随意涂抹颜料和达到水彩的发光质量所需要的效果之间的区别。这种差异，对许多成年人来说可能是完全“神秘的”，很快对孩子来说就变得非常真实，如此丰富的心灵和灵魂体验是对书写介绍的一个额外好处。

另一方面，教孩子们用这种方式写字一定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然而，晚一点学习写作并不是一个缺点。我们都很痛苦，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授抽象的、过早的写作。对于

人类来说，最大的祝福莫过于其成员在9岁或10岁时就开始过渡到抽象的字母表，而这些字母以前是从活生生的绘画方法中衍生出来的。

当学习写作时，整个人类都被占据了。一个人必须努力以正确的方式移动手臂，但同时他感觉到手臂和手的这种活动与他的整个存在相联系。因此，它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过渡，从孩子更多地生活在意志元素的阶段，到感觉元素占主导地位的第二阶段。在学习阅读的过程中，孩子主要使用感知字母形式的器官，但是孩子的整个存在并没有完全参与其中。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努力从写作发展阅读。类似的方法也适用于孩子需要学习的所有东西。

重要的一点是让教师阅读需要在孩子自己的天性内进行教学的内容。这句话是所有华德福教育学的症状。只要教师的阅读教学与孩子的天性和谐一致，就没有必要强调这种或那种方法的优点。重要的是，老师能够感知需要从孩子身上得到什么。无论我们以后生活中需要什么，都是我们从我们童年时代种下的东西演变而来的。

感受孩子内心想要流露出来的东西，培养孩子在7岁到14岁之间的同理心，这些都是给孩子以后生活的正确立足点。在这种情况下，培养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的移动概念尤为重要。如果老师限制他们的主题只包括孩子已经理解的内容，那么基于生活情感的灵活概念就不能得到适当的发展。恳求一个人应该避免教授一个孩子还不能理解的科目，这显然是有道理的。这一切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

另一方面，教科书描述了具体的教学方法，教科书旨在向教师展示他们的实物课程应教授什么科目，以及如何教授这些科目，从而使不会接受超出他们目前理解范围的任何教学，这可能会使人感到绝望。这些书的内容往往充满了琐事和陈词滥调；他们不允许在这个年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灵魂中看到外界根本感觉不到的东西，例如生活中的道德和其他冲动。那些提倡这些观察方法的人并不认识到，一个人的教育不仅基于在儿童目前阶段可以观察到的情况，而且基于在童年以后的整个未来生活中将会发展出来的情况。

事实上，每当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对一个被视为通往世界大门的老师(当然是出于本能，适合这个年龄)感到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时，这样的孩子就可以从内心深处获得支持，并从一个正当权威的经验中获得支持——不仅仅是在老师所说的话上，而且在老师的行为方式上，例如：这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有很大的不同，前一个阶段是以模仿的原则为指导因素，直到换牙为止。儿童早期的模仿态度后来转变为内在的生活力量。在人生的第二阶段，没有什么比孩子出于对老师的信任而接受真理更重要的了，因为具有适当权威意识的孩子会接受老师的话，这只能是真理。真理必须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首先通过成年人——让孩子明

白。同样，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也必须从教师的态度演变而来。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世界必须以显而易见的权威的形式来迎接孩子。当然，你不会误解，我在三十年前写过《直觉思维作为一种精神道路：一种自由的哲学》，我是在反对人类的自由。但是，即使是最自由的人，也应该在童年时期体验到仰望教育者的权威所带来的无限益处——通过这种对权威的尊重，体验到通往世界上真理、美丽和善良的大门。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观察到，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

孩子变成了一本书，在那里人们可以读到所需要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会对如何处理孩子产生深刻的感觉，例如，在孩子生命中的任何重要时刻。一个这样的时刻是在九岁到十岁之间。任何一个成为孩子天生权威的人，通过观察孩子，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在九岁到十岁之间，会发生一个可以用许多方式表达的重大变化。在这个发展阶段，孩子们需要一些相当具体的东西，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什么。

情况是这样的：在这个阶段之前，孩子们已经完全无意识和本能地体验到了教育者的权威。现在需要的更多了，学生们现在希望感到放心，他们对老师的权威的感觉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更成熟和批判性的天赋的观察。如果在这一点上，老师成功地保持了自然权威的光环活着，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也许在孩子的四十五岁或五十岁时，会有回忆重现的时候。因此，在童年时代，也许在八九岁的时候，在信任上曾经被接受的东西，现在随着一个人生生活经验的成熟而被重新考虑。这样的记忆可能已经在无意识中沉睡了几十年，现在又重新浮出水面，从成熟生活经

验的角度进行评估。这样的事情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并且激发了丰富的内在生命力量。

保持思想和灵魂年轻的秘诀是什么？这当然不是一种怀旧的态度，怀念“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那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不是现在的生活。”。它是我们年轻时经历的内在转变，使我们保持年轻，使我们对其他人有价值。这种内在的转变代表了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植入我们灵魂的果实。与人类生活和我们的身体紧密相连的冲动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转化。

我只想举一个这种转变的例子。有些人，已经到了很老的年纪，在他们的公司里散发着一股健康的氛围。他们甚至不需要说什么智慧的话语，仅仅通过他们的存在，他们就能在周围的人身上散发出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因此他们的公司总是受到欢迎。他们传播一种祝福。这份礼物是从哪里来的？

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只考虑童年和上学的时间。这样，教育仍然只是一种外在的学习。深入研究教育需要扩展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观察和兴趣。如果我们从我所提倡的教育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生活，我们会发现这种祝福的礼物根植于早期对教育者的自然崇拜，这种崇拜是在童年时期经历的。我想更进一步地说，没有人可以在内心的钦佩和崇敬，在祝福中张开双臂和双手，除非一个人在小时候学会了在钦佩或崇敬的祈祷中交叠双手。在人的一生中，尊敬的内在体验转化为一种能力，在这种祝福能够对他人产生有益影响的时候给予祝福。

再说一次，只有当我们将整个人生纳入我们的观察之中时，我们才能实践真正的生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想教孩子僵硬或固定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一个五岁的孩子绑在一件不允许他进一步发育的紧身衣里一段时间——当然我是在假设，因为这不会发生——我们就会在这个孩子的身体生活中犯下可怕而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是，这正是我们对孩子的灵魂生活所做的，当我们教给孩子定义时，我们打算保持不变，这些定义是孩子的记忆应该承载的，固定的和不变的，贯穿一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只给孩子灵活的想法和概念，能够进一步成长-身体，灵魂和精神的成长。我们必须避免教授固定的概念，而是带来随着孩子变化和成长的概念。我们永远不应该培养一种野心，去教给孩子一些终生难忘的东西，而应该只传达流动的想法。那些认真学习教育艺术的人会理解这一点。

当我说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是天才的时候，你不会误解。但是每个老师都能找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男孩和女孩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比他们现在的老师表现出更高的智力。真正的老师应该时刻意识到，有一天坐在他们面前的一些学生在智力和其他方面会远远超过他们。真正的教育艺术家从不认为他们在智力上与坐在他们面前的孩子是平等的。

所有教育的基础是运用和实现从艺术中获得的一切的能力。如果我们从绘画中获得书写和阅读，我们已经运用了一种艺术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从音乐元素中获得的巨大好处，特别是在培养孩子的意志方面。我们只有在真正了解人类的基础上进行教育，才能认识到音乐元素的作用。

然而，音乐却引领我们走向别的东西，走向优律诗美。

优律诗美是一门艺术，我们可以说它是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由精神科学研究发展而来的。在对人类知识至关重要的一系列事实中，当代科学只知道一个很小的细节——对于右撇子(也就是大多数人)来说，语言中枢位于大脑的第三个左旋，而对于左撇子来说，语言中枢位于大脑的右侧。这只是个小细节。精神科学进一步告诉我们，这是教育的基础，所有的语言都来源于肢体运动，广义地说，是幼儿时期表现出来的。

当然，孩子的一般体质在这里是很重要的，这比那些或多或少由偶然的外部环境造成的结果要重要得多。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在早年受伤了一只脚，这样的伤害不需要有一个明显的影响与我现在的想法有关。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语言的整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利用植根于语言的肢体系统中的某些冲动时，我们从行走开始——也就是说，从腿和脚的每一个姿势开始。在四肢的运动中——例如在脚上——有些东西在位于最前端的语言器官中经历了一种神秘的内在有机转化为一种冲动。这种联系主要存在于辅音的形成中。同样，孩子使用手的方式也是习惯性语言形式的起源。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经过转换的手势。当我们知道语音是如何由辅音和元音构成时，我们就能看到它们中的肢体运动。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传递给世界的是一种“空气中的手势”。

一种艺术性的教学方法使我们能够将人类真正的知识传授给教育。通过这样一种方法，那些在这种教育艺术的意义上进行教育的人就成为了教育艺术家。在这种教育的基础上没有什么革命性的东西——只有能够激发新的动力的东西，能够被纳入每一个教育系统的东西——因为它是从人类最密切的发展潜力中发展出来的。

当然，这需要各种重新安排的课程和教学的一般，其中一些仍然是非常不寻常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努力按照 华德福的方法来实践教育的艺术，自然的目标就是以集中的形式来处理儿童的生活。例如，现在许多学校的习惯是从八点到九点教算术，然后是从九点到十点教历史，再然后是从十点到十一点教另一门课，这样就不可能按照随意的顺序教所有的科目了。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安排了时间表，以便在三到四周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教授同一主要课程，因此学生们可以全神贯注地学习一门主要课程。如果这样收到的东西后来被遗忘了，这并不能对我们的方法提出有效的反对意见，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成功地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培养了儿童的灵魂生活。

这一切仅仅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人类的精神科学知识如何能够导致教育艺术的发展，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再次受到教育，而不是通过诸如实验教育学或实验心理学之类的外来手段，而是通过允许生命从我们自己的最深处流向儿童的最深处的手段。

当人类进入地球的生活时，他们不仅接受他们的父母遗传下来的东西，而且他们还作为精神生物从精神世界下降到这个地球的世界。这个事实可以应用到教育实践中，当我们对人类有生活洞察力的时候。基本上，我想不出有什么印象比在观察一个婴儿在我们内心参与这样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印象更美妙了。婴儿从精神世界下降到尘世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一开始模糊不清的东西，逐渐形成形状。如果我们遵循这个过程，我们会感觉到与精神世界的直接接触，这个精神世界就在我们眼前的感官世界中化身和展开。这样的经历提供了一种责任感，以一个

人的任务作为一名教师，并在必要的照顾，教育的艺术达到质量的宗教服务。然后，在我们所有的实际任务中，我们觉得是神自己把人类送到这个尘世的存在，他们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教育。对于这个化身的孩子，众神给了我们一些谜题，这些谜题激发了我们最美丽的神圣服务。

因此，流入教育艺术并必须成为其基础的东西，主要来自教师本身。每当人们表达他们对教育问题的看法时，他们经常说，不仅要培养孩子的智力，还要培养宗教因素，等等。关于孩子们应该培养些什么，这方面的讨论很多。华德福教育更多地讲述了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对我们来说，教育的问题主要是找到合适的教师。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时，青少年应该感觉到：“现在，我的感觉和意愿在学校得到了改善，我已经准备好训练我的思维；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被解雇进入生活。”因此，在这个阶段迎接我们的，就像是学生们在我们学会理解他们的时候发出的一个清晰的呼唤。人智学关于人类的知识并不意味着只是那些倾向于神秘主义或者无所事事的人的理论。它想要直接进入生活。我们对人类的认识是一种实践，是现实生活中最接近人类灵魂的方面，它与我们成为人类的责任直接相关。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教育，并与人性和谐相处，下面这幅令人安心的思想画面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正把未来所需要的东西带到未来！我们的文化生活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和复杂情况；它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在对人类进化的挑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常说(事实上令人作呕)，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问题。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都应该使我们意识到，当代生活中困难的根源是内在的障碍，这些

障碍必须克服。哦，今天的人们是如何彼此擦肩而过，却没有理解！没有爱，没有对其他人的潜能的亲密兴趣！人类的爱，而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有一件事情是必要的，以便能够发展这种亲密和关心的态度，使一个灵魂和另一个灵魂之间再次直接接触，使社会思想不仅仅成为理论上的要求：我们必须学会以正确的方式协调社会生活，注意教师和儿童相关的机构。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种子是通过学校中儿童和教师之间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式种下的。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这种教育艺术中的许多东西就像照料种子一样，通过对未来的现实想象——它永远不可能是乌托邦式的——他们放在托付给他们照料的人类身上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正如我们在教育儿童时应该把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放在我们眼前一样，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整个生活，从最广泛的方面来看。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意味着不是为现在而是为未来而工作！孩子承载着未来，如果教师能够提醒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他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被最美丽的教育态度承载着：那些我们必须教育的人是上帝派来的。我们的任务是引导我们的学生以正确和有尊严的方式进入尘世生活。以生活的方式与孩子们一起工作，帮助他们找到从神圣世界秩序进入世俗世界秩序的道路——这必须贯穿我们的教育艺术，作为一种感情和意志的冲动，以满足当今人类生活的最重要需求。

这就是华德福教育学的目标。我们在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即从精神科学中产生的关于人类的活的知识可以证明对人类的一般存在是有益的，并且通过它可以证明对教育领域是实际生活中最重要的分支是有益的。

第10讲 德育与体育

海牙 1923年11月19日

大家都希望我能多谈谈华德福教育。因为今天的会议还没有安排，当我上周三对你们讲话的时候，今晚的演讲可能有点格言化。

几天前，我指出这里讨论的教育艺术是如何建立在对人类真正了解的基础上的。这种关于人类的知识和洞察力必须是全面的——也就是说，它必须考虑到人类身体和灵魂以外的方面，并且包括整个人类，由身体、灵魂和精神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工作。

另一方面，我还强调，如果我们要实践真正的教育艺术，就必须牢记每个学生从出生到死亡的寿命，因为在第一生命期间通过教育植入的许多东西，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往往只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表现出来。如果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只考虑学生目前的身心状况，如果他们只根据他们在特定阶段看到的情况来发展他们的方法，他们就不能为学生以后的平衡和健康的发展打下适当的基础，从而使他们成长为强壮、和谐和能干的人。然而，打下这样一个基础，正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教育艺术的目的。因为这个目标，我们的教育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是片面的。人们很容易相信，因为这种教育是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产物，它会偏向于精神视角。但事实并非如此。仅仅是因为它始终认真地关注整个人类，它的学生的身体方面得到了灵魂-

精神方面得到的同样充分的考虑。

人们甚至可以说，对儿童的灵魂和精神的教育治疗是处理，以便教育者在儿童中发展的任何东西都将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影响物理组织。

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以及其他遵循类似教育原则和方法的学校，我们进行教育的目的是使精神对学生的身体组织产生尽可能好的影响，使他们朝着精神发展的每一步迈进。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在儿童中，灵魂和精神领域还没有像在成年人中那样与物质身区分开来。

我们都知道当今所谓的哲学家在试图清楚地描绘人类精神和物质层面之间的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一方面是精神方面。它是通过思考和灵魂生活在内心体验到的。从本质上讲，它与我们在生理学和解剖学上研究人类物质身时所遇到的完全不同。从我们内在的灵魂和精神体验到对人体的检查，搭建一座桥梁并不容易。

然而，如果一个人不带偏见地观察儿童的发展，如果一个人能够洞察儿童在换牙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当儿童经历其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蜕变时，人们就不能不认识到，在这一点上，儿童的整个灵魂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孩子的表现是以一种基本的、梦幻的方式出现的。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们见证了记忆的发展；好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记忆在牙齿变化过程中或由于牙齿变化而发生的转变。观察表明，在牙齿发生变化之前，与记忆有关的内在活动——即生活在记忆中的内在活动——实际上是通过物质身形成的习惯的本质。这孩子记得——确实，记得非

常清楚。然而，这种记忆力更像是练习重复一项已经成为后天技能的活动。事实上，在生命的第一阶段，记忆作为一个整体的确是一种内在的技能，一种内在习惯的发展。只有从牙齿的改变开始，孩子才会开始回顾过去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脑海中回顾过去的经历——以一种回顾的方式。在记忆的进化过程中，孩子的灵魂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孩子形成表象的能力向我们展示了同样的画面。当你不带偏见地观察一个小孩的心理意象时，你会发现意志力是非常活跃的。7岁以下的孩子还不能将内在意志体验与思考中的意志体验分开。这种分离开始于牙齿的变化。换句话说，随着牙齿的变化，孩子的灵魂生活经历了一个完全的蜕变。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孩子在换了牙之后真正的灵魂生活显然不可能凭空出现。它肯定已经存在了，但并没有以后期的方式显现出来。它在生长和营养的有机力量中是活跃的。它是一种有机的力量，转化为记忆的力量，转化为自由的灵魂力量。

如果我们想在教育方面取得适当和专业的进步，我们必须发展现代物理学所显示的同样的内在科学勇气。在那里，“潜热”的概念已经被接受，这个概念意味着热量与某些物质结合在一起，而不会散发出任何外部可测量的热量。然而，如果通过某种外部过程，这种热量从物质中抽取出来，它就成为所谓的“释放热”。以前它是“潜热”。在物理学中，我们习惯于这样的概念。当我们谈论人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勇气形成一个类似的概念。我们应该说：随着牙齿的改变，孩子的灵魂生命得到了解放。在此之前，它是潜伏

的，受制于生长的有机力量，并以营养和生长过程的形式发挥作用。这些力量中的一些，为以后的生活所需要的，仍然保留在那里，但是它们的一部分已经分离，变成了灵魂的解放生活。

如果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抽象地谈论(而且是需要谈论的)，如果作为一个老师能够具体地观察它们，那么隐藏在亲密、温柔和优雅方式中的一个巨大的奇迹就会显现出来。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就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看到婴儿脸部模糊的特征逐渐变得更清晰，那些抽动的、无方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协调，成为有意义的肢体运动。看到一些东西从孩子的中心上升到整个有机体的表面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睁开艺术家的眼睛跟随它，我们就会在这种形式和形象的展开中体验到奇妙的世界秘密。

同样，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就是在换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前通过成长的力量发挥作用的東西，现在是如何被解放并发展成为孩子灵魂的生命。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具体而详细地发生，我们对教育的热情就会真正地觉醒。然后我们就有可能逐渐适当地引导那些在第二次牙列出现之前一直存在于孩子体内的力量。

在牙齿发生变化之前，孩子是一个有意志的存在——不同于晚年人类的意义，而是一个有意志的存在，同时完全是一个感觉的存在。下面是一个比喻，但是，如果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孩子真的是一个伟大而全面的感官。在每个感觉器官中，除了感知的能力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意志力，尽管在实际的感觉器官中，这种意志元素有些隐藏。同样，在孩子的意志元素中，意志像一个感觉器官一样生活，直到第二个牙齿的到来。孩子以一种更加亲

密和敏感的方式感知周围的一切，以这样一种方式，一切都是内在模仿的，直到最内在的有机构成。孩子是一个完美的模仿者。有趣的是，孩子不仅对别人的动作和手势做出反应(当然，孩子也通过模仿别人所听到的来学习说话)，他不仅能感知这些外在的东西，而且还能模仿别人的情绪，甚至他们的思想。一个人应该意识到生活中不可估量的事情。当我们接近一个年幼的孩子时，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有哪怕一个不纯洁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想法所引起的振动的精细过程，是被孩子的物理有机体所模仿的。通常，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对此，科学界的观点仍然相当模糊。

请允许我插一句话来说明这些奇怪的关系，不仅仅是人类之间，甚至是人类和动物之间。它不容易融入一个人用眼睛通常的感觉方式所能感知到的东西，它触及了我在过去几天里经常提到的超感觉元素。一段时间以前，有很多关于“数马”的讨论。“据我所知，这些主要的表演用马都在埃尔伯费尔德，但我确实观察到了其中一匹正在表演的马，那是柏林的冯奥斯汀先生的马。我能够研究这匹马和它所有的成就。那些粗略地观察发生了什么的观众可以看到冯·奥斯汀先生站在他的马旁边，向它提出简单的算术问题。这匹马用它的一只蹄子踩出了答案，这给旁观者带来了巨大的奇迹。

然而，普通民众并不是唯一来看这个奇迹的人，在听众中还有一位大学讲师，他写了一篇关于冯·奥斯汀先生的马的论文。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尽管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位大学讲师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对于奥斯汀先生的马在被问到“五加六等于多少”之后还能在“十一”上盖章这一事实，他无法给出一个合适的解释因为对于任何知

道这种生物的局限性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匹马不可能用任何类似人类的感觉来计算数字。因此，如果任何人相信这匹马真的能回答简单的算术问题，那将是毫无意义的。

为了发现这些结果是如何得到的，我们需要思考在表面之下发生了什么。尽管如此，事实依然存在：马确实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使得这位大学讲师推断，当冯·奥斯汀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继续在心里默默地数到11，“5加6等于？”当他数到代表答案的数字时，露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表情：这篇论文的作者认为，奥斯汀先生脸上的微妙表情给了马一个暗示，当他数到11的时候，从他身上发出的特定振动与之前的数字不同。根据讲师的说法，马应该会注意到这些震动，从而使它用一只蹄子踩出答案。因此，这个把戏大概是由于马能够感知到细微的振动。

讲师的理论到此为止。然而，有一个缺陷，讲师很清楚。除了马，任何一个观察者都应该能够察觉到冯·奥斯汀先生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这篇论文的作者解释说，人类无法察觉这种特征的变化——这相当于承认一匹马比一个大学讲师更有能力观察人的脸！这确实有点过头了，事情的关键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

当我在研究冯·奥斯汀先生和他的马之间的关系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和马之间奇怪的感情融洽，冯·奥斯汀先生一直这样做，他从口袋里拿出糖块，在马回答问题的时候给它吃。就这样，一种动物般的同情心产生了。在这里，我目睹了生命中一个不可估量的事物。这种感激之情一定使马能够感知到主人的想法，不是通过扮演冯·奥斯汀先生的面部特征，而是通过动物们对糖块的

感激之情的波浪，使它能够在听到主人喊出数字11作为回答“六加五等于多少”这个问题时，知道如何跺脚这种现象的秘密在于主人和马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马能够感受到在冯·奥斯汀脑海中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情感的心灵感应产生的原因。我不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只想在这方面提一下。经过仔细考虑，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提到它是为了证明，即使在更原始的生物中，同理心也可以在一个生物和另一个生物之间产生。

类似的事情在小孩子身上也经常发生。孩子还会在别人身上体验到用眼睛看不到或用耳朵听不到的东西，这些体验会产生持久的内在影响。因此，我们不应该允许一个单一的不值得思想进入我们的头脑，而围绕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即使我们不可能证明这样一个思想的存在，通过具体的振动。是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感官器官，完全是一个模仿者。你必须试着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你必须想象，在孩子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对物质组织产生影响，即使这种影响不能通过粗糙的外部工具来证明。例如，如果一个暴躁的父亲在孩子面前发脾气，而且如果这种发脾气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孩子就会体验到这些场景直接进入血液循环和腺体分泌物的形成。

孩子的整个身体组织将根据灵魂和精神从周围环境中所体验到的东西而形成。孩子在生命的第一阶段是一个模仿者，直到第二列牙齿长出来。但是这种形式的模仿直接影响到它的物质有机体。在血液中，在血管中，在神经系统的精细结构中，我们一生都携带着某种特定的体质，这种体质来自于我们第一次生命时期所受到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在父母家庭还是在儿童环境中的任何其他地方，最初的教育或抚养都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卓越的体育

教育。所有围绕着孩子的精神影响也进入了孩子的身体领域。无论孩子在肉体领域中吸收了什么，这种微妙的组织都会在他的整个地球生命中产生持久的影响，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当一个孩子经历了第二次牙列时，这种精细的感知能力就会减弱。孩子自己的想法开始与感官知觉分离。但是在第一生命阶段完全决定基调的感官知觉的基本品质是图画元素，因为孩子天生还不能理解抽象概念。把这些东西介绍给孩子是愚蠢至极的行为。生活在图画中对于孩子的思想生活至关重要——事实上，对于孩子的整个灵魂生活直到青春期开始——在青春期之前的任何智力教育都是对孩子整个灵魂生活发展的一种罪恶。一个孩子需要通过图画和艺术展示来教育。在这个阶段，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想用一个例子来澄清这一点。

对于任何想向孩子介绍更高层次的真理——例如，人类灵魂不朽的真理——的人来说，很明显，一个人必须以图像的形式开始。一个人可以通过说“看毛毛虫变成了茧”来逐渐引导孩子接受不朽的概念。一个人可以给孩子看一个茧，或者一个蛹。然后一个展示了蝴蝶是如何出现的。最后，一个人可以告诉孩子，人类的灵魂在身体里休息，就像蝴蝶在蛹里休息一样，只是人类的灵魂在外面看不见，然而，它在死后飞出了身体。

当然，这种方法并不是为了证明灵魂的不朽。这种方法会引起合理的反对，这些反对已经被很多人提出。我所想的就是向孩子展示一幅人类灵魂不朽的画面。这个孩子会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熟悉这些证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改变牙齿和青春期之间，孩子必须接受图像形式的内容。

这样的图片使灵魂充满活力，让它在未来的生活中变得丰富多彩。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可以继续下去。一些老师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智商远远高于他们认为不成熟和无知的孩子。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觉，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老师还能怎么教孩子呢？因此，这样的老师可能会为了无知的孩子想出一张蝴蝶出现的图片，然后描述它。他们不会很成功，因为他们的努力对孩子的灵魂几乎没有影响。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老师可能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聪明，而这个孩子是愚蠢的。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并不是建议老师们也应该做相反的假设。然而，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一个老师可能会认为这幅画揭示了一个自然过程中精神力量所揭示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相信这幅画的真理。一个人真的相信这个比喻的真实性。一个老师很可能会感觉到并相信，大自然的创造力已经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一幅画面，当人类灵魂在死亡时离开物质身时，在更高的层面上实际发生了什么。如果一个人用自己的信仰渗透这样一幅画面，从而感到与之完全统一，如果一个人以自然而然的随之而来的热情与一个孩子交谈，那么这样一幅画面就会生活在孩子的心中，并成为生命的沃土。

这个例子表明，聪明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个好老师的标志。当然，聪明和聪明在很多方面都会有帮助，而且，无论如何，如果老师聪明而不是愚蠢，显然会更好。然而，仅凭聪明并不能使老师成为真正的教育艺术家。教学的艺术性只有在教师以思想和灵魂面对这个世界时才能实现，这种思想和灵魂才能在师生之间建立起真正的生活关系，从而

使生活在教师身上的东西能够继续存在于孩子的灵魂中。然后，一种自然的权威感就会在孩子身上发展，而不是人为强加的。

在换牙和青春期之间的所有教学都必须建立在这种自然的权威感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最大的重点放在使用图画的方法在早期学年(从大约六到大约十四)。在这些年里，我们必须用图像来介绍我们的主题。在最晚可能的时间(也许直到13到14岁之间青春期的到来)，我们可以逐渐引入需要抽象理解的主题。在把孩子们从他们周围环境中直接的、现实的生活体验中吸引出来之前，最好是尽可能地等待。这是因为，即使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东西，尽管被削弱了，这些东西在儿童的第一个幼年时期直到第二个齿列期都存在；即使是现在，一个孩子从外部世界所遇到的一切都在物质实体中产生了后遗症。

在第二生命阶段，无论孩子现在感知到什么，其对器官组织的影响都不如在换牙之前的那些年。尽管如此，教学内容如何被引入到孩子们身上对他们的身体发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教师必须实现一些理论上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只能通过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的艺术方法来实现。让我们再次专注于一个单一的细节；无论人们多么坚持认为孩子的记忆不应该超负荷——这一要求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发展记忆是孩子的天性。孩子的记忆力需要培养。但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对正在成长的孩子的正确认识，教师应该能够感受和观察到多少压力对记忆产生了伤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良好的判断能力。

成为教育艺术家的老师会从学生的外表中看到类似于晴

雨表的东西，它会告诉学生他们期望从学生那里得到多少记忆，以及什么时候停止利用记忆的力量。事实是这样的：当我们过度使用学生的记忆力时会发生什么？记忆的力量从何而来？记住在第二次排牙期间发生了什么——在营养过程中起作用的生长力得到了解放，现在在灵魂的领域中起作用。这种情况也会持续发生，虽然程度较小，但在以后的生活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营养的消化过程来增长的力量。整个人类的生命就是健康生长力量的转变，努力建造器官和血液，成为解放的灵魂力量。

在孩子换牙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每当我们把一些东西吸收到记忆中时。当我们用感官感知事物时，或者当我们用语言感知事物时，任何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物理有机体。任何期望记住某些事情的人——比如通过记住一首诗——都会体验到物质有机体合作的必要性。只要看看那些被告知要记住某些事情的人，你就会有在记忆的过程中观察到许多身体活动。然而，在物质有机体中找到一个位置的东西还不能被记住，因为它与成长和营养的力量有关，而且它必须首先转化为灵魂的力量。在灵魂的领域里，这是通过记忆完成的。

每当我给孩子太多不能记住的东西时，我就消耗了孩子太多的生命力，生命力；因此，如果我能看穿整个过程，我就会注意到孩子变得苍白和焦虑，因为我在利用有机力。人们需要注意这种苍白，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和紧张。你看，通过持续严格地训练孩子的记忆力，我们削弱了成长的力量。如果我们过度激活学生的记忆，就会阻碍他们的身体发育。这种对成长力量的阻碍是由于对记忆力量的过度吸引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学生机体所做的事情，

在多年后表现为由尿酸或类似物质的有害沉积引起的各种新陈代谢疾病。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引导孩子们的教育方式与他们的身体机能相协调。我们必须避免为以后的生活播下代谢性疾病的种子。人们对老年痛风和风湿病之间的联系知之甚少，对错误的教育方式也知之甚少，因为这种教育方式会让学生的记忆力负担过重；如果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就会在教育方面站在一个更现实的立场上。人们也会认识到将教育分为学科和体育两个科目的谬误，因为人们在学术科目中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到儿童的体质，相反，人们在体育教育中所做的一切又会影响到儿童的精神状态。如果你在一个孩子身上发现了忧郁的气质，或者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发现了乐观的气质，这个观察结果会立即影响你对这两种不同类型孩子的治疗。

例如，如果你注意到一个孩子明显的忧郁性格正在危及他的身体健康，那么你必须联系他的父母。华德福学校完全建立在与父母直接和密切接触的基础上。在华德福学校，学生的家长每个月都被叫去参加家长会，有时甚至更频繁。需要家庭和学校之间合作的事情也会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许多要点必须引起父母的注意。例如，可能有一个孩子有着强烈的忧郁性格。人们认识到这种性格与肝脏的分泌有关，而这又与糖的消耗有关。在与父母的会面中，每一种可能性都被提供给达成协议，通过增加孩子食物的甜味来增加糖的摄入量。作为一个教育者，一个人总是要考虑身体方面，因为它有一个精神上的对应物。另一方面，一个人教育孩子，这样，在精神的帮助下，一个人可以影响身体健康的最佳可能条件。

现在让我们看看相反的情况，不是记忆过载，而是相反的情况。我想到了现代教师，他们可能主张永远不要训练学生的记忆力，因此在教学中完全忽略了记忆力的培养和训练。我经常想对那些总是大声要求对象课程的观察方法的人说：如果一个人忽视了记忆的训练，他也会注意到孩子们的身体症状。孩子的皮肤变得不健康的红色。孩子开始抱怨各种各样的内在压力，最后一个人意识到孩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通过跟踪这样一个案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忽视记忆训练正在削弱物质身吸收食物进入各种器官的能力。如果记忆力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胃就不能分泌足够的酸，或者分泌的酸不足以进行适当的消化。这种倾向会扩散到整个有机体，而吸收必要物质的能力会下降。多年以后，你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人的物质身总是饥饿的，但是它不能正常运作，从有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有患肺部疾病和类似疾病的倾向。任何基于对人的真正认识的教育都不会漂移到一个模糊的精神世界的“永恒之地”，而是会不断地观察整个人，包括精神、灵魂和身体。这对于教育艺术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教学必须被安排，以便在课程中有足够的多样性。一方面，学生必须保持智力上的专注。(智力方法只用于直接指向灵魂的直接领域的学科，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必须避免这种智力因素。)在体育训练中，孩子们忙于体操、优律诗美和类似的活动。然而，如果孩子们的日子是根据抽象的需求来组织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仅仅是为了方便安排日程)，那么一个人的努力就不太可能取得成果。我们必须

记住，当我们教孩子们阅读、写作和算术(这些对他们的灵魂生活最有效)时，在物质生物体内同时进行着一个相反的过程，这表明任何与孩子头部有关的东西在肢体和运动系统中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说孩子们在体操课上比在阅读或写作课上更容易疲劳是不正确的，这是实验心理学声称已经确定的。事实上，如果你把体操放在另外两节课之间——例如，上午9点到10点的算术课，从10点到11点的体操，从11点到12点的历史——那么这个孩子上节课学过体操，所以不是为了上历史课而休息，而是恰恰相反。

真正的重点是非常不同的东西。一个能够运用人类真正知识的人知道，有些东西总是在物质有机体中工作，即使只是下意识的。在孩子体内，很多东西仅仅是部分意识。因此，它逃避了观察，以后也不会被有意识地采用。然后，通过灵魂和精神的活动，一个欲望的过程被刺激。必须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样我们的教学才不会停留在孩子的外部。吸引灵魂和精神的课程必须被安排好，以便通过课程，激发体操运动的内在身体情绪。如果我让一个对这项活动没有内在渴望的孩子参加体操，这个孩子很快就会表现出无法引导内部力量作为外部运动的延续的迹象。在身体进行身体运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切都必须在内心中延长。当身体运动时，内部的新陈代谢过程就会发生。我们可以称之为燃烧过程，转化为生命的条件，发生了。这样被激活的东西，继续在整个生物体内工作。

如果我允许一个孩子在没有内在欲望的情况下去做体操，这个孩子就无法应付这些内在的新陈代谢过程。因此，我可能会注意到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做体操变得有些情绪化。各种各样的激情可能会发展起来。如果我强迫一个孩子去做体操，一个对体操没有生理欲望的孩子，我可能会激起一种不健康的内心情绪，甚至会引起一阵阵的愤怒。这种情绪可能会成为孩子性格倾向的一个慢性部分。

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作为一名教育艺术家，只有在灵魂的正确本能的指导下，使体操课相对于其他学科在课程表中占有适当的位置，使灵魂和精神参与其中，从而唤起对体操的渴望，才能促进健康的身体发展。这样有机体才能正确地利用体操活动产生的力量。

教师作为一个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用艺术的眼光影响孩子，同时也具有巨大的责任感。虽然后者在其他艺术活动中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些活动中使用的材料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对于教学是必不可少的。老师与成长中的人一起工作——也就是说，与成千上万的力量相互作用的奇妙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不能通过一种理论上的教育学来理解，就像一个人不能通过理论生理学来教某人调节消化一样。它只能通过直觉来理解。

因此，任何一个在充分了解人性的基础上进行教育的人，都会以促进身体健康发展的方式训练他们的学生的精神能力。他们会安排身体方面的教育，以便它可以成为全面发展精神方面的基础。

然而，这种发展只有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亲密的调整才有可能，我以蝴蝶的出现为例，说明了人类灵魂的不朽。如果存在这样一种紧密的关系，对教师权威的自然感觉——我把这种感觉作为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将自然而然地发展。对学生来说，老师是真、美、善的无可置疑的代表。孩子不应该抽象地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丽的，什么是丑陋的，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邪恶的；这种道德判断的能力属于以后的时代。学生的真理意识应该以教师受人尊敬的人格为指导。老师必须是体验美、真理和善良的入口。学生的真实感是师生关系正确的自然结果。

对于孩子的道德发展来说，一些绝对必要的东西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而且必须通过适当的手段来实现。因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一个年轻人由于过早地引入“你应该”和“你不应该”的道德戒律而在道德上受到了损害。孩子们需要通过老师作为活生生的媒介来体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做到这一点，老师的态度必须使孩子们产生对善的自发的爱，对善的享受，以及对恶的厌恶感。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我们不能坚持道德戒律，也不能禁止我们认为道德错误的东西；女士们，先生们，请认真注意这一点，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这种细微差别。我们必须在孩子们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培养一种情感领域的善恶体验，而不是意志冲动。善必须带来内在的快乐。我们必须产生对善的爱和同情，然后才能通过诉诸意志领域把它变成一种道德责任。最终必须首先成为道德行为的东西，必须从感情领域的道德愉悦或厌恶的体验中成长起来。

同样，当我们通过图像接近这个目标时，我们会做得最好。如果教师有必要的想象力，向学生展示著名历史人物

的道德或不道德行为，孩子们就会希望模仿或回避这些行为，如果教师知道如何以生动的方式描述历史情况，从而引起学生内心的愉悦或不快，或者如果教师发明这样的故事(这更好，因为通过他们自己的创造力，他们与学生内心的愉悦或不快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道德欣赏就会在学生的感觉的生活中被唤醒。

然后一些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当孩子们达到性成熟的时候，对于意志生活的正确的道德冲动就会从一种适当的道德愉悦或不愉悦的感觉中发展出来，就像性爱是从生理发展中自然发展出来的一样。一个正确的教育的标志是，无论什么是意味着发展通过内在成熟的灵魂从前一个萌芽阶段，将自己这样做。这种方法比把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嫁接到学生身上要好得多。如果我们想要培养道德，它必须在意志的范围内成长。这种生长只有在我们为幼儿播种时才会发生。我们可以通过在孩子需要体验对教育者的爱和同情的人生阶段点燃对善的愉悦感和对恶的厌恶感来做到这一点。

一切都取决于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们带来适当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以后的生活中会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正如当我们在土壤中种下一颗橡子，树枝、树叶和果实就会在上面生长，所以当我们在孩子七八岁时以道德快乐或不快乐的形式在他们身上种下正确的种子时，适当的道德责任感就会随着孩子十七八岁的时候而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知道如何引导孩子的宗教发展尤为重要。如果它仅仅是通过宗教故事或信条产生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也不可能是内在真实的；它更多地取决于教师在孩子身上产生宗教情绪的能力。只有当宗教情绪自发

地从孩子们的灵魂深处升起时，宗教教育才能实现它的目标。然而，如果教师本身没有渗透宗教情绪，它就不能在孩子身上发展。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情绪存在于老师身上，他们只需要像我们在华德福学校所谓的免费宗教课上做的那样。

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的是 华德福学校绝对不是一所意识形态学校。我们不希望教育学生成为年轻的人智学家，但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人智学的知识，使学校能够成为一个组织，使用适当的方法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在人智学的帮助下，我们希望在各个领域发展出正确的教育方法。如果说华德福学校的目的是向学生灌输人智学，那是完全不正确的。为了防止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传播开来，我已经指示各个宗教派别的成员上宗教课。这意味着罗马天主教的孩子们将从罗马天主教的牧师那里接受他们的宗教教育，从新教的牧师那里接受新教的孩子们的宗教教育，等等。

然而，由于 华德福学校开办之初的固有环境，我们的许多第一批学生都是宗教异见者的孩子。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免费”的基督教宗教课程——也就是没有固定的教派——最初是在试验的基础上列入华德福学校的课程表的。我们很高兴地发现，父母完全无神论的孩子在父母的同意下参加了这些课程。我们可以说，这些免费的宗教课程得到了非常好的支持。然而，我们非常注意不被误认为是一个教派或意识形态学校，而是表明我们的兴趣是在实践明确的教育方法。

例如，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适当的年龄以适当的方式介绍适当的教材。这些免费的宗教课程只针对那些自愿参加

的孩子。诚然，这些课程现在包括的学生比从天主教或新教教师那里接受宗教教育的学生要多得多。我们不能对这种情况负责。学生们对这些免费的宗教课程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些课程有着完全基督教的观点和性格，否则学生们会回避它们。我提到这个只是作为一个事实，并没有评判的意思。

宗教课程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那就是在每一堂课和每一个主题中都可以创造出宗教氛围。我们学校创造了这样的氛围。当老师通过他们自己的灵魂情绪，将感官世界中存在的一切与超感官和神圣联系起来时，他们带到课堂上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超越物质层面，不是以一种感伤或模糊的神秘方式，而只是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所有这些需要的是必要的圆滑的感觉。然后，所有介绍给学生的不同科目的东西都可以用宗教情绪来总结。我们为数不多的具体宗教课程每周都会作为额外的课程来上。什么生活在所有其他课程，并引导学生的神圣-精神，是汇聚在免费的宗教课程，并提升到神圣和精神层面，通过解释自然现象和观察历史事件。最终，通过对宗教情绪的正确培养，儿童将体验道德冲动，成为人性和人性中的神性话语。

为了培养正确的宗教情绪，现在的孩子需要培养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东西，一种诚实、完全开放的感恩之心必须从小培养起来。当然，爱必须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自然关系中成长，在改变牙齿和青春期之间的岁月里，并且在培养这种爱方面必须给予很多关心。感恩之心必须得到发展，这样孩子们才能对所收到的一切都体验到它。无论是什么，无论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都会唤起一种感激之情。心灵的巨大丰富是通过这种感恩的体验来实现的。人们应该注

意到，即使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孩子身上，感恩的心情也会发展起来。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了，当孩子进入生命的第二阶段时，感激之情就会转化为爱。在生活中的每一种情况下，爱都会被涂上色彩，充满感激。即使是对社会生活的肤浅观察也表明，当我们教育人们对他们的同胞所做的事情产生更大的感激之情时，就可以培养对社会问题的宝贵推动力。因为这种感激之情是一座连接人类灵魂和心灵的桥梁；没有感激之情，这座桥梁永远不可能建成。

如果人们对其他人有更多的感恩之心，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社会需求、社会激进主义等等，偶尔也会看到一些相当怪诞的东西。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并没有站在任何一个社会团体的一边。我对这个主题的贡献可以在我的《社会更新》一书中读到。然而，如果这种感激之情在儿童幼年时期就培养起来，并在儿童从第二个牙列到青春期间对老师的爱中体验到；如果感激之情被鼓励进入儿童的灵魂，以便随着性成熟的到来，灵魂能够展现对其他人类以及对所有自然界和神灵的真正爱；如果感激之情变得无处不在，那么出于感激，宗教情绪将在人类中发展。对维系生命的神圣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感激可以成为灵魂的巨大保护。它是产生内心温暖和生活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对神圣和精神力量的感激之情本身就是我们世俗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我想这样说：当人类的灵魂对整个宇宙产生爱和感恩的时候，加强血液中物质有机力量的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我们所倡导的教育艺术避免了单方面的体育或精神-心理教育。相反，它允许精神作为创造精神的承载者在物质和物质中工作的有益汇合。然后我们同时教育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这是唯一适当的方法，因为人是精神和肉体的统

一。然而，这样的教育决不能退化成片面的理论化，而必须保持一种真正的艺术，一种存在于老师身上的艺术。但是人们需要有信心，相信自然本身就是伟大的艺术家，与神圣的精神力量和谐共处。基本上，除非一个人能够将抽象的自然法则引入艺术欣赏中，否则他就无法理解自然中编织和生活的是什麼。

这种教育态度的核心是什麼？今天有很多关于孩子应该如何接受教育的讨论。开出的药方或多或少是一种智力教育，或更加强调教育的意志方面。好极了！一个人谈论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事情，而且理应如此。当然，孩子应该是所有教育努力的中心。但是，只有当每个老师都真正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以艺术的眼光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时，这才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教育的现实讨论最终都归结为寻找合适的教师的问题。

为了做到这一点，华德福教学法是从教师会议和各种员工会议的工作中创造出来的。归根结底，教师队伍是学校的灵魂，但这只有在各个教师能够共同努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最后，请允许我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按照这种教育艺术的目标开办一所学校，如果一个人观察教职员工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每个班级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影响到每一个孩子，那么他就会想起教师们开会咨询的房间门上的那些话，那些不断提出警告的话：“你所有的教育努力都应该激发你自我教育的欲望！你的自我教育是你为你的孩子所做的一切的种子。事实上，无论你取得什麼成就，都只能是你自我教育的产物和结果。这不应该只是一个或多或少的外部警告，它必须深深地刻在每个老师的心里，头脑和灵

魂。最终，人类被教育成为世界的良好公民，为他们的同胞服务。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必须在教育中实现，特别是在生活变得如此复杂和需要如此多的建设性能量来取代腐朽力量的时候；这一件事是承认真正的教育，对爱的教育，将通过每个教师的头脑、灵魂和心灵的奉献努力得到培养。

第11讲 教育问题

伦敦—1924年8月29日

第一部分

首先，我想对夫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麦肯齐教授的亲切问候，并感谢所有应麦肯齐教授的邀请，努力再次见面讨论教育问题的人。在短时间内，基于人智学的教育方法几乎无从谈起，因为它们实质是一种教育实践，没有固定的方案，也没有明确界定的一般概念来涵盖它。华德福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教师能够从对人类真正的认识中深入了解孩子的本性，使每一个来到人间的孩子都能够体验到一个奇妙的谜，这个谜是教育者和世界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

教师的实际任务是找出方法来接近神秘的，神秘的，神圣的指导精神给我们提出的每个孩子谁加入我们的当代社会。教师的任务从孩子七岁左右丢弃乳牙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八岁或十九岁，到那时，作为一个青年男子或女子，学生要么走向生活，要么进入高等教育。几年前，由于毁灭性的战争，许多新的理想，当然也有许多幻想，出

现在德国。 当时，实业家艾米尔莫尔特看到了一个机会，为他的工厂的工人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他认为，为他们的孩子开办一所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他的工人们适应他们作为工厂工人的命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为当时的巨大社会需求做些什么——他想为他的员工的孩子开办一所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尽管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得到可以想象到的最好的教育。

这应当立即表明，我在这里所代表的教育不是从某些想法或任何改革计划中孵化出来的，而是作为对实际生活情况的直接回答而诞生的。艾米尔·莫尔特简单地宣称：“我的工人们共有150个孩子，这些孩子必须以最好的方式接受教育。这可能发生在人智学的运动中，因为，虽然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人智学家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空想家，而是认真对待生活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者；事实上，我们愿意相信实用主义的事情是在人智学的运动中培育出来的。换句话说，关于这种教育的想法是实际需要的直接结果。

在发生这一切的斯图加特，开办这样一所学校的必要条件很快就创造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学校的民主立法还不存在；只有在随后的民主组织的议会中才生效。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在“自由”学校立法出现之前，我们开办了这所学校。这项立法迫使德国所有学校普遍平等——通过执行固定的法律，口头上支持自由。所以我们刚好及时开办了这样一所学校。我必须马上补充一点，自从学校成立以来，学校当局一直表现出极大的理解与合作。幸运的是，完全自由地开办了“自由华德福学校”。它的名字出现是因为它与华德福-阿斯托利亚工厂有关。

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暗示受过国家培训的教师是低劣的，

当然也不是仅仅因为他们通过了国家考试就认为他们是差劲的教师！尽管如此，我还是有选择教师的自由，不管他们是否接受过国家培训。我的候选人能否成为优秀高效的教师，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判断。事实上，根据我想谈论的教育原则，华德福学校的大多数教师，实际上都没有接受过国家培训。

然而，情况并没有像当时那样持续下去。这所学校开办时有一百五十名学生。很快，居住在斯图加特的人智学家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因为这所学校提供的教育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从那时起(仅仅几年前)，这所学校的学生已经超过了800人。几个年级，像我们的五年级和六年级，有三个平行的班级。

更进一步，也许不那么实际(我不想评判这一点)是，在决定开办学校后，要求我为学校提供精神指导和方法。只有在我所代表的人类的精神研究和知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给予这种指导。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了解一个完整的人作为一个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存在，作为一个人成长从童年，并能够在孩子的灵魂阅读什么需要做的每周，每月，每年。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是一种完全基于儿童知识的教学，这种知识指导我们找到适当的方法和原则。

在这里，我只能给出关于人类知识意味着什么的概括和粗略的轮廓。现在有很多关于体育的讨论，关于不要牺牲体育来教育孩子的思想和灵魂的重要性。然而，将物质层面与灵魂和精神层面分离开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幻想，因为在一个年幼的孩子身上，精神、灵魂和身体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在童年早期是不可能将一个领域从另一个领域中分离出来的。

举个例子，让我们想象一个孩子在学校，一个孩子变得越来越苍白。孩子脸色苍白是老师应该注意的一个生理症状。如果一个成年人变得越来越苍白，他就会寻求医生的建议，医生会根据对病例的了解来考虑适当的治疗方法。一个异常苍白的孩子的老师必须问问自己，这个孩子在进入教室的时候是否已经那么苍白了，或者这个孩子的肤色是否在进入教室后发生了变化。你瞧，他们可能会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孩子脸色苍白的的原因，因为他们对孩子的记忆力要求过高。因此，他们会意识到他们必须减少这方面的压力。这里有一个例子，身体症状揭示了灵魂领域的问题。孩子变得苍白是因为记忆负荷过重。

然而，老师可能会面对一个不同类型的孩子，这一次，孩子没有变得苍白，相反，脸色变得越来越红。这个孩子似乎缺乏良好的意愿，变得焦躁不安，变成了通常所说的“多动”的孩子。这孩子缺乏纪律，上蹿下跳，一刻也不能安静地坐着，总是想跑进跑出。现在轮到老师来找出这些变化的原因了，你瞧，可能会发现(并不总是这样，因为个别病例差异很大，必须单独进行诊断)给孩子的东西太少而不能记住。这很容易发生，因为要记住的材料的适当数量因孩子而异。

碰巧的是，政府督察员会来我们学校视察。当局确保他们知道我们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在社会主义盛行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教育主任来视察学校，我带他到各个班级去参观了三天。我指出，我们的体育教育旨在发展学生的精神能力，我们教育他们的心理精神能力的方式，使他们的身体受益，因为两者形成一个统一体。

于是巡视员大声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老师也必须

懂得医学，这是不可能的!”对此我回答说:“我不这样认为，但如果确实有必要，就必须这样做，因为教师的培训必须确保教师能够深入了解成长中孩子的身体和精神背景。”

此外，如果有一个孩子的类型刚才描述，一个孩子谁变得越来越不安，谁不苍白，但相反，变得脸红，人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做。然而，要帮助这样一个孩子，一个人必须确保正确的治疗。正确的处理方法可能很难找到，因为洞察人性不能限制在某一段时间内，例如从7岁到14岁，也就是班主任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人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七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其后果只是在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一个人可能会选择舒适的实验心理学方法，这种方法只考虑孩子目前的发展状态来决定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努力审视孩子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活，他就会知道:当我给孩子的内容太少而不能记住时，我就会诱发一种严重疾病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在45岁之前不会出现;我可能会在心脏上方形成一层脂肪。一个人必须知道通过对孩子灵魂和精神的教育最终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疾病。人类的知识并不局限于当前条件下的学生的实验，而是包括对整个人——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知识，以及对人生各个年龄和阶段发生的事情的知识。

当这些问题成为教学的基础时，人们也会发现它们与道德领域相关。你可能同意我的说法，有些人到了晚年，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祝福的气氛。他们不需要说太多，但是仅仅通过他们眼神，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手势——也许说话很少，但是说话有一定的语调和强调，或者一个特有的节奏——就可以对别人产生有益的影响。他们可以用爱渗透他们说的或做的任何事情，这就是为他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效果的原因。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为了真正洞察人类生活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回顾他们的童年。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在童年时就学会了以正确的方式向精神世界敬拜和祈祷，因为没有人年老时没有学会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交叉双手祈祷的人，就没有人拥有祝福的天赋。在初等教育阶段，这种人双手合十的祈祷方式深深地进入了圣经的内在组织，并在老年时转化为祝福的能力。这个例子展示了不同的生命阶段在人类生命中是如何相互关联和交织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个人一生都在接受教育，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可以在老年培养道德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教育并不侵犯人类的自由。人类的自由主要是在某种内在抵抗与自由意志冲动作斗争时受到攻击的。我一直在谈论的是把一个人从内心的障碍和阻碍中解放出来。

这应该足够介绍今晚的主题了。当一个人试图对人性有更深入的了解，不仅仅是外在的观察，而且用内在的目光更多地注视着精神的时候，他会发现人类经历了明确界定的生命周期。

人生的前三个阶段对于教育来说特别重要和有趣。第一个阶段性格更加单一，从出生到七岁——也就是说，直到换牙的时候。生命的第二阶段从牙齿的变化延伸到青春期，大约在14岁左右。第三阶段始于青春期，结束于二十多岁。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外在的生理变化，但是只有训练有素的观察能力才能揭示这些不同生命阶段更多隐藏的方面。

这样的观察表明，在最初的七年里，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孩子的精神、灵魂和身体完全融为一体。观察一个进入这个世界的孩子，他开放的特征仍然没有区别，动作不协调，甚至不能表现出最原始的人类表情，例如大笑或哭泣。(当然，婴儿可以哭，但这种哭并不是真正的哭，它不

是来自灵魂的情感，因为灵魂领域还没有独立发展。)所有这些都能使孩子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事实上，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我们每周和每月都观察一个婴儿，从一个不明确的外貌来看，有些东西在小身体的物理结构中逐渐演变，就像来自一个中心。灵魂的品质开始不仅使孩子的外貌生动，而且使手和手臂的动作生动。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当孩子在用手和膝盖移动之后，首先呈现出垂直的姿势。对于任何能够观察到这一刻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最奇妙的现象。

当我们用精神意识来感知这一切时，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不熟练的小身体里，精神是有生命的，精神还不能控制肢体的运动。这仍然是非常笨拙的做法，但这是同样的人类精神，后来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天才。它就在那里，隐藏在胳膊和腿的运动中，隐藏在对面部表情的追求中，隐藏在对味觉的探索中。

然后我们发现，从出生到第二次牙列，幼儿几乎完全是一个感觉器官。感觉器官的本质是什么？它完全向世界屈服。想想那只眼睛。整个可见的世界都在眼睛里面，并且包含在眼睛里面。眼睛完全臣服于这个世界。同样的，孩子，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完全屈服于环境。我们成年人可能尝到舌头和上颚的甜味、苦味或酸味，但这些味道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整个身体。虽然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可以这样说，当婴儿喝牛奶时，牛奶的味道可以渗透到整个机体。婴儿的生活完全像一只眼睛，像一个大的感觉器官。外部感官和内部感官之间的区别只在后来才出现。其特点是，当一个孩子感知到一些东西时，它是在一种梦的意识状态下完成的。

例如，如果一个非常暴躁的父亲，一个在行为、手势和

态度上总是随时准备发脾气的人，在孩子周围表现出典型的气质症状，那么孩子在做梦的意识中，不仅感知到外部症状，还感知到父亲的暴力气质。孩子不能认识到气质的爆发本身，但感知潜在的性情，这种感知直接影响最好的血管进入血液循环和呼吸。因此，幼儿的身体和肉体存在会立即受到所接受的精神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训诫孩子，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话，但是直到七岁，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唯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举止。在牙齿发生变化之前，孩子完全是一个模仿的存在，只有树立适当的榜样来被模仿，教育和教育才能产生效果。道德问题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有一些相当奇怪的经历。有一天，一个孩子的父亲来找我，他非常激动，因为(他告诉我)他的儿子被偷了，他的儿子一直都是个好孩子！这位父亲非常困惑，因为他害怕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他的儿子将发展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我对他说：“我们先看看你儿子是不是真的偷了东西。他到底做了什么？”“他从橱柜里拿钱，他母亲从橱柜里拿钱来支付家庭开支。他用这些钱买了糖果，并把糖果给了其他孩子。”我可以向父亲保证，他的儿子根本没有偷东西，那孩子只是在模仿他母亲每天几次所做的事情。他本能地模仿母亲，从橱柜里拿出钱来，因为母亲一直在这么做。

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我们教育孩子只有当我们所有的教育和抚养孩子的基础上模仿的原则，这是有效的，直到第二次牙列。说话也是纯粹通过模仿来学习的。直到孩子换了牙齿，他们都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在这个阶段唯一需要的原则是人类的行为应该值得模仿。这也包括思考，因为孩子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感知我们的思想是否道

德。人们通常不相信这些无法估量的事物，但它们仍然存在。当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有哪怕是一个不值得被孩子吸收的想法。

这些事情都直接与孩子作为一个模仿者联系在一起，直到他换了牙齿。在那之前，教育和抚养一个孩子的所有可能性都取决于认识到这个模仿的原则。没有必要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引进一种或另一种福罗贝尔幼儿园方法，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所有的设计都属于物质主义的时代。甚至当我们根据系统和孩子们一起工作时，影响他们的并不是工作的实际内容，而是我们如何去做。无论我们让孩子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在他们面前先做的话，都只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额外负担。

当孩子开始换牙的时候，情况就变了。在这个阶段，早期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教师的自然权威。孩子对权威的接受是自发的，不需要以任何方式强制执行。在生命的头七年里，孩子会模仿我们的行为。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从换牙到青春期，孩子们受到当权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行为 and 言语所带来的指导和引导。这种关系与自由在人类生活中的社会和个人意义上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但它与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儿童的性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这只是孩子天性的一部分，想要自然地尊重一位代表一切正确和善良的受人尊敬的老师的权威。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孩子仍然不能客观地判断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好的还是美丽的；因此，只有通过一个天生受人尊敬的权威的指导，学生才能找到他们生活的方向。倡导在这个特定年龄段消除孩子对老师权威的信仰实际上会消除任何真正的教育。

为什么这个年纪的孩子会相信一些事情是真的？因为教师和教育者的权威是这么说的。老师是真理的源泉。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喜欢漂亮的东西呢？因为老师就是这么说的。这也适用于善良。在这个年龄段，孩子们必须通过具体体验当权者的判断来获得对真理、善良和美的抽象判断。一切都取决于负责的成年人是否对7至14岁的儿童行使不言自明的权威；因为现在儿童不再是一个感觉器官，而是发展出一个需要以图像或思想形式滋养的灵魂。我们现在必须用想象的、图画的方式——即艺术的方式——介绍所有的教学科目。要做到这一点，老师们需要这样的天赋：以活生生的图画的形式把一切都带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作为教师，我们自己必须能够生活在一个意象的世界。例如，让我们想象我们必须教一个小孩子读的书。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孩子被期望去解读纸上书写或印刷的符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孩子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声音、语音和元音承载着一个人的感情，并且是内在的体验，对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孩子知道看到太阳升起时的惊奇感。“啊”(a)是奇妙的声音。声音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写在纸上的符号和声音有什么关系呢？孩子知道对某些不可思议的事物的恐惧感：“Oo”(u)。

但是我们在纸上写的符号和这个声音有什么关系呢？孩子和现代抽象写作没有内在联系。如果我们回到更早的文明，我们会发现写作是不同的。在古代，人们画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看看埃及的象形文字，它们与人类的灵魂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我们向孩子介绍书写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以图片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可能的，然而，只有当我们不直接介绍字母表开始，或阅读作

为一个主题，但当我们开始绘画。

因此，当年轻的学生进入我们的学校，我们首先介绍他们的世界流动的颜色与水彩画。当然，这会在课堂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但是老师可以应付。孩子们学习如何使用颜料，通过使用颜色，老师可以引导他们走向确定的形式。只要有必要的技巧，老师就能让字母的形状从这种绘画形式演变而来。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与各种形状的字母有了直接的联系。这是可能的发展书面元音 a 或 u，以便第一个绘制惊奇(或恐惧)的情绪，最终允许图片采取适当的字母形式。

所有的教学都必须有一种基于图画元素的艺术品质。第一步是让孩子整个身体参与到绘画的努力中，这种努力随后会转化为书写。只有到后来，我们才能发展阅读能力，这种能力与大脑系统相联系——也就是说，只与人类的一部分相联系。阅读在写作之后。首先是一种用颜料绘画的形式(引导孩子从一种颜色体验到另一种形式)，写作就是从这种形式发展而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引入阅读。

关键是，从孩子的本性出发，老师应该学会如何继续。这是根据自己对孩子的观察和了解，找到合适方法的正确途径。我们的华德福学校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理论。它总是努力解决奇妙的谜题，成长中的孩子的谜题，并向孩子介绍什么是孩子自己的本性带到表面。在使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在第二个牙列和青春期之间，人们必须用图画和想象力来处理所有的教学，这当然是可能的。

然而，为了获得必要的权威，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照片真正代表的东西抱有正确的态度。例如，甚至在一个人相

对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和他的学生谈论人类灵魂的不朽。(举这个例子，我并不是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而只是从实践教育学的角度来讲。) 一个人可以对一个孩子说，“看看这个茧和它的形状。” 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给孩子看看。

“你看，茧开了，蝴蝶飞出来了，人死了就是这样。人的身体就像蝴蝶的茧。灵魂飞出了身体，即使我们看不到它。当有人死去，就像蝴蝶飞出茧，灵魂飞出身体进入精神世界。”

现在，有两种可能的方式，老师可以介绍这个比喻。例如，老师可能觉得自己比“无知”的学生优越，认为自己聪明，而孩子无知。但是这种态度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如果一个人在为孩子创作一幅画时，认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孩子理解永生的抽象概念，那么这样的画不会传达太多信息，因为无法估量的因素起了作用。事实上，除非老师确信这幅画的真实性，让孩子觉得自己与某种神圣的东西有关，否则他什么也得不到。那些能够洞察精神世界的人相信这幅图景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知道，随着蝴蝶的出现，神圣的精神力量已经在世界上描绘出了人类灵魂的不朽。这些人知道这个形象是真实的，而不是老师为了“无知”学生的利益而炮制的。如果老师们觉得自己和这幅图画是一体的，相信自己在其中投入的东西，从而认同自己，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学生真正的、自然的权威。然后孩子就会准备好接受很多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只有在以后的生活中才会显得富有成效。

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以简单和图形的形式呈现一切，以便“即使是孩子也能理解它。” 这导致了令人震惊的琐事。然而，有一件事是没有考虑到的。让我们假设，当老师站在孩子面前，作为真理、美丽和善良的代表和源泉，

一个七岁的孩子接受了老师的权威，知道老师相信它。孩子还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必要的生活经验还没有发生。很久以后——也就是说，在三十五岁的时候——生活可能会带来某种类似“回声”的东西，突然之间，以前的那个学生意识到，老师很久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只有现在，在获得了大量的生活经验之后，才能完全理解。

这样，在八、九岁的人和现在三十五岁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对这样一个人具有极大的振兴作用，赋予他新的生命力量。任何对人类有深入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教育必须建立在这样的知识之上。

通过使用我们的教育原则在华德福学校在这方面和类似的方式，我们努力调整我们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教育的孩子的存在的最内在的核心。例如，班上可能有一个冷漠的孩子。我们非常注意孩子们的性格，甚至根据他们的性格安排教室的座位顺序。因此，我们把冷漠的孩子分成一组。这不仅方便了老师们，因为他们总是知道自己年轻的粘液质所在的位置，而且对孩子们自己也有好处，因为坐在一起的粘液质彼此冷漠得令人厌烦得要死。通过克服他们的一些脾气，他们变得更加平衡。

至于那些坐在一起时经常互相推搡和拳打脚踢的人，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老师们知道如何处理不同的气质，比如说，在处理不同的孩子时，他们自己采取一种完全冷漠的态度，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些小冷漠中对自己的气质产生一种真正的内心厌恶。

这些事情必须成为我们教学的一部分，以便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艺术任务。这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说尤其重要。老师们班上可能有一个忧郁的孩子。如果他们能够从人智学的意义上探究精神背景，他们可能希望找到并思考一些有利于这样一个孩子的方法。我们所说的教育开始于这样一种知识，即灵魂存在于一切具有肉体性质的事物中。一个人不能看穿物质，但是一个人可以通过看到它的精神对应物来学习了解它，从而发现物质的本质。唯物主义因为看不到物质的精神，所以对物质的本质一无所知。

回到我们的忧郁质，这样的学生可以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老师可能会觉得有必要想出一些非常巧妙的点子来帮助孩子克服特别忧郁的性情。然而，这往往是徒劳的。虽然对这种情况的观察可能非常正确，但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老师们意识到肝功能的恶化是这种忧郁性质的根源，如果他们怀疑孩子的肝脏出了问题，他们就会知道必要的行动过程。他们必须联系孩子的父母，尽可能多地了解孩子的饮食习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能会发现忧郁症患者需要吃更多的糖。老师们试图赢得父母的合作，因为他们从精神科学知道，与抑郁症有关的肝功能退化的开始可以通过增加糖的摄入来克服。如果他们成功地获得了父母的帮助，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他们就迈出了正确的一步。通过精神上的洞察力，我们有必要知道，增加糖的摄入量可以治愈或平衡病理性肝病。

一个人必须能够感知和了解正在成长的孩子，甚至是个人器官。这是我们教育的基础。我们不会坚持特定的外部环境作为我们的学校教育。无论是森林还是荒野，城镇还

是乡村，我们的观点是，只要一个人真正深刻地了解人类，只要他知道孩子是如何发展的，他就可以在任何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成功地接受富有成效的教育。

这些只是我今天可以谈到的几个标准，它们描述了华德福教育的性质以及实施华德福教育的方法，所有这些都基于精神科学基础。

如果一个人能以这种方式接近孩子的存在，就会发现必要的力量来帮助孩子在身体上和道德上发展，从而使基本的道德力量也显现出来。野蛮形式的惩罚是不必要的，因为教师的自然权威将确保教师和孩子之间适当的内在联系。在我们的华德福学校可以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不久前发生了以下事件：在我们的教师中，有一位将传统学校生活中的各种习惯性纪律措施引入了华德福学校。当几个孩子淘气的时候，他认为放学后必须把他们留在家里。他告诉他们，作为惩罚，他们必须留下来做一些额外的算术工作。全班同学自发地请求允许留下来做算术题，因为他们喊道：“算术太有趣了！”还有什么比算术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呢？

他们宣称：“我们也不想留在这里。”。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在华德福学校会发生什么，在那里老师们把正确的工作态度灌输给他们的学生。当然，老师必须学会自己的教训：一个人决不能使用那些应该被认为是奖励的东西作为惩罚。这个例子是可以提到的许多例子之一。它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创造一种基于人类知识的真正的教育艺术。

我非常感谢麦肯齐夫人给了我一个机会至少概述一些基于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教育的基本原理。我们的教学是基于明确的方法，而不是基于模糊的理想产生的单纯的幻想。这些方法回答了人性的需要和要求，是我们教育的主要依据。我们不相信创造什么样的理想人类的想法，以便他们适应预先设定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能够现实地观察孩子们，听到通过孩子们从神圣的精神世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希望感受到孩子们对我们人类形象的内心肯定。上帝通过孩子说：“这就是我希望成为的样子。”

我们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通过我们的教育方法来满足对儿童的这一要求。通过我们的教育艺术，我们试图为这个呼吁提供一个积极的答案。

第12讲 教育问题

伦敦——1924年8月30日

第二部分

首先，我必须感谢麦克米伦夫人和麦肯齐夫人亲切的问候

语，以及他们介绍我们主题的美妙方式。此外，我必须向你道歉，我用德语和你说话，然后用英语翻译。我知道这会让你更难理解，但这是我无法避免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关于教育改革的一般观念或者正式的教育计划，基本上是关于教学的实践，只有在课堂实际应用的情况下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种教学在华德福学校已经实践了好几年了。它已显示出切实和显著的成果，而且在英格兰也得到了承认；在这方面，通过管理层代表的倡议，它成为可能。麦肯齐为我，在牛津大学做教育讲座。这种教学形式不仅是所谓的精神世界观的结果，也是精神研究的结果。精神研究首先导致对人性的认识，通过这种认识，导致对“人类形成”的认识，从幼儿时期直到死亡。这种形式的精神研究只有当一个人承认，当必要的和相关的认知力量得到发展时，人类才能看到精神世界，这种精神研究才有可能。很难在对这一广泛主题的简短调查中说明通常需要通过对人类灵魂的具体培训获得什么，目的是获得不仅感知和理解人类的物质方面和感官世界，而且还感知和理解精神要素的能力，以便这种精神要素能够在人类意志中发挥作用。

但是，我一定会尽力表明我的意思。一个人可以加强和强化灵魂的内在力量，就像可以通过外部实验，使用显微镜、望远镜或其他光学设备来研究感官可感知的世界一样，通过这些外部实验，感官世界产生了比一般情况下更多的秘密，向我们的视觉揭示了更多的东西。以这种方式锻造内在的“灵魂工具”，就有可能通过灵魂自身的力量以自己的方式感知精神世界。然后，人们还可以发现人的更全面的本性，在普通意识中和通过所谓的科学对人的普遍理解只是整个人性的一小部分，在物质层面之外，还存在着第

二个人。

当我开始描述这一点时，请记住，名字并不重要，但我们必须拥有它们。我使用古老的名字，因为它们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请你不要因为这些名字而犹豫不决。它们并非源于迷信，而是源于精确的研究。然而，人们没有理由不使用其他名字。在任何情况下，第二个人类成员，我将称为以太身，是可见的，当一个人的灵魂力量得到充分加强，作为一种更深层次认知的手段(正如物理感官，通过显微镜或望远镜，可以更深入地渗透到感官世界)。这个以太身是第一个与人类物质身连接的精神的身体。

如果只从传统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物质人，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的物质身是如何存在一生的。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体内的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七到八年内消失。没有一个坐在这里的人，从身体上来说，和七八年前的人是一样的！那时构成身体的物质已经被抛弃了，新的物质取而代之。在以太身中，我们拥有第一个真正的超感官的实体，它用生长和营养的力量统治和渗透我们整个地球的生命。

以太体是第一个需要考虑的超感官的身体。人类有一个以太体，就像植物一样，但矿物质没有。我们和矿物质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物质形态。然而，随着那些特别发展的内在感官和由灵魂力量发展的知觉，我们开始认识到人类的第三个鞘或成员，我们称之为星芒身。(我必须再次请求你们不要被这个名字所打扰。)人类和动物一样都有星芒身。

我们通过星芒身来体验感觉。像植物这样能够自我生长和滋养的有机体不需要感觉，但是人类和动物可以感觉到。星芒身不能用一个抽象的词来描述，因为它是一个现实。

然后我们发现一些东西，使人类成为三个身体的承载者，一个实体，控制物质的，以太的，和星体的身体。它是“我”，人类真正的内在精神核心。所以四个成员首先是物质身，第二个是以太身，第三个是星芒身，最后是人类的“我”组织。

让那些不了解人类这四个成员的人——那些相信外部观察，例如解剖学和生理学，包括整个人类的人——试着找到一种世界观！不管这些想法是否被世界所接受，它们都有可能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因此，一个人可能是唯心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建立对世界的看法并不难，因为一个人只需要口头表达，只需要保持对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信念。但是，除非一个人的世界观来源于实际的现实，来源于真实的观察和经验，否则它们对于处理人的外在方面，或对于教育都是没有用处的。

让我们假设你是一个桥梁建设者，你的机械结构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原则上：当第一列火车经过时，桥梁将会倒塌。当使用力学时，现实或不现实的假设会立即被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的。在现实生活中，与人打交道也是如此。从论文或书籍中消化世界观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一个人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教育；只有凭借对人类的真正了解才有可能这样做。这种知识正是我想谈论的，因为它是教师职业唯一真正的准备。所有的外部知识，无论多么巧妙地设计，告诉老师做什么和怎么做，远远不如老师了解人性本身的能力重要，而且，从对教育和教育艺术的热爱出发，允许孩子自己的本性告诉老师怎么教和怎么教。

然而，即使有了这种知识——一种通过对人的超感官知觉而加强的知识——我们也会发现，在孩子出生后的头七年里，从出生到第二次出牙，我们不可能区分我刚才谈到的四个人类成员或鞘。我们不能说小孩子是由物质身、以太身、星芒身和我组成的，就像成人的情况一样。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确实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中最伟大的奇迹。任何思想开放的人都一定会经历这种情况。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面部表情仍然是未成形的，几乎是“中性”的，动作不协调。我们可能会感到，可能带着优越感，婴儿还不适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它还不适合世俗的经验。儿童缺乏正确把握物体的原始技能，还不能正确地聚焦眼睛，不能通过肢体运动来表达意志的指示。最崇高的体历之一是看到逐渐演变，从人性的中心核心，从内在力量，那些赋予相貌神一般的特征，协调肢体运动以适应外部条件，等等。然而，如果一个人从一个超感官的角度观察这个孩子，就不能说这个孩子有一个物质的、以太的和星芒身加上一个“我”，正如一个人不能说自然状态下的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一样。水确实由氢和氧组成，但是这两种元素最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同样地，在孩子的生物体中，直到牙齿变化之前，四个人类成员是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目前无法区分它们。

只有在孩子们进入初等教育的第七年左右，随着牙齿的改变，以太身才会成为成长、营养等的基础；它也是想象力、心灵和灵魂的力量以及爱的力量的基础。如果一个人观察一个七岁的孩子，他有着超常的视力，就好像一团超常的以太的以太云正在出现，其中包含着一些当时还无法控制的力量，因为在换牙之前，这些力量仍然深深地嵌入

到物质身中，并习惯于在物质身中均匀地工作。随着第二颗牙齿的出现，它们变得更加自由，能够更加独立地工作，只能将一部分力量送入物质身。剩余的牙齿在生长、营养等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可以自由支配孩子想象力的生活。这些以太力量还没有在智力领域、思想或思想中发挥作用，但它们希望在对事物的爱中出现在对物质和对人类的爱更高的层次上。灵魂在孩子的以太身中变得自由。经历了牙齿的变化，孩子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另一个生命阶段开始了，从牙齿的变化一直到青春期。当孩子达到性成熟时，到目前为止，只能区别可能会很小的星芒身出现了。人们注意到，孩子获得了与外部世界不同的关系。星芒身诞生得越多，孩子的变化就越大。以前，就好像星芒身是嵌入在物质和以太的组织中。

因此总结一下：首先，当胚胎离开母体时发生物理分娩。

第二，当孩子自己的以太身挣脱出来时，以太身就诞生了。由于以太身的出现，我们可以开始教导孩子。第三，星芒身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出现，它使青少年能够对外部世界产生爱的兴趣，并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为性成熟不仅与性爱的觉醒有关，而且与青少年通过沉浸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获得的知识有关。第四，我的意识只出生在第二十一或第二十二年。只有到那时，人类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我”。

因此，当我们从精神的角度来谈论人类时，我们可以说连续四次出生。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人类在这些相继发展的成员的影响下的状况时，他才能充分地指导儿童的教育和训练。如果在换牙之前，物质身、以太身、星芒身和以太身还不能区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们合并了，就

像水中的氢气和氧气一样。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孩子真的是一个完全的感觉器官。一切都与孩子有关，就像感觉印象与感觉器官有关一样；无论孩子吸收什么，就像在感觉器官中吸收一样。

看看人类眼睛的奇妙创造。整个世界都反映在眼睛的影像中。我们可以说，世界既在眼睛的外面，也在眼睛的内部。在小孩子身上，我们也有同样的情况；世界就在外面，世界也在孩子里面。孩子完全是一个感觉器官。我们成年人通过口、舌和味觉品尝糖。孩子完全被味道所渗透。一个人只需要用眼睛就能观察到孩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味觉器官。当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孩子的整个身体都参与到这个活动中，被可见的环境所包围。因此，孩子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天生虔诚。孩子向父母和教育者屈服，就像眼睛向世界屈服一样。如果眼睛能看到自己，它就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孩子们完全生活在环境中。它们也能吸收身体上的印象。

让我们举一个父亲的例子，他有易怒和突然爆发的愤怒倾向，他和一个孩子住在一起。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愤怒表现在他的手势上。这个孩子对这些手势的感知与人们想象的非常不同。年幼的孩子通过这些手势也感知到了父亲的道德品质。孩子内心所看到的都沐浴在道德之光中。通过这种方式，孩子的内心被愤怒的父亲的爆发、母亲的温柔的爱或附近其他人的影响所饱和。这就会影响孩子，甚至进入身体。

我们的存在，作为成年人，进入一个孩子的存在，正如烛光进入眼睛。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会传播它的影响，使孩子的血液在感觉器官和神经中的循环不同；由于这些器官在滋养它们的肌肉和血管液体中的运作方式不同，孩子的整个身体都会根据接收到的外部感觉印象而改变。人们可以注意到童年时期的道德和宗教环境对老年人的影响，包括体质。孩子未来的健康和疾病状况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深刻认识到孩子所处环境中的一切都反映在孩子身上。物质的（身体的）因素，以及道德因素，反映和影响一个人以后的健康或疾病。

在最初的七年里，直到换牙，孩子们都是纯粹的模仿者。我们不应该预先设想他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简单地为他们做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教育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唯一健康的方法就是在他们面前做我们希望他们模仿的事情。无论我们在他们面前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他们的身体器官所吸收。除非我们在孩子们面前做，否则他们什么也学不到。

在这方面，一个人可以有一些有趣的经历。有一次一位父亲来找我，因为他很不安。他告诉我他五岁的孩子偷了东西。他对我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人可怕的人，因为他在这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偷过东西了。”我回答道：“让我们先看看这个男孩是否真的偷了东西。”。我们发现了什么？男孩从抽屉的柜子里拿出了钱，他母亲每次需要钱做家务时，都会从抽屉里拿出钱来。母亲正是男孩最喜欢模仿的人。对孩子来说，做他母亲做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也从抽屉里拿了钱。毫无疑问，他是在偷窃，因为他只是在做一个不到第二个牙齿年龄的孩子应该做的事情：

他模仿。他只是模仿他母亲的做法。

当我们理解了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对于小孩子来说，模仿是决定他们身体和灵魂发展的主要因素。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最初的七年里，我们成年人在发展孩子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最初的七年里，教育和培养必须是形成性的。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看透这种情况，我们就能够从人们的外貌、步态和其他习惯中辨认出来，无论是在他们小时候，他们被愤怒包围，还是被善良和温柔包围，这些都对血液的形成和循环，以及肌肉系统的个性产生了影响，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持久的痕迹。身体、灵魂和精神都是在这些年里形成的，作为老师，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出于这种知识和冲动，出于教师随之而来的热情，适当的感受方法和冲动将源于一个人的教学。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态度必须是教育方法的基础。最美好的教学理念如果不是从孩子的知识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教师不能与学生一起成长，以至于孩子可以安全地模仿它们，从而在他们自己身上重新创造出教师的素质，那么它们就没有价值。

基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我想把对孩子的教育称为“形成性教育”，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形成孩子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所有世俗生活。我们只需要仔细观察这个形成的过程。我引用了一个愤怒的父亲的例子。在充满激情的气质中，孩子感知到内在的道德或不道德的品质。这些都会影响孩子，使他们进入体质。一个五十岁的人可能会开始患上白内障，需要动手术。这些事情只能从目前的医学角度来看。看起来好像有白内障，这就是治疗的方法，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前面的生命过程就不考虑了。如果一个人准备这样做，就会发现白内障往往可以追溯到一个愤怒的父亲的年幼的孩

子所经历的内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在环境的道德和宗教领域起作用的东西将其影响扩展到身体领域，直至血管系统，最终导致健康或疾病。这种情况通常在生命的后期才会出现，然后医生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做出诊断。事实上，我们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例如，五六十岁的痛风或风湿病可能与一种粗心大意、不整洁或不和谐的态度有关，这种态度统治着这样一个病人童年时期的环境。这些环境被孩子吸收并进入有机领域。

如果一个人观察一个孩子在模仿阶段吸收了什么，直到改变牙齿，一个人可以认识到，在这个时候的人是塑造了整个生活。除非我们学会正确地引导年轻人形成的力量，否则我们所有的幼儿教育都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考虑到控制地球上所有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力量的萌芽。

随着牙齿的变化，以太身出现了，控制着消化、营养和生长的力量，它开始通过幻想、记忆等等的能力在灵魂的领域中显化。我们必须清楚在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的这些年里我们在教育什么。我们在这个时期教育孩子什么？我们正在研究同样的影响适当消化和使孩子成长的力量。它们是成长的转化力量，现在在灵魂领域内自由地工作。自然界和精神世界通过以太身的成长力量给予人类什么？生命——真实的生命本身！既然我们不能像大自然在头七年那样直接赐予生命，既然我们的任务是致力于灵魂领域中获得解放的以太身，作为老师，我们应该给孩子什么呢？我们应该给予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么早的阶段就把已经完成的概念介绍给孩子，我们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孩子还不够成熟，不适合做智力工作，但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想象、想象和记忆训练。随着对这个年龄段

需要做事情的認識，一個人知道所有被教授的東西都必須有生命的气息。一切都需要活躍起來。在牙齒變化和青春期之間，適當的原則是通過所有的教育賦予生命。老師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使學生活躍起來。然而，就在這個年齡，用教學導致死的東西真的太容易了。。

按照文明的正確要求，我們的孩子必須接受閱讀和寫字的教育。但是現在想想字母表中的字母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是多麼陌生和奇怪。字母本身是如此的抽象和模糊，以至於當歐洲人，那些所謂的優越民族，來到美洲時(這種例子存在於19世紀40年代)，美洲原住民說：“這些歐洲人在紙上使用這種奇怪的符號。他們看着它們，然後把寫在紙上的東西變成文字。這些符號都是小惡魔！”美洲原住民這樣說：“古老的面孔(他們稱之為歐洲人)使用這些小惡魔。”對於小孩子來說，就像對於印第安人一樣，這些字母是小惡魔，因為這個孩子和他們沒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們馬上抽象地介紹閱讀，我們就會殺死很多孩子。如果我們馬上引入抽象的閱讀，我們會扼殺孩子的很多東西。這對於任何能看透這些問題的人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基於人類真正知識的教育原則將參照古埃及人的寫書方式。他們仍然把他們實際看到的東西寫下來，把它畫成圖片。這些象形文字產生了我們現在的字母。古埃及人不是書寫文字，而是繪畫。楔形文字也有類似的起源。在梵文中，人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字母是如何從圖畫中來的。你必須記住，這是人類走向現代抽象文字的道路，我們與之不再有直接的关系。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解決辦法就是從孩子們開始上学的那一刻起，不要讓他們受到書寫和閱讀的困擾。相反，我們讓他們画画。當我們通過繪畫引導孩子的顏色和形式時，整個身體都參與其中。我

们让孩子们画出他们所看到的形状和形状。然后这些图片被引导到适当的声音中。

让我们以英语单词 fish 为例。通过将绘画和绘画活动与画笔结合起来，孩子成功地画出了一条鱼。现在我们可以让孩子读出 fish 这个词的发音，但要非常慢。在这之后，你可以说，“现在只读这个单词的开头：‘f’。”就这样，字母 f 出现在画着鱼的图画中。人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所有的辅音。通过元音，一个人可以通过从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中的感受来引导从图片到字母。

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从七八岁开始学习绘画和绘画的结合形式。教师在这个活动中很难放松，因为幼儿绘画课不可避免地会制造一个大混乱，这个混乱总是在课程结束时被清理干净。然而，这种不便必须由老师带着理解和平静的心态来承担。第一步是让孩子们学会利用颜色和形状来创造外部形状的相似性。这就导致了书写。在学习书写时，孩子把整个身体带入运动，而不仅仅是一个部分。当我们阅读时，只有大脑参与其中，这是书写之后的第三步。这发生在第九年左右，当孩子通过从绘画发展而来的书写活动学习阅读时。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天性给了我们暗示，孩子的天性总是指引我们如何继续。这意味着教师被迫成为不同的人。他们无法吸取教训，然后抽象地应用它们；他们必须作为整个人站在全班面前，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必须找到形象；他们必须培养他们的想象力。然后，教师可以用不易察觉的方式将他们的意图传达给学生。老师们自己必须保持警觉和活力。他们能够给孩子提供想象力丰富的图片，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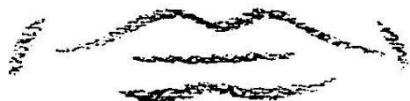
甚至可以通过图片的媒介来传达道德和宗教的概念。让我们假设教师希望向孩子们讲述人类灵魂的不朽。他们可以谈论隐藏在蛹中的蝴蝶。蝶蛹上出现了一个小洞，蝴蝶出现了。老师们可以这样和孩子们交谈：从蛹中出现的蝴蝶，向你展示了当一个人死去时会发生什么。活着的时候，这个人就像蛹。灵魂就像蝴蝶，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会飞出身体。蝴蝶离开蛹的时候是可以看见的。虽然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们无法用眼睛看到灵魂，但是它仍然像一只从蛹中飞出的蝴蝶一样飞进了精神世界。

然而，教师有两种方式可以继续教学。如果他们觉得内心比孩子优越，他们就不会成功地使用这个比喻。他们可能认为自己非常聪明，孩子们的无知迫使他们发明一些东西来传达不朽的概念，而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这只蝴蝶和蝶蛹的“谎言”，认为这只是一个有用的策略。因此，他们不能给孩子们留下任何持久的印象，因为在这里，在灵魂的深处，迫使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工作。如果我，作为老师，相信自然界的精神力量，在新出现的蝴蝶的层面上运作，提供一个不朽的形象，如果我完全活着的蝴蝶从蛹中出现的形象，那么我的比较将对孩子的灵魂产生强烈的作用。这个比喻会像种子一样起作用，在孩子身上正常成长，对灵魂有益。这是我们如何保持我们的概念流动的一个例子，因为用冻结的知识概念直接接近一个孩子将是最大的错误。

如果一个人给一个三岁的孩子买了一双新鞋，他很难指望孩子在九岁的时候还穿着它们。孩子需要不同的，更大的鞋子。然而，当谈到教育幼儿时，人们往往就是这样做的，期望学生保持不变，可能直到40或50岁，这是在年轻

时学到的东西。他们倾向于给出定义，意思是保持不变，就像比喻给三岁的孩子穿的鞋子一样，好像这个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不会失去它们的用处！关键在于，在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让灵魂按照自然的要求和成长中的物质身成长。教师可以给孩子活的概念，只有当他们获得必要的活力，渗透到所有的想象力的教学。

我们需要教育，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这些年里，让人类活跃起来。然后以太身就可以自由了。举个例子，就拿 `mouth` 这个词来说。如果我只读出第一个字母“`m`”，我可以把这句话变成嘴巴的图片：





同样，我可以找到其他方法来使用生动的图片来弥补与字母表中的书面字母的差距。然后，如果智力(只有在青春
期才能发展)没有被过早地唤起，那么从老师的想象中产生的
想法就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定义对孩子来说是毒
药。这总是让人想起一个曾经在希腊哲学家学校做出的定
义。问题是”什么是人”得到的答案是:“人类是一种有两条
腿，没有羽毛的生物。”第二天，学校的一个学生带来了一
只被拔掉羽毛的鹅，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人——一个没有
羽毛的两条腿的生物。

(顺便说一句，这种定义有时可以在当代科学文献中找到。我知道我这么说是
在说异端邪说，但粗略地说，这是我们经常给孩子们提供的一种智力概念。)

我们需要丰富的、富有想象力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随
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这些概念允许成长的力量即使一个
人到了老年也能保持活跃。如果孩子们只被教授抽象的概
念，他们在早年就会表现出衰老的迹象。我们失去了新的
自发性，停止了人类的进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伴随
着幻想，伴随着图像，伴随着成长和生活的图像而成长的，
并且适合以太身的时候，这是一个可怕的经历，相反，我
们只是伴随着那些适合抽象的，适合理性的——也就是说，

适合死亡的——而成长的。

当我们认识到以太身确实存在，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当我们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它，而且从观察一个发育中的孩子中认识到它——那么我们将体验刻在我们心中的第二条教育的黄金原则。前七年的黄金法则是：塑造孩子的存在，使之成为人类模仿的对象，从而培养孩子的健康。在第二个七年，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教育的指导动机或原则应该是：活跃化（艺术化）学生，因为他们的以太的身体已经托付给你的照顾。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我所说的星芒身在一种新的诞生中获得了自由。这种力量，在小学教育时期，直到青春年开始，都是儿童内心最深处的人类力量，在感受生活中的基础。这种力量当时在潜伏的星芒身中无差别地存在着，与物质和以太的身体仍然无法分割。这种精神的集合体赋予了教师想象处理的质量，赋予了他们敏锐的感受和机智。随着孩子的星芒身逐渐从物质组织中解放出来，成为灵魂领域的自由工作者，孩子也从以前作为对教师权威的自然信仰而存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之前所描述的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唯一合适的教育形式必须在老师的自然权威的支持下进行的。

哦！在这个年纪，孩子们可以把他们的老师当作拥有自然权威的人来看待，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对于老师来说是真理，对于学生来说也是非常自然的真理。孩子们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区分真与假。他们尊重老师所说的真理。因为老师使孩子看到善良，所以孩子尊重善良。孩子通过尊敬老师的个性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真理、善良和美丽。

当然，没有人指望我，许多年前，我写了《直觉思维作为一种精神道路：一种自由的哲学》，会在社会生活中坚持威权主义的原则。我在这里说的是，孩子在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必须体验来自成年人的自然权威的感觉，在这些年里，学生接受的一切必须是真正活着的。在这个年龄，教育者必须是无可置疑的权威，因为人只有在学会尊重和崇拜教师的自然权威之后，才能为自由做好准备。只有在性成熟之后，当星芒身成为个人判断的手段时，学生才能形成判断而不是接受老师的判断。

现在，必须考虑的第三个教育原则应运而生了。第一个我称之为“形成因素”，第二个我称之为“活力因素”。教育的第三个要素，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进入，可以恰当地称为“觉醒教育”。青春期后教授的所有东西都必须影响青少年，使他们逐渐形成的独立判断看起来像是一种持续的觉醒。如果一个人试图对一个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学生进行训练，他就会虐待这个青少年，使这个学生成为奴隶。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教学被安排成，从青春期开始，青少年接受他们的主题，就好像他们从睡眠中醒来，他们学会依赖自己的判断，因为关于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确实睡着了。学生们现在应该感觉到他们在呼唤自己的个性，所有的教育，所有的教学，都将被视为一种刺激和觉醒。这一点可以在老师们按照我在前两个人生阶段所指出的那样去做的时候实现。这是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然后将会有一种觉醒的质量。如果在他们的风格、姿势和展示中，老师证明他们自己充满了觉醒的品质，他们的教学将是这样的，这些学习必须来自的东西将真正来自他们。这个过程应该达到一种戏剧性的强化，当青少年内心加入到课程的积极参与中，这个活动特别是从星芒身进行的。

以这种方式适当地呼吁星芒身，我们解决不朽的存在的学生。物质身每七年更新换代一次。以太身作为一种动态力量赋予它力量，从出生，或者说是怀孕，直到死亡。如前所述，后来出现的星芒身代表着人类永恒的核心，它下降到地球，在再次通过死亡之门之前，用物质和以太的躯壳包裹着自己。只有在前两个生命周期中，我们正确地与孩子的以太的身体和物质的身体相关联时，我们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星芒身，而人类只能作为一个地球居民来接收这些身体。如果我们像目前所描述的那样教育孩子，那么人类个性的永恒核心，即在青春期觉醒，将以一种内在的奇迹般的方式发展，不是通过我们的引导，而是通过精神世界本身的引导。

然后，我们可以自信地对自己说，我们在教育儿童方面走了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题强加给他们；我们也没有命令自己对他们的态度，因为我们满足于消除道路上的障碍和障碍，使他们的永恒核心能够公开和自由地进入生活。现在，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的教育必须采取唤醒学生的形式。我们在学校里表明立场，说：“我们是神圣-精神世界秩序的培育者，我们是它的合作者，我们希望培育人类的永恒。”“我们必须对自己说这些话，否则就会感到羞愧。也许，坐在我们学生中间的一两个天才有一天会比我们老师知道的更多。作为教师，我们可以证明与学生一起工作是正确的，他们有一天可能在灵魂和精神上远远超过我们，也可能在体力上超过我们，那就是对自己说：只有当我们在孩子身上培养灵魂和精神——培养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压倒——只有当我们帮助孩子发展神圣精神世界种下的种子，只有当我们成为“精神助产士”，那么我们作为教师的行为才是正确的。我们可以通过所描述的工作

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对人性的洞察力将指导我们完成这项任务。

听了关于华德福学校的教育方法的演讲后，你可能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那里的所有教师都具有以太的洞察力，以及他们是否能够观察到以太和星芒体的诞生。他们真的能像实验心理学或科学研究者借助显微镜观察外部现象那样，清晰地观察学生身上人类力量的展开吗？答案是，当然不是每个在华德福学校的老师都有足够的透视能力，可以用内在的眼睛看到这些东西，但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知道精神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关于人类的身体，以太的，星芒体的身体和关于人类的“我”组织，我们只需要使用我们健康的灵魂力量和常识，不仅要理解什么是精神研究者在谈论，而且要理解其所有的重量和意义。

我们经常遇到非常奇怪的态度，尤其是这些天。我曾经做过一次演讲，后来受到了公众的批评。在这次演讲中，我说任何一个头脑清醒，没有偏见的人都可以理解透视者的调查结果。我说的是字面意思，不是迷信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可以看到人类的超感官，就像其他人可以看到外在自然的感官一样。回答是：“这是鲁道夫施泰纳的主张，但显然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存在一个超感知的精神世界，并且一个人能够认识到它，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是理智的；如果一个人是理智的，那么他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主张。”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唯物主义时代的状况，但是它必须被克服。

并不是每个华德福的老师都有洞察力，但他们每个人都全心全意地接受并充分理解关于人类的精神科学调查的结果。每一位华德福的老师都全心全意地运用这些知识，因为孩子是最伟大的老师，当一个人关心孩子，每天、每周、每年目睹孩子的美好发展时，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唤醒老师对教育的需求了。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在日常课堂上，在学校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教师们发现了精神科学能够告诉他们什么关于实践教学的确证。每一天，他们的内心都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样，华德福学校的教育和教学就是生活本身。学校是一个有机体，教师是它的灵魂，在课堂上，在常规的共同学习中，在学校有机体内部的日常合作生活中，辐射出对所有班级学生个人生活的关怀。

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将人性本身在这三个教育阶段——换牙前的形成性教育、换牙与青春期之间的生命教育和青春期后的觉醒教育——引导学生进入充实生活的可能性，这三个阶段本身就日益唤醒人的个性。

形成教育——在换牙之前。

给予生命教育——在换牙和青春期之间。

觉醒教育——青春期后。

当我们正确地看待这个孩子时，下面的想法可能会激励

我们：在我们的教学和教育中，我们真的应该成为牧师，因为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的东西以外在现实的形式，以最强烈、最宏伟、最强烈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神圣-精神世界的秩序，它是外在物质存在的基础。在孩子们身上，我们看到，以最崇高的方式在物质中显现，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在外在的物质世界背后携带着什么。我们被安置在孩子们身边，以便让灵魂适当地发芽，成长，并结出果实。这种敬畏的态度必须成为每一种方法的基础。最合理和精心策划的方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事实上，当我们的方法被这些结果的光照亮时，老师一进教室，孩子们就会活跃起来。教学将成为我们目前进化阶段最重要的发酵剂和最重要的推动力。那些能够清楚地看到当今时代的颓废和衰落趋势的人，知道我们的文明有多么迫切地需要复兴。

学校生活和教育可以成为最具活力的力量。因此，社会应该在他们的精神基础上抓住他们；社会应该从人类作为其基本核心开始。如果我们从儿童开始，我们就可以向社会和人类提供时代的标志在我们目前的文明阶段要求我们提供的东西，以造福不久的将来。

